據元刻明補本校

齊東野語

涵芬樓藏版

齊東野語敍

余世爲齊人居歷山下或居華不注之陽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種學績文代有聞人曾大父扈蹕南來受高皇帝特知遍歷三院徑躋中司泰禧之間大父從屬車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聞目接歲編日紀可信不誣我先君博極羣書習聞臺閣舊事每對客語音吐洪暢纚纚不得休坐人傾聳敬嘆知爲故家文獻也余齠侍膝下竊剽緒餘已有敍次（毛本有意字）嘗疑某事與世俗之言殊某事與國史之論異他日過庭質之先子出曾大父大父手澤數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日錄及諸老雜書示之曰某事與若祖所紀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傳譌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小子識之又曰定哀多微詞有所辟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衰論議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乘不可删

也小子識之涔遺多故遺編鉅帙悉皆散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憶爲大恨閒居追念（毛本有得字）一二於十百懼復墜逸爲先人羞迺參之史傳諸書博以近聞脞說務（毛本有求字）事之實不計言之野也異時展余卷者噱曰野哉言乎子眞齊人也余對曰客知言哉余故齊欲不齊不可雖然余何言哉何言亦言也無所言也無所不言烏乎言客大笑吾因以名其書歴山周密公謹父書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爾非實也蓋昔學廢兵起而天下談客坐聚於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雲摩學者翕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爲齊學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傳齊東之云者非之之辭也故莊周目齊諧爲滑稽漢高責齊虜以口舌如斯而已矣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詢官名精乎其欲似郯子也其訂輿圖審乎其欲似晉伯宗也其涉詞章禮樂贍乎其欲似吳公子札也他所稱舉旁聞曲證如歸泰山之顛而記封邱之壝過矍相之圃而數射夫之序凡若是不苟然也而豈齊東云哉故曰周子之辭謙爾非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爲齊非也然客謂我非齊亦非也我家中丞公實自齊遷吳及今四世於吳爲家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豈其子孫而遂忘齊哉而又大父侍郎公踐敭六曹外

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入兩制臺閣之舊章宮府之故事汎濫淹注童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圖恐遂廢軼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反其本則當爲齊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次第其言以附（毛本有於字）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至元辛卯孟春剡源戴表元序

齊東野語目錄

卷之一

孝宗聖政　溫泉寒火

段干木　表答用先世語

蜜章密章　三蘇不取孔明

詩用史論　漢祖最輕

眞西山　書史載箕子比干不同

梓人掄材　林復

汪端明　張定叟失出

放翁鍾情前室

卷之二

張魏公三戰本末略

富平之戰
淮西之變
符離之師
卷之三
紹熙內禪　誅韓侂胄本末
卷之四
避諱　方巨山爭體統
曝日　經驗方
用事切當　楊府水渠
潘庭堅王實之
卷之五
四皓名　作文自出機杼難
端平入洛　端平襄州本末

趙氏靈璧石　南園香山
李泌錢若水事相類　用事偶同
方蒻　喬文惠晚景
趙伯美　二蘇議禮
卷之六
紹興御府書畫式　解頤
山陵使故事　胡明仲本末
詩用事　王魁傳
向氏粥田　祥瑞
杭學遊士聚散
卷之七
鴟夷子見黜　王敦之詐
贍雲貢雲　出師旗折

朱氏陰德　畢將軍馬
洪君疇　謝惠國坐亡
洪端明入冥　野婆
王宣子討賊
卷之八
張魏公二事　羅春伯政事
庸峭　許公言
士子訴試　趙德莊誨後進
朱墨史　蘇大璋
徐漢玉　韓慥奇卜
以賦罷相　小兒瘡痘
曹西士上竿詩　昌化章氏
吳季謙改秩　作邑啓事

齊不茹葷必變食　二李省詩
宗子請給　鄭安晚前讖
趙僉判字樣　一府三守
六么羽調　香炬錦茵
登聞鼓　義絕合離
熊子復　鄭時中得官
詩詞祖述　嘲覓荐舉
卷之九
形影身心詩　父執之禮
李全　王公袞復讐
富春子　王宣子失告命
配鹽幽菽　疽陰陽證
陳周士　秀王嗣襲

卷之十

古今左右之辨　史記多誤
文意相類　楊太后
脫靴返棹二圖贊　輕容方空
范公石湖　多蚊
俞侍郎執法　尹惟曉詞
都廁　敬巖註唐書
黃子由夫人　洪景盧自矜
吳郡王冷泉畫贊　絹紙
談重薄命　椰酒菊酒
混成集　明眞王眞人
牙　字舞

卷之十一

黃德潤先見　譜牒難考
滕茂實　何宏中
姚孝錫　蜀娼詞
檀木　辨章
曹泳　朱漢章本末
陸務觀得罪　蘇師旦麻
雷變免相　高宗立儲
慈懿李后　道學
鄧友龍開邊　文莊論安丙矯詔
王沈趨張說　協韻牽強
沈君與　吳偶
御晏烟火　朱芮殺龍
卷之十二

姜堯章自敘附丙文
白石禊帖偏旁考
禊序不入選帖
淳紹歲幣
書籍之厄
雷書
賈相壽詞
事聖茹素
笏異
三教圖贊
捕猿戒
火浣布
曆差失閏

卷之十三

漢改秦曆始置
綱目誤書
秦會之收諸將兵柄
張才彥
韓通立傳
老蘇族譜記
中謝中賀
復覆伏三字音義
岳武穆逸事
若干如干

祠山應語　傅伯壽以啓擢用
林外　甄雲卿
西林道人　崔福
張乂林叔弓　優語
讖不肖子
卷之十四
館閣觀畫　碱砭
巴陵本末　數奇
諫筍諫果　姚幹父雜文
繼母服　食牛報
卷之十五
曲壯閔本末　渾天儀地動儀
腹笥　龜溪二女貴

算曆約法　玉照堂梅品
律曆　張氏十詠圖
耿聽聲　周陸小詞

卷之十六

三高亭記改本　昆名元龜辨證本末
詩道否泰　賈島佛
菊花新曲破　潘陳同母
省狀元同郡　金剛鑽
多藏之戒　理度議謚
謝太后　北令邦
降仙　文莊公滑稽
腹腴　睡
性所不善　黃門

馬塍藝花

卷之十七

楊凝式僧淨端　奇對
笙炭　徐謂禮相術
咸淳三事　龔孟鍨策問
景定行公田　景定彗星
瓊花　嚼蝨
姓名相戲　朱唐交奏本末

卷之十八

晝寢　宜興梅家
莫子及泛海　薰風聯句
漢唐二祖少恩　史記無燕昭築臺事
孟子三宿出晝　方大猷獻屋

長生酒　開運靖康之禍
近世名醫　前輩知人
趙信國辭相　琴繁聲爲鄭衛
章氏玉杯　二張援襄

卷之十九

嘉定寶璽　鬼車鳥
蘭亭詩　著書之難
南安國王　賈氏前兆
明堂不乘輅　賈氏園池
子固類元章　陳用賓夢放翁詩
后夫人進御　漢以前驚蟄爲正月節
有喪不舉茶託　清涼居士詞

卷之二十

岳武穆御軍　莫家別室子
耆英諸會　紇石烈子仁詞
讀書聲　劉長卿詞
慶元開元六士　文臣帶左右
馬粲家姬　山獺治箭毒
月忌　張功甫豪侈
台妓嚴蘂　閒字義
舟人稱謂有據　張仲孚
隱語　趙涯
書種文種　溫公重望
陳孝女

齊東野語卷之一

齊人　周密公謹父

孝宗聖政

皐陵天縱睿聖英武果斷古今之所鮮儷聖政彰彰者備載金匱玉牒之書嘗得以竊窺之矣其或一時史臣有所避忌采訪遺落失於紀載者不一而足茲以先世見聞及當時諸公之所記錄數事謹書于此庶乎美盛德之形容備良史之采錄云

帝嘗禁諸司官非時會合以其族談不修職業故也李安國爲郎（毛本有官字）一日有薦術士至部中同省因會集言命翼日御批問故同省窘甚咸欲飾辭自解安國獨曰以實告其過小爲欺其罪大因援魯肅簡市飲故事引咎以聞同省從之既而事寢不行越三日李遂除吏部侍郎

李處全嘗論匠監韓玉玉乃廟堂客也凡三疏毛本有而字玉亦以處全請託私書爲言上既重違臺論且以忌器遂令玉補外既而與祠而玉留北闕作書投匭訴匠簿張權譖已檢院不敢納遂潛入闕伏闕投之上就書批云韓玉曾任卿監理當靖共乃敢伏闕妄有陳訴鼓惑衆聽漸不可長可送潭州居住

女眞使烏林荅天錫到闕要上降榻問金毛本有主字起居瞻軍酒官丁逢上書乞斬之即日引對遂極論前侍御李處全及故諫議大夫單時貪汚事即與改命入官陞擢差遣

舊法未經任人不許堂差時相欲示私恩則取部闕而堂除之上知其故遂令根刷姓名進呈降旨云宰執當守法度以正百官粱克家違戾差過員數最多候服闋日落職曾懷可降觀文殿學士

丁婁明之子常任明州倅以舊學之故力附曾覿其後魏王毛本有出字判明州尤昵近之既而入奏與之求貼職上批答云朕於吾子無

所愛第爵祿天下之公器不可私也未幾臺臣論罷之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奥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庚子九月上宣諭宰執云已（毛本有有字）指揮閤門令今後常朝宰臣免宣名他朝會則否且云朕記得老蘇議論贊儀之臣呼名如胥吏非禮貌之意也

上一日與宰執言伯圭不甚教子各使之治生何以爲淸白之傳且其下尚有三弟若皆作郡則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何以用人莫若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可也趙丞相贊曰凡好事古所難者盡出陛下之意臣等略無萬一可以補助後秀邸諸子弟悉歸班焉

辛丑六月臨安士人以不預補試羣詣臺諫宅陳詞臺諫畏其勢以好語諭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鄭丙之門詬罵無禮或疑京尹王宣子怒丙激使然也鄭遂徙家避之次日入奏待罪乞去上已密知其故遂批出鄭丙無罪可待令臨安府將爲首作鬧人重作行遣既而宣子頗回護之上怒云設使鄭丙容私自當訟之朝廷安可無禮如此若不得爲首人王佐亦當坐罪且令宰執宣諭宣子越一日奏勘到作閙士人府學生員（毛本無員字）丁如植爲首其次許斗權羅鼐御批並編管鄰州如植仍杖八十科斷

嘗秋旱上問執政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酒脯幣帛上曰雲漢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則是合用牲矣可更與禮官等考訂之

淳熙九年明堂大禮以曾覿爲鹵簿使李彦穎頓遞使習儀之際曾以李爲參預漫爾遜之居前李以五使有序毅然不敢當者久

之在列悉以顧忌皆不敢有所決擇太常寺禮直官某人者忽進曰參政宰執也觀瞻所繫開府之遜良是徑指李以前時嘗方有盛眷翌日入愬其事上默然久之曰朕幾誤矣即日批出李彥穎改充鹵簿使伯圭充頓遞使禮直官某人特轉一官其改過不吝蓋如此云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致酒餚爲汝助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止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憮然而罷其用人也又如此

上聖孝出於天性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食進素饍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密令苑中以雞汁等雜之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爽（毛本張本作異）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卽欲見之施行皇太后聞之亟過宮力解之乃出吳差戶（毛本張本差戶作夫人）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昭德晁氏解云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爨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滅矣晉紀瞻擧秀才陸機策之曰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白虎殿諸儒講論班固纂爲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溫水無寒火然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汝水黃山佛迹匡盧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坡

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爨沸湯泉注安能長魚鼈僅可燖狐兎朱氏晦庵詩云誰然丹黃燄爨此玉池水蓋或爲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又抱朴子曰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邱之寒燄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邱寒燄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耳

段干木

唐書宗室世系表敘云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者魏封於段爲干木大夫按史記聃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抱朴子亦云伯陽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於段干審此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有段干木列子有段干生史記魏世家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

有段干朋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意者因邑以爲姓故木與朋綸與崇越人皆其名而子與生則男子之通稱耳風俗通姓氏註以爲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蓋戰國時自有段規疑段與段干自別若如唐史之說則段干木姓李名宗爲魏將有功封於段干若如史遷葛洪之言則段干木之賢魏侯所以師而敬之者恐別一人耳姑書其說以俟博識者訂之

表答用先世語

文正范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徑用此語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

所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蜜章密章

密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能深曉自唐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喬行簡贈祖母制亦云欲報食飴之德可稽制蜜之章蜜字皆從虫相傳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爲之蜜即蠟所以謂之蜜章然劉禹錫爲杜司徒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密印加榮於後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肅肅終言王崇述神道碑云沒代流慶密章下賁宋祁孫奭謚議云密章加等昭飾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第蹝書密章密字乃並從山莫知其義爲孰是豈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別有所出也

三蘇不取孔明

老泉權書強弱篇云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所憂在項籍而先取九

江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取籍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又論曰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取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　東坡論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所恃以勝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乃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長驅東嚮而欲天下嚮（毛本作響）應蓋亦難矣　潁濱論曰劉備棄荊州而入蜀則非其地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紛之衝則非其將不忍忿忿之氣以攻人則是其氣（毛本張本氣作器）不足尙也其說蓋用陳壽所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之語耳雖然孔明豈可少哉

詩用史論

劉貢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其意蓋指當時王韶李憲輩耳而其說則出於溫公論李廣利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爲不擇賢愚欲徼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蓋全用之然胡明仲論留侯則云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不難也評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此論全

用荊公詩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此則史論用詩也近世劉潛夫詩云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尙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而東坡諫用兵之疏云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矣（張本作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其意亦出此馮必大詩云亭長何曾識帝王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勺清冷（毛本亦作冷疑冷張本作涼）水冷却秦鍋百沸湯亦用黃公度漢高祖論曰傷弓之鳥驚曲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寧無所懼奔渴之牛急濁泥飲以清冷之水寧無所喜項驚天下以弓而帝飲天下以水葉紹翁詩云殿號長秋花寂寂臺名思子草茫茫尙無人世團圝樂枉認蓬萊作帝鄉亦出於林少穎武帝論云武帝好長生不死

之術聚方士於京師由是禱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使敗亡之禍橫及骨肉可笑也錢舜選詩云項羽天資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陳傅良之論羽云羽之戮子嬰弑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亞父獨不當試曉之邪使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也此類甚多不暇枚舉豈所謂脫胎者耶

漢租最輕

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民幾不聊生余嘗夷攷在昔獨兩漢爲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原本二年誤作余十二年三字偏右毛本張本均作二年十二年疑此五字是夾注）至十三年乃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卽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

今乃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賣爵更幣算車船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權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雖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災害吏趣其租于定國以是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原本衍鹽字）賦翟方進以是受責重之以災傷免租（始元二本始三建元元康二初元元鴻嘉四〇毛本張本建元作建始元按建元是武帝年號建始是成帝年號均不當列本始之下元康之上疑誤）初郡無稅（食貨志）行軍勞苦者給復（高二年）陂湖園池假貧民者勿租賦（初元元年）又至於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文帝三武帝元封元四五年永始四天漢三宣帝神爵元元帝初元四〇毛本張本作元封元四年五年又按永始是成帝年號不當云武帝疑誤）民貲不滿三萬免（平帝元始二年）而逋租之民又時貸焉何與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國所以獨久者蓋有以也

眞西山

眞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卽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鄉落爲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眞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幼穎悟絕人家貧無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剽里學儒爲舉子業未幾登第初任爲延平郡掾時倪文節喜獎借後進且知其才意欲以詞科衣鉢傳之每假以私淑之文輒一二日卽歸若手未觸者文節殊不平曰老夫固不學然賢者亦何所見遽不觀耶西山悚然對曰先生善誘後學何敢自棄其書皆嘗竊觀特不敢久留耳文節謾扣一二皆能成誦文節始大驚喜於

是與之延譽於朝而繼中詞科遂爲世儒宗焉

書史載箕子比干不同

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註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佯字據毛本補）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品（毛本張本作器）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庇（毛本張本作疵按史記作疵漢書人表作庇）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註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蓋三處皆以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強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庇少師強殊與孔註不合然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不同歟及蘇子由

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則又從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耳

梓人掄材

梓人掄材往往截長爲短斲大爲小略無顧惜之意心每惡之因觀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條截用（模枋者以人立木之兩傍但可手模不可得見其大可知○毛本張本但可下有以字）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止嘉祐中修三司勑內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即此勑也大哉王言豈區區靳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元豐中趙伯山爲將作監太后出金帛建上淸儲祥宮內侍陳衍主其役請輟將作鎭庫模枋截充殿梁伯山執不與且援引建隆詔旨惟大慶文德殿換梁方許用乃已邵氏聞見錄乃以爲昔邸內臣奏請且文其辭云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乎失其實矣

林復

林復字端陽括蒼人學問材具皆有過人者特險隘忍酷略不容物紹興（張本作熙）中爲臨安推官有告監文思院常良孫贓墨事朝廷下之臨安獄久不得其情上意謂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復乃挺身白尹乞任其事訖就煅煉成罪當（張本作常）流海外因寓客船以往中途遇盜無以應其求盜取常手足釘著兩船舷船開分其屍爲二焉林竟以勞改官不數年爲郎出知惠州時常有姻家當得郡憤其寃欲報之遂力請繼其後林弗知也既知惠適有訴林在郡日以酖殺人具有其實庾使（毛本張本作御史）徐安國亦按其家有僭擬等物於是有旨令大理丞陳樸追逮隨所至致（毛本張本作置）獄鞫問及至潮陽遇諸道問搜其行李得朱椅黃帷等物蓋林好祠醮所用者乃就鞫於僧寺中林知必不免願一見家人訣別既入室亟探槖（毛本張本作囊）中藥投酒中飲之有頃流血滿地家人號泣使者入視則仰藥死矣

因具以復命然其所服乃草烏末及他一草藥耳至三日乃甦即亡命入廣其家以空柩歸葬始就逮時僮僕鳥散行囊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爲收斂歸之了無所失其家與之音問相聞者累年至嘉定末始絕竟佚其罰云此陳造周士所記得之括醫吳嗣英甚詳夷堅志亦爲所罔以爲眞死殊可笑也

汪端明

汪聖錫應辰端明本玉山縣弓手子喻樗子材爲尉嘗授諸子學有兵在側言某兒頗知讀書可使侍筆硯呼視之狀貌偉然不類常兒問能屬對否曰能曰馬蹄踏破青青草應聲曰龍爪拏開白白雲喻大驚異（毛本張本無異字）曰他日必爲偉器留授之學且許妻以子後從張橫浦游學益進年十八魁天下天資強敏記問絕人其帥福州吏聞其名欲嘗之始謁廟有嫗持牒立道左命取視之累千百言皆枝贅不根即好諭曰事不可行也嫗呼曰乞詳狀公笑曰

爾謂吾不詳耶駐車還其牒誦之不差一字吏民以爲神相戒不敢犯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壽皇自蜀還爲天官兼學士轡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夕伺間一日內宿召對天顏甚喜曰欲與卿款語方命坐賜茶汪奏臣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房廊於市廛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闔輒題德壽宮字下至委巷廁溷皆然汪以爲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極言之且謂陛下方以天下養有司無狀褻慢如此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薄於奉親而使之規規然營間架之利爲聖孝之累不小上事德壽謹汪言頗過激聞之變色曰朕雖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懌奏畢請退上頷之不復賜坐自是眷(毛本有頹字)頹衰會德壽宮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他日上詣宮言其故太上曰比已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家物也上還卽詔應辰與郡蓋近習揣上意因事中之(毛本作傷)君臣之際難哉

張定叟失出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語監者不虞也夕宿郵舍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寃悉以諉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杓（張本作以）尚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某人殺之者亦甲也張駭異使竟其說曰甲已殺某人既逸出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閽而吏賕故寃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既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獄之難明也

放翁鍾情前室

陸務觀初娶唐氏閎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爲别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餚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縢（毛張作藤）酒滿城春色官（毛本張本作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闋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

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張本作辭)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

齊東野語卷之一

齊東野語卷之二

張魏公三戰本末略

富平之戰

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許便宜黜陟初上問大計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鎭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從以張浚劉光世以相首尾浚發行在王彥統八字軍從之浚以御營司提舉事務曲端屢挫虜欲仗其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抵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四年春金虜婁室破陝州李彥仙死之既而與其副撒離歇及黑峰等寇邠州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虜引衆來犯又爲端所敗既而虜勢復振獻策者多以繫（張本作擊）虜爲便浚於是欲謀大舉召端問之端曰平原易野賊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習戰須教士

數年然後可以大舉復謀之吳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後可以徐圖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浚以端沮大議意已不平而王庶與端有龍坊之憾因譖之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還之秦州獄其部將張中孚李彥琪並諸州羈管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爲命及爲庶譖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悅

西事記云張浚之至陝西易置諸路帥臣權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貸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毛本張本作資)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爲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有志而昧於用人短於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奪其兵廢之西人爲之失望

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兀朮聞變自京西星馳至陝右與婁室等會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萬馬十一(毛本張本作七)萬會戰於耀

州以熙河經略劉錫爲都統制與涇原經略劉錡秦鳳經略孫渥環慶經略趙哲各帥所部兵以從吳玠郭浩極言虜鋒方銳且當分（張本作各）守其地掎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軍行至富平縣吳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也將戰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擁兵驟至直擊環慶軍會（毛本張本無會字）趙哲離所部未至哲軍遂驚遁而諸軍悉從之大潰陝西爲之大震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河池縣又退保興州遂歸罪趙哲斬之責劉錫合州安置陝西兵皆散歸本路吳（毛本張本無吳字）玠收秦鳳餘兵閉大散關關師古收涇原餘兵保岷峩孫渥收涇原餘兵於階成鳳三州未幾大散關復不守浚時止有親兵千餘人又退保閬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劉子羽以爲不可遂檄吳玠郭浩據和尙原而虜復至於是下令徙治潼州（毛本張本作川注云一本州字）軍士皆憤取其榜裂之乃止

西事記云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銳於進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練軍事欲亟決勝負於一舉故(毛本張本作以)至於敗遂走興元又走閬中陝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亦皆爲潰兵所破矣

既而張中孚李彥琪趙彬相繼降虜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又圍慶州於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復譖端不已時西人多上書爲端訴冤者浚亦(毛本張本作益)忌其得衆心乃殺之於秦州獄時人莫不冤之軍情於是愈(毛本張本作益)沮矣紹興元年浚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朝野無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還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撫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小人而無辜殺曲端趙哲以至設祕閣以崇儒僻上方以鑄印及既敗之後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

秀水閒居錄云魏公出使陜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入主右竭蜀之財悉陜之兵凡三十萬餘與虜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其將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怒怨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中關陜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其後川陜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乃分陜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命吳玠主之屯和尙原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師古戰敗降賊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

淮西之變

紹興七年三月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罷爲少師萬壽觀使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參謀兵部侑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靳賽皆故羣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

威聲素著軍中號爲王夜义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爲（毛本張本以爲二字作謂）然復謀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握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尙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毛本張本作事）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且瓊輩（毛本張本作之）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卽日乞解兵柄持餘服（毛本張本有而字）浚訖行之瓊輩懼不敢喘及德視事教場諸將執撾用軍禮謁拜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獷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是瓊輩愈懼相與連銜上章乞回避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鎭不然變且生矣浚

不以爲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爲淮西制置（毛本張本有使字）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聽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瓊等叛耳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朱照漏語於瓊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呂方坐廳事聞有大聲如髇箭辟歷自戟門隨牌而至及（毛本張本無及字）啓視之乃三使除書也呂拍案歎曰龐涓死此樹下即時亂作遂縛呂祉及（毛本張本有殺字）中軍統制張景鈐轄喬仲福劉永衡前知廬州趙康直攝（毛本張本作釋）知廬州趙不羣以其所部七萬人悉叛歸劉豫至淮岸遂殺祉及康直釋不羣使還浚乃亟遣張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浚遂上章引咎臺臣交章論列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之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

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酈瓊以此懷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尙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時司諫王縉則以罪在劉光世參政張守期爲力求末減都官郎官趙令裕一本衿字則乞留浚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遂詔落職既而御批張浚散官安置嶺表趙鼎力捄解之改祕書少監分司西京且爲出言官於外

退朝錄曰紹興二十年浚復上疏論邊事高宗謂湯丞相云張浚用兵不獨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今復論兵極爲生事於是復有永州之命

揮麈錄云淮西軍叛後馮楫啓上曰如張浚者當再以戎機付之庶收後效高宗正色曰朕寧至覆國不用此人矣遂終

高宗朝不復再用

符離之師

孝宗隆興元年正月以張浚爲樞密使仍都督江淮軍馬五月兼都督荊襄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王大寶胡銓王十朋汪應辰陳良翰等皆魏公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然我(毛本張本作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毛本張本作警)動兩淮荊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虞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慮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準遣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然(毛本張本作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則

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豊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韓元吉以長書投浚言和戰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於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憊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二大將大將之權謀智略既不外見有前敗於尉橋矣有近衂於順昌矣況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樂毅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彼復來攻何得不戰戰（明本脫戰字依毛本補）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江淮固在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以和爲疑之之策以守爲自強之計以戰爲後日之圖自亮賊之隕彼嘗先遣使於我矣又一再遺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間待之

蓋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國反欲用兵者云云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爲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

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蹀血虜庭以雪大恥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邇安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爲此舉安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虜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之（毛本張本無之字）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說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復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毛本張本有六字）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之地今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闢國復讐之

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計也旣而督府乏用欲
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
必欲取民臣當丐退上爲給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幣銀二十
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
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
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耳彼其畏是哉況淄靑齊鄆等郡雖盡
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荊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
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
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
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明公以大讎未復決意用兵此實
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讎之名耳誠欲建立
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
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

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德壽知之謂壽皇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耳已而浩於省中忽得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得復望中原矣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萬以李顯忠爲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視師顯忠復靈璧縣敗蕭琦宏淵至虹縣金拒之會顯忠亦至遂復虹縣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並降二將遂乘勝進克宿州捷奏顯忠進開府儀同三司淮

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進檢校少保寧遠軍節度使招討副使是時顯忠名出宏淵右時符離府軍中尙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絲棗羊粆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緡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既而復出戰悉棄錢溝壑由是軍情憤詈人無鬭志浚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孝宗聞之手書與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未達間忽報金人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大軍且至遇夜軍馬未整中軍統制周宏先率軍逃歸繼逃歸者宏淵之子世雄統制左士淵二將皆不能制於是顯忠宏淵大軍幷丁夫等十三萬衆一夕大潰器甲資糧委棄殆盡士卒皆奮空拳掉臂南奔蹂踐飢困而死者不可

勝計二將逃竄莫知所在浚時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傳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復退維揚窘懼無策遂解所佩魚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張蘊古爲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爲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忠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錯於是下詔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殽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句踐之圖張浚降特進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官屬各奪二官邵宏淵降五官又責靖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李顯忠責授淸遠軍節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責萊州團練使潭州安置棄軍諸將遞降貶竄有差既而置宣撫司便宜行事未幾復以浚都督江淮軍馬既而又復入爲右僕射仍領都督二年三月復詔浚淮上視師浚復謀大舉上不從四月召還罷江淮都督府浚亦能相及和議將成浚堅持以爲不可湯思退

乃白上以張蘊古求和事由是浚議遂絀既而金紇石烈志寧遣書議和有云乃者出師詭道襲我靈璧虹縣以十餘萬竊取二小邑主將氣盈率衆直抵符離帥府以應兵進討憑仗天威以全制勝所殺過當餘衆潰去計其得喪孰多孰少（毛本張本作孰少孰多）若以符離之役尙爲兵少致敗則請空國之衆以迎我師（云云）是歲八月浚薨

趙鼎傳云鼎再相已踰月或以未有施設爲言鼎謂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鎭之張德遠非不欲有所爲其效可見亦足以戒矣時議回臨安鼎奏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地此論不足恤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魏公用事獨付以恢復之任公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魏公素輕銳是時皆以必敗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查籥馮方爲屬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以

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人厚重詳審故耳周益公時爲中書舍人文若來別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輕舉後魏公知之極憾益公然卒以輕舉敗事

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鋭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酈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毛本張本作反)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毛本張本作記)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

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議必不成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澗上閒談云近世修史本之實錄時政紀（毛本張本作記）等參之諸家傳記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各有私好惡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辭又不可盡信（毛本張本作又可盡信乎）與其取誌狀之虛言反不若取野史傳記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遺刺韓忠獻事又載遺蠟書疑酈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為心學哉其說皆淺近易見乃略不審其是非登之信史傳之千萬世可乎

齊東野語卷之二

齊東野語卷之三

紹熙內禪

紹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圜丘先是貴妃黃氏有寵慈憲（毛本亦作憲張本作孝均誤按宋史李后諡慈懿）李后妒之至是上宿齋宮乘間殺之以暴卒聞上不勝駭憤及行禮值大風雨黃壇燈燭盡滅不成禮而罷上以爲獲罪於天且憚壽皇譴怒憂懼不寧遂得心疾歸臥青城殿壽皇知其事輕輿徑至幄殿欲慰勉之直上寐戒左右使勿言既寤小黃門奏（毛本張本有知字）壽皇在此上矍然驚起下榻叩頭請罪壽皇再三開諭終不懌自是喜怒不常不復視朝矣至三年二月疾稍平詣重華宮起居四年九月重陽節以疾不過宮宰執侍從兩省百僚及諸生皆有疏乞過宮甲申上將朝重華百官班立以俟上已出至御屏李后挽上回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百僚侍

衛皆失色時陳傅良爲中書舍人遂趨上引裾請毋再入隨上至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於殿下李后遣人問曰此是何理（毛本張本作禮）傅良對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隨之后益怒遂傳旨已降過宮指揮更不施行於是臣僚士庶紛紛之議競起矣十月會慶節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疏重華乞會慶聖節先期諭旨勿先過宮壽皇御筆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所有卿等奏劄已令進御前矣庚申詔過宮又不果出至戊寅上始朝重華都人皆大喜先是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待罪范村凡一百四十日至此方召還五年正月壽皇始不豫上以疾不能問安嘗藥臣僚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以離間兩宮請罷逐及壽皇疾甚留正請上侍疾挽裾隨至福寧殿泣而出既而宰執以所請不從乞出光宗傳旨令宰執盡出於是俱至浙江亭待罪知閤韓侂胄奏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宰執入（張本無入字）

各還第（國史趙汝愚傳云孝宗令嗣秀王傳意令宰執復入非實）復請過宮許之至期過午有旨放仗當是時諸公引裾慟哭朝士日相聚於道宮佛寺集議百司皂隸造謗謠傳學舍草茅爭相伏闕劉過改之一書至有生靈塗炭社稷邱墟之語且有詩云從教血染長安市一枕淸風臥釣磯擾擾紛紛無所不至大抵當時執政無承平諸公識度不能以上疾狀昭示天下鎭靜浮言而縉（毛本張本作朝）紳學士率多賣直釣名之人遂使上蒙疑負謗日甚一日至六月九日戊戌壽皇崩於重華殿本宮提舉關禮等詣宰執第告上大漸丞相留正樞密趙汝愚參政陳騤同知余端禮力請過宮俟至晚又不果出先是孝宗未服藥黃裳等嘗請過宮以牋攔光宗云壽皇已服藥矣便請陛下升輦已而無乜至是亦以爲妄不復信十三日壽皇大殮車駕不至無與成服人情憂懼留正等遂奏請憲聖代行祭奠之禮以安人心往反數四始得太皇聖旨皇帝以疾聽就內中成服太皇太后代行祭

奠之禮宰相百官就重華宮成服正等遂成服（毛本張本無成服二字）遵行之然中外人情洶洶以禍在旦夕近習巨（毛本張本作富）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項安世等遁去者數日（毛本張本作人）如李詳等搬家歸鄉者甚衆侍從至欲相率出城於是留正等連疏乞立太子以重國本二十四日晚御批云甚好次日宰執擬立太子指揮進入御筆批依付學士院降詔是晚又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以爲初正（張本作止）請立太子今乃有退閑之語何邪會次日朝臨仆於殿庭傷足正疑爲不祥先是正嘗從善軌革者問命有兎伏草雞自焚之象及此謂所知曰上卯生吾（毛本張本作我）酉生前語驗矣遂力請罷免出城俟命工部尚書趙彥逾時爲山陵按行使臨欲渡江因別汝愚曰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豈容坐視當思捄之之策可也汝愚默然久之曰今有何策事急時持刀去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彥逾曰與其如此死不若如是死且云聞上

有御筆八字果否汝愚曰留丞相丁寧莫說今事急矣與尙書說亦不妨彥逾曰既有此御筆何（毛本張本有以字）不便立嘉王汝愚驚曰向嘗有立儲之請尙恐上怒此事誰敢擅（毛本張本作擔）當且看慈福壽成兩宮之意如何彥逾曰留丞相以足跌求去天付此一段事業與知院豈可持疑禫祭在近便可舉行汝愚曰此是大事恐未易倉卒亦須擇一好日遂取官曆檢視適是日甲子吉彥逾曰帝王即位即是好日兼官曆又吉何疑事不容緩宜亟行之亦順事也因勸與殿帥郭杲同議汝愚遂遣范仲壬及詹體仁諭意杲皆不答汝愚大恐彥逾曰某嘗有德於杲遂馳告之曰近日外議澒洞（毛本張本作洶洶注云一作澒洞）太尉知否杲曰然則奈何彥逾遂以內禪事語之曰某與趙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猶未語彥逾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今某盡誠以告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矍然而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

還報汝愚議遂定乃謀可白事於慈福宮者始擬吳琚琚憲聖姪也琚辭或云已白憲聖不許繼用吳環環亦辭於是令徐誼葉適因閤門蔡必勝諭意於知閤門事韓侂胄侂胄母憲聖女弟也其妻又憲聖女姪最爲親近侂胄慨然曰某世受國恩託在肺腑願得效力於是往見慈福宮提舉張宗尹曰事勢如此我輩死無日矣宗尹曰今當如何遂告以內禪事且云須得太皇主張方可宗尹遂許爲奏知次日未報侂胄懼遂親往慈福宮適値憲聖感風不出侂胄亦毛本張本作益窘立殿廡垂涕重華宮提舉關禮適至邀問之侂胄不毛本張本有敢字言因指天爲誓侂胄遂具述其事禮曰卽當奏知少俟可也禮入見垂涕憲聖問曰汝有何苦曰小臣無事天下可憂耳憲聖蹙額不言禮曰聖人讀萬卷書曾見有如此時節可保無虞否憲聖曰此豈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丞相已去所賴二三執政旦夕亦且去矣中外將誰賴乎言與淚俱憲聖驚曰事

將奈何禮曰今宰執令韓侂胄在外欲奏內禪事望聖人三思早定大計憲聖不語久之曰我前日略曾見吳琚說來若事順須是做教好且許來早於梓宮前垂簾引執政面對禮遂傳旨侂胄侂胄乃復命於汝愚始往報陳騤余端禮及郭杲并步帥閻仲關禮使其姻黨閤門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先是嘉王數日謁告執政諭宮僚彭龜年等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七月四日甲子禫祭羣臣入王亦入執政率百僚詣大行前奏請太皇頃之垂簾有旨令韓侂胄同執政奏事汝愚等再拜詣簾前奏曰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臣等累入劄乞立皇子嘉王爲皇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甚好繼又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取太皇太后旨處分憲聖曰皇帝既有御筆相公自當奉行汝愚等奏曰此事甚大須降一指揮方可憲聖曰好好汝愚遂袖出所擬指揮以進曰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

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訖曰甚好汝愚等再拜奏曰凡事全望太皇太后主張憲聖首肯遂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壽康宮以任其責遂召至簾前面付之汝愚即几筵殿前宣布聖旨及詔書訖闕禮張宗尹扶掖太子入簾太皇面諭再三太子固辭曰恐負不孝之罪俯伏涕泣太皇命侂胄入簾授以黃袍令扶嗣君往即皇帝位闕禮張宗尹共掖嗣君至素幄傳太皇聖旨令汝愚等勸請汝愚等奏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擾（毛本張本作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尚得爲孝乎衆扶上披黃袍上猶卻立衆扶上就座汝愚等率百官再拜皇帝立受汝愚等遂傳宣殿帥郭杲閤仲同韓侂胄一班起居內侍扶導上詣太皇簾前行謝禮次詣梓宮前行禫祭禮（毛本張本有兩禮字）畢御史臺閤門集百官禁衞立班起居翌日侂胄侍上詣光宗問起居光宗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宗瞪視曰吾兒邪先是汝愚諭殿帥（毛本張本有郭杲二字）

以軍（毛本張本軍在五百之下）五百至祥禧殿前（毛本張本作門）祈請御寶杲入索於職掌內侍羊駰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璽入其手或以它授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杲二璫取璽從間道詣德壽宮納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璽之際憲聖方自內付璽與之（四朝聞見錄云寧宗次日謁光宗慈懿方自臥內取璽與之按御璽重寶安得即位後方取紱璽玉各有職掌安得置之臥內恐非實）先是襄陽歸正人陳應祥等誘（毛本張本作嘯註云一本作誘）聚亡命謀以七月望日為壽皇發喪為亂前一夕登極赦至其徒告之而敗汝愚遂奏乞召還留正以輔初政而御史張叔椿則劾以棄國之罪遂遷叔椿為吏部侍郎正乃復入拜左相汝愚為右相汝愚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辭不拜乃以特進為樞密使及孝宗將攢汝愚建議欲卜山陵與正異議遂出正判建康府汝愚遂拜右相先是汝愚許侂胄以事成日授節鉞彥逾執政既而推定策恩汝愚乃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僅除郭杲節度使彥逾為端明殿學士出為四川

制置知城都府侂胄遷觀察使樞密都承旨元係防禦使知閤門事至是僅遷一級於是二人憤曰此事皆吾二人之力汝愚不過蒙成耳今既自據相位以專其功乃置吾毛本張本作我輩度外邪於是始有逐汝愚之謀矣汝愚覺之以朱熹有重名遂自長沙召入爲待制侍經筵及收召李祥楊簡呂祖儉等道學諸君子以自壯然宮中及一時之議皆歸功於侂胄自是出入宮掖居中用事且嗾伶人刻木爲熹等像峩冠大袖講說性理爲戲於禁中熹與龜年等屢白汝愚曰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賞酬其勞處以大藩出之於外勿使預政以防後患汝愚不納曰彼嘗自言不愛官職何患毛本張本作慮之有既而熹進對面陳侂胄之姦繼而正言黃度欲論之而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又因進講極論之聲色頗厲上怒遂批出除熹宮觀汝愚請見乃以內批袖還上繼而求去皆不許於是彭龜年奏陛下逐朱熹太暴且言侂胄竊弄威權爲中外所附必貽大患寧宗欲兩罷之汝愚欲

兩留之既而龜年與郡侂胄勢由是益張會彥逾帥蜀陛辭日盡
疏當時道學諸賢姓名指爲汝愚之黨而寧宗亦疑之矣知閤劉
弼謂侂胄曰趙丞相欲專此大功日引虛名之士以植黨君豈但
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禍侂胄恐甚會汝愚欲除劉光祖爲
侍御史侂胄知（毛本張本有其字）欲擊已而上方令近臣舉御史（毛本張本有於字）是
以御筆除大理簿劉德秀爲御史楊大法爲殿院又罷吳獵以劉
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韓黨矣先是汝愚嘗云夢孝宗授以湯鼎
背負白龍陞天又沈有開嘗在汝愚坐曰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
許國公判明州三軍士庶以（毛本張本作已）推戴相公矣又徐誼語人曰但
得趙家一塊肉足矣蓋指魏王之子徐國公柄也樓鑰行辭免批
答有親爲伯父固非同姓之卿之語大學（毛本張本有生字）上書乞尊汝愚
爲伯父周成子言郎君不令田澹謂寧宗非光宗子其說非一端
於是右正言李沐首疏其事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

方太上聖體不康之時欲行周公故事倚虛聲植私黨以定策自居專功自恣等事遂罷汝愚相位出知福州既而臺臣合奏罷郡與祠於是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府丞呂祖儉等有疏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共一書訴汝愚有大功不當去位皆被黜謫未幾何澹胡紘疏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且言與徐誼輩造謀欲衛送太上過越爲紹熙皇帝等事遂責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敖陶孫題詩於闕門有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之句其後葉翥汪義端交論僞學而劉三傑以僞黨爲逆黨凡得罪者五十九人省部籍記姓名降詔禁僞學而直省吏蔡璉告汝愚定策時異謀（原本脫謀字據毛本張本補）賓客所言凡七十紙欲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獄賴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既而侂胄遷太傅封平原郡王自此十年專政肇開兵端身殞國危在侂胄固不足責而當時諸君子馭

之亦失其道有以致之也

誅韓本末

嘉泰元年五月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請用文彥博故事以侂胄爲平章軍國重事侂胄恐乞（原本無乞字從毛本張本補）致仕免允中官二年十二月拜侂胄爲太師立貴妃楊氏爲皇后初恭淑后既崩椒房虛位楊貴妃曹美人皆有寵侂胄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意向楊侂胄不能奪也太學生王夢龍爲后兄次山客監雜賣場趙汝讜與王（毛本張本無王字）夢龍爲外兄弟知其事於是以侂胄之謀告次山次山以白后后由是怨之始有謀侂胄之意矣三年金國盜起洊饑懼我乘隙用兵於是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榷場邊釁之開蓋自此始而侂胄久用事亦欲立奇功以固位會鄧友龍等廉得北方事以告而蘇師旦等又從而從（張本作慫）臾之開禧元年四月以李義爲鎭江都統皇甫斌爲江陵都統兼知襄陽金人以侵掠

增戍渝盟見責遂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計七月侂胄爲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蘇師旦爲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師旦本平江書佐侂胄頃爲鈐轄日嘗以爲筆吏後依韓門會上登極竄名藩邸用隨龍恩得官驟至貴顯八月以殿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二年以薛叔似爲湖北京西宣撫使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爲副使鄧友龍爲兩淮宣撫使十二月金虜使趙之傑完顏良弼來賀正旦倨慢無禮於是以北伐告於宗廟下詔出師已而陳孝慶（按宋史韓侂胄傳作陳孝廣）復泗州又復虹縣許進復新息縣孫成復保（按宋史作褒）信縣田琳復壽春府未幾王大節攻蔡州不克軍潰皇甫斌敗於唐州秦世輔軍亂於城固縣郭倬李汝翼攻宿州敗績執統制田俊邁以往李爽攻壽州敗於是誅竄諸將敗事者更易諸閫以邱崈爲兩淮宣撫使分諸將三衙江上之兵合十六萬餘人分守江淮要害既而吳曦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之地於金人遂封

爲蜀王至此侂胄始覺爲師旦等所誤遂罷師旦除名送韶州安置仍籍其家財賜三宣撫司爲犒軍費斬郭倬於鎭江罷程松四川宣撫使九月金人陷和尙原十月渡淮圍楚州十一月以殿帥郭杲駐眞州以援兩淮邱崈以簽書開督府既而圍襄陽犯廬和眞西和州德安府陷隨濠階成州信陽安豐軍大散關郭倪棄揚州走三年正月邱崈罷以樞密張岩督視二月金人始退師四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安丙及李好義楊巨源等討吳曦斬之四川平以楊巨源爲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既而次第復階鳳西和州大散關四月遣蕭山縣丞方信孺奉使通謝金國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八月信孺回白事言金人欲割兩淮增歲幣犒軍金帛索回陷沒及歸正人又有不敢言者侂胄再三問之乃曰欲太師首級侂胄大怒坐信孺以私覿物擅作大臣饋毛本張本有遺字虜人降三官臨江軍居住乃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而用兵之謀復起再遣監登

聞鼓院王棫出使焉於是楊次山與皇后謀俾王子榮王曮入奏言侂冑再啓兵端謀危社稷上不答皇后從旁力請再三欲從罷黜上亦不答后懼事泄於是令次山於朝行中擇能任事者時史彌遠爲禮部侍郎資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錢參政象祖嘗以諫用兵貶信州乃先以召之禮部尙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鎡皆預其謀議既定始以告參政李璧前一日彌遠夜易服持文書往來二參第時外間籍籍有言其事者一日侂冑在都堂忽謂李參曰聞有人欲變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面發赤徐答曰恐無此事而王居安在館中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未有殺之之意遂謀之張鎡鎡曰勢（毛本張本有必字）不兩立不如殺之彌遠撫几曰君眞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冑愛姬三夫人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鎡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侂冑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

筠聞其事遂以覆帖告變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初三日將早朝筠復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誰敢誰敢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忽有聲喏於道旁者問爲何人曰夏震時震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選兵三百俟於此復問何故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曰有旨吾何爲不知必僞也語未竟夏挺鄭發王斌等以健卒百餘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牆內撾殺之是夕之事（毛本張本無之事二字）彌遠稱有密旨錢參政欲奏審史不許曰事留恐泄遂行之是夕史彷徨立候（毛本張本作俟）門首至曉猶寂然至欲易衣逃去而宰執皆在漏舍以俟既而侂胄前驅至傳呼太師來錢李二公疑事泄皆戰栗無人色俄而寂不聞聲久之夏震乃至白二公曰已了事矣錢參政乃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太師及丞相皆罷陳曰何罪錢不答於是揖二公遂登車去是夕使侂胄不出則事必泄矣二參繼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竄殛

侂胄聞上愕然不信及臺諫交章論列三日後猶未悟其死蓋此夕之謀悉出於中宮及次山等宮省事祕不能詳也遂下詔暴侂胄首開兵端等罪官籍其家而夫人張氏王氏聞變盡取寶貨碎之其後二人皆坐徒斷夏震爲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斬蘇師旦於韶州程松賓州陳自強雷州郭倪郭僎皆除名安置並籍其家李璧張巖皆降官居住毛自知奪倫魁恩以首論用兵故也乃拜錢象祖爲右相衞涇雷孝友並參政史彌遠知樞密毛本張本有院字事林大中簽書院事楊次山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遂以竄殛事牒報對境三省以咨目遍遺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上意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首於兩淮以謝天下上不許時王柟以出使在金虜帳一日金人呼柟問韓太師何如人柟因盛稱其忠賢威略虜徐以邊報示之曰如汝之言南朝何故誅之柟窘懼不能對於是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皆不敢與較一切許之以爲脫身之毛本張本

（無之字）計及歸乃以金人欲求侂胄函首爲辭而葉時復有梟首之請於是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先是諸公間亦（毛本張本作已）有此請上重於施行至是林樞密大中樓吏書鑰倪兵書（毛無書字）思皆以爲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辱國而倪公主之尤力且謂在朝有受其恩欲爲之地者蓋朝堂集議之時獨章文莊良能於衆中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所謂欲爲之地者指章也（葉清逸聞見錄云良能首建議函首王介以爲不可此非是實）於是遣臨安府副將尹明斲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且以咨目諭諸路宣撫制置等（毛本張本無等字）以函首事遂命許奕爲通謝使王柟竟函首以往且增歲幣之數當時識者殊不謂然且當（毛本張本有是字）時金虜實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吳乞買之比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守城（毛本張本作城守）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復能出師其弱可知矣儻能稍自堅忍不恚不和且禮秩歲幣皆可以殺而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

切從之且吾自誅權姦耳而函首以遺之則是虜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惜哉且柟侂胄所遺今欲議和當別遣使亦不當復遣柟也至有題詩於侍從宅曰平生只說樓攻魏(張本作媿)此魏(張本作媿)終身不可攻又詩曰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讎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又云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柟道莫遣當年寇準知此(毛本張本無此字)亦可見一時公論也明年閤門舍人周登出使過趙州觀所謂石橋者已具述其事紀功勒銘大書深刻(毛本張本有於字)橋柱矣金主嘗令引南使觀忠繆侯墓且釋云忠於爲國繆於爲身詢之乃韓也和議既成乃盡復秦檜官爵以其嘗主和故耳余按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忠簡抗疏請斬(張本有秦字)檜以謝天下時皆偉之開禧侂胄主戰倫之子柟復出使竟函韓首以請和是和者當斬而戰者亦不免於死一是

一非果何如哉余嘗以意推之蓋高宗間關兵間察知東南地勢財力與一時人物未可與爭中原意欲休養生聚而後爲萬全之舉在德壽日壽皇嘗陳恢復之計光堯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後却議之蓋可見也秦檜揣知上意厭兵力主和議一時功名之士皆歸罪以爲主和之失及孝宗銳意恢復張魏公主戰異時功名之士靡然從之獨史文惠以爲不然其後符離潰師雖府庫殫竭士卒物故而壽皇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侂胄習聞其說且値金虜寖微於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時移事久人情習故一旦騷動怨嗟並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無意茲事任情妄動自取誅僇宜也身隕之後衆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若雜記所載趙師𢍰（毛本張有作睪）犬吠乃鄭斗所造以報撻武學生之憤至如許及之屈膝費士寅狗竇亦皆不得志抱私讎者撰造醜詆所謂僭逆之類悉無其實李心傳蜀人去天萬里輕信紀載疎舛

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擇是否而盡取之何哉當泰禧間大父爲棘卿外大父爲兵侍直禁林皆得之耳目所接俱有家乘日錄可信用直書之以告後之秉史筆者

齊東野語卷之三

齊東野語卷之四

避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今漫集數條於此以備攷覽蓋殷以前尙質不諱名至周始諱然猶不盡諱如穆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至秦始皇諱政乃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作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漢高祖諱邦舊史以邦爲國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作滿數文帝諱恆以恆山爲常（毛本張本有山字）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莊助爲嚴助卞莊爲卞嚴殤帝諱隆以隆慮爲林慮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

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毛本張本有帝字）諱師以師保爲保傅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岳爲山岱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但言師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白絹隋帝（張本作隋文帝父）諱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張本作侍）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書御史代之中廬爲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亦以中郎爲旅賁郎將中書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爲江都唐世宗（張本作祖）諱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科景令景子之類是也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爲猛獸或爲武如武賁武林之類李延壽作南北史易石虎爲石季龍韓擒虎爲韓擒高祖諱淵（張本有以字）趙文淵爲趙（毛本張本無趙字）文深（張本有凡字）淵字盡改爲泉劉淵爲元海戴淵爲戴若思太宗諱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如忝

人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主不代出者章懷（原本及毛本皆作環從張本改）避當時諱也陸贄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脅從罔理韓元策問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睿宗諱旦張仁亶改仁（原本及毛本皆作人從張本改）愿玄宗諱隆基太一君基臣基並改爲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晉康隆龕爲崇龕隆山郡爲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爲薯藥及山藥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改爲欒州韋純改名貫之之純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純改名質（原本及毛本作執從張本改）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諶崔純亮改名行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敏改名約穆宗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敬宗（原本作帝從毛本張本改）諱弘徐弘敏改名有功（原本及毛本有帝諱昆宋緄曾要作宋混十字均於此處分段疑有錯舛從張本刪）鄭涵避文宗舊諱改名澣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宗諱忱韋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裕（原本毛本有石字按梁字上不應加石字當是本在晉高祖字上）梁太祖父

烈祖名誠（原本作成從毛本張本改）遂改城曰牆晉高祖諱敬瑭析敬字爲文氏苟氏至漢乃復舊至本朝避翼祖諱復析爲文爲苟本朝高宗諱構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鉤光祖是也加絲字絇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爲句字者句思是也增勾龍者如淵是也勾龍去上一字者大淵是也已上皆臣下避君諱也

吳太子諱和以和興爲嘉興唐高宗太子弘爲武后所酖追尊爲孝敬帝廟曰義宗弘文館改爲昭文弘農縣爲恆農韋弘機但爲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爲李曲阿（原本無阿字從毛本張本補）弘氏易爲洪溫彥弘遂以大雅字行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爲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賢諱改集賢爲崇文館之類皆避太子之諱也

呂后諱雉（張本有史記二字）封禪書謂野雞夜雊武后諱曌（音照）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改懿德太子重照爲重潤劉思照爲思昭簡文鄭

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富春爲富陽蘄春爲蘄陽此避后諱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家諱以憲祖字行後復避桓溫母諱遂稱小字武生虞茂避穆后母諱改名預本朝章獻（毛本張本作憲誤）太后父諱通管改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州爲崇（毛本張本有州字）通判爲同判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爲中奉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至明道間遂復舊此則避后家諱也錢王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州人呼蜜爲蜂糖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原本有朱字從毛本張本删）高祖父名誠以武成王爲武明王武成縣爲武義縣羊祜爲荊州州人呼戶曹爲辭曹之類皆避國主諸侯諱也

詩書則不諱若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爲虺蜴胡然厲矣周禮有

昌本之俎詩有鬻發之詠大誥弗棄基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書臧孫紇成王諱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是也毛本張本於此處分段廟中則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雝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是也

臨文則不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宋仲幾漢書祀元封詔書有啓母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韋孟詩總齊羣邦皆不避高祖諱張本於此分段

魏太祖名操而陳思王有造白張本作日之句曹志植之子奏議云幹植不強三國吳時有言功以權成蓋斥孫權之名南史有寧逢五虎及虎視之語則虎字亦不盡避韓文公毛本張本無公字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毛本張本作云文學治行衆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諱又袁州上表曰

顯榮頻煩舉章顗曰顯映班序柳文樂曲曰羲和顯耀乘清芬皆不盡避中宗之諱韓賀即位表曰以和萬民亦不諱民字如此類甚多胡翼之侍講邇(毛本張本作延)英日講乾卦元亨利貞上爲動色徐曰臨文不諱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內侍告曰容字上舊名也不聽講畢曰昔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初月餅之蒸者爲炊天下以爲非嫌名舊名請勿諱(毛本張本於此分段)邦國有不諱者襄王名鄭(毛本張本有而字)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於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張本作傳)漢和帝名肇而郡有京兆是也(毛本張本於此分段)嫌名則有避有不避者韓退之辯諱(毛本張本有謂字)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腎腸爲腎脩漢武名轍不聞諱車轍(毛本張本有之轍二字)然史記天官書謂之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若晉康帝名岳鄧岳改名爲嶽此則不諱嫌名也(毛本張本於此分段)二名不偏諱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胄唐儉爲民部尚書虞世南李

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時（毛本張本有始字）改民部爲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諱（毛本張本於此分段）避諱而易字者按東觀漢記云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恆之字曰常光武諱秀之字曰茂（云云）蓋當時避諱改爲其（張本作某）字之者變也如卦變爻曰之也本朝眞宗諱恆音胡登切若闕其下畫則爲恒又犯徽宗旁諱後遂併恒字不用而易爲常正用前例也（毛本張本於此分段）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凡言長悉曰脩王羲之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爲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王舒（原本無舒字從毛本張本補）除會稽內史以祖諱會以會稽爲鄶稽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中趙談爲趙同子張孟談爲孟同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爲郭太李翺祖父名楚今故爲文皆以今爲玆杜甫父名閑故杜詩無閑字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爲敍或改作引曾魯公父名會故避之者以勘會爲勘當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貨務此皆士（毛本張本有大字）夫自避家諱也（毛本張本於此分段原本空一字）史記

李斯傳言宦者韓談則談字不能盡避漢書爰盎傳有上益莊之文鄭當時傳有鄭莊千里不齎糧之類此不能盡避也

范曄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辭朝議不許唐竇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議者以音同字別乃就職韋聿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司議郎柳公綽遷吏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父名少康爲太子少傅呂渭劾之本朝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富鄭公父名言而不辭右正言韓億絳縝家諱保樞皆爲樞密而不避此除官有避不避也

至若後唐郭崇韜父名弘改（毛本張本作以）弘文館爲崇文館建隆間慕容彥釗吳廷祚皆拜使相而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爲改同爲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爲提領此則朝廷爲臣下避家諱也（原本空二格毛本張本於此分段）元稹以陽城驛與楊道州名同更之曰避賢驛且作詩以

記之白樂天和之云荊人愛羊祜戶曹改爲詞一字不忍道況兼姓呼之是也鄭誠過郢州浩然亭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孟亭歟有任昉寺任昉村以任所遊之地故也虞藩爲刺史日更爲任公寺任公村此則後人避前賢名也（原本空二格毛本張本於此分段）至有君臣同名者襄王名鄭衛成公與之同時亦名鄭衛侯諱惡其臣有石惡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敬弘皆名裕之謝景仁張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唐玄宗名隆基劉子玄名知幾（毛本張本於此分段）又有父子祖孫同名者（毛本張本有周字）康王名釗生子瑕是爲昭王宋明帝名彧其（毛本張本有子字）後廢帝亦名昱魏獻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聲雖相近而字猶異也若（毛本張本有周字）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尤爲可罪也（毛本張本於此分段）若桓玄呼父溫曰淸此不足責若韓愈不避仲卿又何耶（毛本張本於此分段）朱溫之

父名誠以其類戊（張本作戍）字司天監上言請改戊己之戊爲武字此全無義理如揚都士人名審沈氏與書名而不姓皆謏之者過耳未（張本未上空一字未作又）如梁謝舉聞家諱必哭近世如趙南仲亦然此亦不失爲孝若唐裴德融父諱皐高鍇爲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鍇曰伊父諱皐而某下試就（毛本張本作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一人參右丞盧簡盧先屈前一人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遽而去李賀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赴進士舉抑又甚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乃殷夢家諱龜從故也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爲工部尚書郎中于鄴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而死楊行密父名怤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卿至有興唐寺鍾題誌云金紫光祿

大兼御史大及銀青光祿大皆直去夫字尤爲可怪國朝劉溫叟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毛本張本作岱嵩）徐績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遇橋則令人負之而過此皆避諱不近人情者也（毛本張本空一格）至如唐憲宗時戎昱有詩名京兆尹李鸞（毛本張本作鑾）擬以女嫁之令改其（毛本張本作其改）姓昱辭焉五代有石昂者讀書好學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家諱石遂更其姓曰右昂昂趨於庭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毛本張本作乃）怒昂即解官去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爲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身死即休語罷長揖而退徐雖怒然無以罪

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保（毛本張本作係）其姓名若北齊熊安生者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爲畿左畿右之類蔡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口蔡經國聞京閩音稱京爲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紹聖間安惇爲從官章惇爲相安見之但稱享而已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謗其爲南仲丞相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爲万既而又爲邱山甫端明屬邱名岳於是復改名爲方（張本作巨）山遂止（張本作指）以爲過焉善乎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禮以爲孝謟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方巨山爭體統

賈師憲淳祐己酉歲爲湖廣總領原本毛本作餉按宋史作總領從張本改時方岳巨山知南康軍一日總所綱運經從星江押綱軍卒驕悍繹騷市民橫遭其禍者甚衆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數輩斷治之賈公聞之移文詰問且追本軍都吏巨山於是就判公張本作官牒云總領雖大湖廣之尊南康雖微江東列郡當職奉天子命來牧是邦初非總領之幕客亦非湖廣之屬郡軍無紀律騷動吾民國有常刑合從斷遣此守臣職也於都吏何與焉牒報賈公得牒不勝其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於是朝廷俾岳易邵武原本毛本上五字作兩易郡武從張本改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書一詩以送之曰秋厓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到南康論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

曝日

袁安臥負暄令兒搔背曰甚快人意趙勝負暄風檐候樵牧之歸故杜詩云負暄候樵牧又云負暄近牆壁又西閣曝日云凜冽倦

玄冬負暄嗜飛閣又云毛髮且自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欻有託欹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腳樂天負日詩云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此皆深知負暄之味者也冬日可愛眞若可持獻者晁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灸背乃愈周邦彥嘗有詩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臾行行正須此戀戀忽已無余嘗於南㶑張本作榮作小日閣名之曰獻日軒幕以白油絹通明虛白盎然終日四體融暢不止須臾而已適有客戲余曰此所謂天下都綿襖者相與一笑後見何斯舉黃綿襖子歌序曰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旣晴鄰舍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乃知古已有此語然王立之亦嘗名日窗爲大裘軒謝無逸爲賦詩曰小人拙生事三冬臥無帳忍寒東窗底坐待朝曦上徐徐晨光熙稍稍血氣暢薰然四體和毛本張本作知注云一作和怳若醉春釀

此法祕勿傳不易東百輛君胡得此法開軒亦東向蘇公名大裘意豈在萬丈但觀名軒心人人如挾纊陶隱居清異錄載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日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檐白醉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名閣陳進道爲賦詩攻媿次之云處世難獨醒時作映檐醉年少足裘馬安知老夫味天梳與日帽且復供酒事謫居幸三適得此更慙愧向來六逍遙特書見清異君家老希夷相求諒同氣曲身成直身朝寒俄失記醉中知其天不飲乃同意書生暫寄（毛本張本作奇注云一作寄）

溫難語純綿麗洪駒父亦有大裘軒詩（毛本張本作小注）

經驗方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散惟白礬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此證（毛本張本作症）至有闔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惴惴及抵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

礬研細以釅醋調灌歸途恃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臨汀日鈴下一老兵素愿謹忽垂泣請告曰老妻苦喉閉絶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藥笈有少許即授之俾如法用次日喜拜庭下云藥甫下咽即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即瘥（毛本張本作差）其後凡治數人莫不立驗然膽礬難有眞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儲以備用也

（毛本張本於此分段）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淨一器（毛本張本作以淨水一器）塵羃其上投膽一粒（毛本張本一粒二字作粟）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毛本張本無去字）筋膜塵土入冰腦一二片或淚痒則加生薑粉些少（原本毛本作小從張本改）時以銅（毛本張本作銀）筯點之絶奇赤眼（毛本張本有亦字）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毛本張本有奏字）效

辛酉夏余足瘍發於外臁初甚微其後浸淫涉秋徂冬不良於行凡敷糝膏濯之劑嘗試略遍痛癢雜作大妨應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見過怪其蹣跚舉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日已此疾法當先

以淡韲水滌瘡口浥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極細加乳香少許乾糝之無不立效遂如其說用之數日良愈蓋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而此瘡亦由氣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疾其出人意表如此（毛本張本有丸字）其後莫子山傳治痢杜僧（張本作社稽）丸亦止是一膏（張本作味）藥用有奇驗亦此意也

用事切當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爲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爲光宗宮僚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眞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乙（張本作巳）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祀（張本作祝）文學士李劉功府（張本作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

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牧（張本作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擾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楊府水渠

楊和王居殿巖日建第淸湖洪福橋規製甚廣自居其中旁列諸子舍四（毛本張本作四舍）皆極宏麗落成之日縱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殊眷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爲之退即督濠寨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晝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繞凡數百丈三晝夜即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之初虜人退而羣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數郡耳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俱置不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圃之費若以平盜之功言之雖盡以西

湖賜之曾不爲過況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既而復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揭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家捨閣於佑聖觀識者謂龜失其首疑爲不祥次年五月竟燬延燎潭潭數百楹不數刻而盡益驗毀閣之禍云

潘庭堅王實之

庚子辛丑歲先君子佐閫漕幕時方壺山大琮爲漕臞軒王邁實之與方爲年家氣誼相好用此實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壺山資給亦良厚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籍中有吳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樂於公廳吳方舞遍實之被酒直造舞筵擕之徑去旁若無人一座爲之愕然壺山起謝曰此吾狂友王實之也時以爲奇事實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羈爲正字日因輪對及故相擅權理宗宣諭曰姑置衞王之事邁卽抗聲曰陛下

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邁後歸鄉里自稱欶賜狂生嘗有詩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賦沁園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瓊崖同時富沙人紫巖潘牥庭堅亦以豪俠聞與實之不相下庭堅初名公筠後以紹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爲牥殿試第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爲福建帥司機宜文字日醉騎黃犢歌離騷於市人以爲仙嘗約同社友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衣皆(毛有以字)白既而盡去寬衣脫帽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濃墨大書一詩於上矣衆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瀑泉亭行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頂而吟不絕口者衆拜之庭堅被酒豪甚竟脫巾髽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濯纓之章衆因謬爲驚歎羅拜以爲不可及且舉詩禪問答以困之潘氣略不慴應對如流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矣歸卽臥病而殂既不得年又以戲笑作孽不自

貴重聞者惜之庭堅才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視草尤長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夫志其墓云公論如元氣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正謂此也余少侍先君子皆嘗識之轉眼今五十年矣

齊東野語卷之四

齊東野語卷之五

四皓名

四皓之名見於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輩嘗辨之王元之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頸如樗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則別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尙想黃綺帖陶詩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黃綺南史阮孝緒辭梁武之召云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蓋各以首一字呼之於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爲據然漢刻四皓神坐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甪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當時所鐫必無誤書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蓋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云綺夏亦未必盡舉首一字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亦不可知周燮曰追綺

季之迹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是則爲夏黃公益可信矣按風俗通（毛本張本有紀字）楚鬻熊之後爲圈鄭穆公之子圈其後爲姓至秦博士逃難乃改爲園陳留風俗記乃圈稱所撰蓋圈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嘗居園中故謂之園公陳留志謂圈公名秉字宣明蔡伯喈集有圈典魏有圈文生皆其後也古字祿與甪（毛本張本有字字）通用故樂書作觻鄭康成於禮書甪皆作祿陳留志則又作甪唐李涪嘗辨之矣然史記留侯世家註云東園公姓庚以居園中因（張本作故）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此又何邪又吳俗紀云先生吳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祿里村甪頭寨即先生逃秦聘之地韓詩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蔡氏註云（毛本張本無云字）角觸協音也淳化中崔偓佺判國子監有字學

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甪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偓佺曰臣聞刀下用乃榷音兩點下用乃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然甪里作角里亦非也後漢有甪善叔乃讀作覺音何邪

作文自出機杼難

曾子固熙寧間守濟州作北渚亭蓋取杜陵宴歷下亭詩東藩駐皁蓋北渚陵清河之句至元祐間晁無咎補之繼來爲守則亭已頹毁久矣補之因重作亭且爲之記記成疑其步驟開闔類子固擬峴臺記於是易而爲賦且自序云或請爲記答曰賦可也蓋寓述作之初意云然所序晉齊攻戰三周華不注之事雖極雄贍而或者乃謂與坡翁赤壁所賦孟德周郎之事略同補之豈蹈襲者哉大抵作文欲自出機杼者極難而古賦爲尤難惟陳言之務去戞戞乎其難哉雖昌黎亦以爲然也

涵芬樓

端平入洛

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開荆湖閫遂與孟珙合韃兵夾攻蔡城獲亡金完顏守緒殘骸以歸乃作露布以誇耀一時且繪八陵圖以獻朝廷遂議遣使脩奉八陵時鄭忠定丞相當國於是有乘時撫定中原之意會趙葵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數公惑於降人谷用安之說謂非扼險無以爲國於是守河據關之議起矣乃命武仲開閫於光黃之間以張聲勢而子才合淮西之兵萬餘人赴汴六月十二日離合肥十八日渡壽州二十一日抵蒙城縣縣有二城相連背渦爲固城中空無所有僅存傷殘之民數十而已沿途茂草長林白骨相望蝱蠅撲面杳無人踪二十二日至城父縣縣中有未燒者十餘家官舍兩三處城池頗高深舊號小東京云二十四日入亳州總領七人出降城雖土築尙堅單州出戍軍六百餘人在內皆出降市井殘毀有賣餅者云戍兵暴横亳人怨之

前日降韃今日降宋皆此軍也遂以爲導過魏眞縣城邑縣太康縣皆殘毀無居人七月二日抵東京二十里劄寨猶有居人遺跡及桑棗園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結約至是乃殺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見兵六七百人荊棘遺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餘家故宮及相國寺佛閣不動而已黃河南舊有寸金堤近爲北兵所決河水淫溢自壽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頸處行役良苦幸前無敵兵所以能毛本張本有盡字進至此子才遂駐汴以俟糧夫之集而潁川路鈐轄辛路分王安亦以偏帥下鄭州二十日趙文仲以淮東之師五萬由泗宿至汴與子才之軍會焉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趣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文仲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提新招議毛本張本作義士三千樊辛提武安軍四千李先提雄關軍二千文仲亦以胡顯提雄關軍四千共一萬

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義以廬州強勇等軍一萬五千人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則諭之以陸續起發於是敏子領軍以二十一日啓行且令諸軍以五日糧爲七日食蓋懼餉饋或稽故也至中牟縣遂遣其客戴應龍回汴趣糧且如（張本作與）諸將議遣勇士諭洛獨胡顯議爲不合敏子因命顯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陰二十六日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潛赴洛陽至夜踰城大譟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之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誘我矣逮晚始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軍食已盡乃採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是晚有潰軍失道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爲北兵大陣衝散今北軍已據北牢矣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山椒有立黃紅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卒無備遂致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於是在洛之

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飢甚遂殺馬而食敏子與諸將議進止久之無他策勢須回師遂遣步軍兩項往刼東西寨自提大軍濟洛水而陣北軍衝突堅勿動初二日黎明北軍以團牌擁進接戰我軍分而爲三併殺四百餘人奪團牌三百餘至午不解而軍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議突圍而東會范用吉下歸順人楚珉者獻策曰若投東面（毛本張本無面字）則正値北軍大隊無噍類矣若轉南登封山由均許走蔡息則或可脫虎口耳事勢既急遂從之北軍既知我遁縱兵尾擊死傷者十八九敏子中流矢傷右胯幾殆所乘馬死焉徒步間行道收潰散得三百餘人結陣而南經生界團結砦柵轉鬬而前凡食桑葉者兩日食梨蕨（毛本張本作棗）者七日乃抵浮光樊顯張迪死焉敏子前所遣客戴應龍自汴趣糧赴洛至半道逢楊義軍潰卒知洛東喪衂之耗遂馳而（毛本張本無而字）還汴白南仲子才二公相謂曰事勢如此我輩自往可也

帥參劉子澄則以爲無益抵暮下令促裝翌日昧爽起發衆皆以爲援洛而前旌已出東門始知爲班師焉是役也乘亡金喪亂之餘中原俶擾之際乘機而進直抵舊京氣勢翕合未爲全失所失在於主帥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師無援糧道不繼以致敗亡此殆天意後世以成敗論功名遂以貪功冒進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論也此事得之當時隨軍幕府日記（毛本張本作紀）頗爲詳確近于忠信嘗編三京本末與此互相（毛本張本作有）同異焉

端平襄州本末

趙忠肅公方開閫荆襄日久軍民知其威聲端平甲午冬朝廷以其子范武仲爲荆湖制置大使鎭襄陽蓋欲其紹世勳作藩屏也至郡則以（毛本張本作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黄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備一切廢弛且諸將不能協濟反自相忌嫉而一時幕府又（毛本張本作亦）袖手坐觀成敗而已乙未五月唐州守

楊侁稟議因言本州統制軍馬郭勝有異志蓋楊郭有隙非一日矣楊之來郭已疑之及楊受犒歸趙乃以檄召郭勝於是郭之反謀始決六月二日趙下令以襄陽簿廳置勘院將以勘郭勝也先是趙幕客蔣應符往司唐州遂泄其謀於郭初六日乘楊侁朝拜天貺節遂閉城率衆射死侁於涼轎中凡回易錢物（毛本張本無物字）之在司（毛本張本作州）者千（張本作十）餘萬皆掠取之且下令曰百姓及忠義軍大軍之屯戍在城者皆不殺即密遣人求北援初七日反報至襄陽時制閫諸客方命妓宴趙楷於城西檀溪趙忽急召兩制機議事時趙括夫瑞州人以制幹權章清孫以襄倅權始知唐州之事已泄初八日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初九日先鋒行兵號二萬又命隨州守臣全子才節制諸項捕賊軍馬攝棗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者皆以西師之敗鐫責趙欲於此立功以爲復官之地七月二日北軍至唐州棗林全劉聞之遁去先又調德安守王旻策

援亦不至反俱以捷聞全王至襄凡痛飲半月而回既而探報益急寇已半渡黃河而王旻歸德安以黃州克敵軍叛(即李藏器之軍留黃陂上者)德安境遣人招納四千八百餘人意欲沮撓淮西制帥楊恢趙欣然從之九月十日聞王旻帶所納叛軍來襄人疑其反覆不常而未如之何(毛本張本有趙字)忽令諸門不許出一人一擔而所置緝捕司帶行人孫山等察探變是為非於是襄人愈側足矣二十三日棗陽告急趙復不遣援兵自此京西諸郡俱叛十一月一日北軍首領併盞至襄陽江北對壘不戰而敗遣李師古持書與趙趙不啓封焚之十一日北哨入南關即追逐斬守關趙寧以徇十九日北騎至襄陽城下約六七千人下寨於檀溪山二十日戰於上閘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二十一日北軍始退十二月北軍自峽州回戰於江北樊城我師少勝則以大捷聞自十月初下令清野凡襄四境民居竹木無子遺至是物價踊貴諸將日飲亡何用散

樂設得仙者佐歡繞城躍馬殊不介意二月五日始遣王旻帶克敵軍往均州光化軍巡邏逗遛不進僅至小樊乃以收復兩郡捷聞是日朝廷遣鎮江都統李虎號無敵軍偕光州都統王福所部軍至襄策應而克敵軍不能自安矣趙遂急遣王旻避之趙（張本無趙字）出城迓虎虎傳朝廷宣諭之命趙涕泣謝恩乃對虎慷慨共酺十餘大觥以歸無敵軍即宣言欲剿除克敵云不因你瞞番人在此如何我瞞四千里路來十四日王旻回趙令戍郢州旻恃平日媟狎不從必欲入城十六日下令大宴犒諸制領於是克敵愈疑公出怨言襄人愈皇皇矣有以其言密告趙內機檢者（趙之姪）宴遂中止二十日止宴李虎王旻王福楊茂（毛本張本有先字）李伯淵黃國弼夏全於府治（毛本張本無治字）大醉極歡達旦而罷二十一日克敵軍往南門燒紙蓋合謀也夜二（張本作三）鼓縱火於市東竹竿巷口及於諸處縱火發喊搶入制府轅門爲門內軍射殺二人復至東市刼掠擐甲露刃不

許救援（毛本張本作撲）至二十三日火方熄趙帥於南門城上呼王旻詰問李虎適在旁云好斬言未脫口而旻首已斷身皆分裂矣趙遂下令凡背心有紅月號者皆斬克敵軍號也於是刀刃亂下死者多無辜然叛軍未盡剿也未時火復自南門起凡官民之居一爇而空漕使李伯度教官羅叔度兩家避難東城上亦爲叛軍焚殺二十三日遣李伯淵往江北剿殺叛軍未回克敵軍遂殺其家因乘亂刼掠民居（毛本張本作居民）尤酷趙帥於是先焚其父威惠廟遂同李虎黃國弼夏全及回回四人潛出西門失去制司印城中久之方覺遂皆狼狽奔逃而出矣是日江北忠衛軍亦反趙至荊州復遣都統江海戍荊門有軍校獲制司印來獻趙補以統領之職是時叛亂相仍趙乃嚴刑以安反側於教場後掘地方三丈深二丈以石作窗爲地牢上覆以土下施杻械懸梯而下以準遣胡猻主之大抵襄州之禍萌於趙武仲之來成於王旻招納克敵軍激於李虎

無敵軍之至自岳武穆收復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減昔日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先是郡廳相對有雅歌樓雄麗特甚一日趙方坐衙忽覩樓中妓女人物雜遝宴飲趙怒以爲僚屬置宴略不避忌亟遣人覘之則樓門扃鐍甚嚴凝塵滿室識者已疑其不祥章叔恭時爲倅一夕坐中堂閱案牘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後呼之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心疑之而未深信越月而亂作益知禍患有定數鬼神固已先知矣此事皆章叔恭得之目擊云

趙氏靈璧石

趙邦永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改姓趙氏入洛之師實爲統軍嘗過靈璧縣道旁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峭崒秀潤南仲立馬旁睨撫玩久之後數年家居偶有以片石爲獻者南仲因詫諸客以昔年符離所見者邦永時適在旁聞語即退纔食頃數

百兵舁一石而來植之庭間儼然馬上所見也南仲駭以爲神扣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往視之際意謂愛此隨命部下五百卒輦歸而未（原本毛本作來從張本改）敢獻適聞所言始敢以進南仲爲之一笑

南園香山

事有一時傳譌而人競信之者閱古之敗衆惡皆歸焉然其間率多浮誕之語抑有乘時以醜名惡聲以詆平日所不樂以甘心者如犬吠村莊等事是也姑以四朝聞見錄所載一事言之謂蜀帥獻沈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園凌風閣下今慶樂園卽昔之南園也所謂香山尙巍然立於閣前乃枯枘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可盡信也如此（原本毛本無此字從張本補）余嘗戲賦絕句云舊事凄凉尙可尋斷碑閑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沈

李泌錢若水事相（張本無相字）類

李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嬾殘泌察其非凡中夜潛往謁之嬾殘

命坐撥火中芋以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泌家傳及甘澤謠）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後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仕老僧者麻衣道者也（邵氏聞見錄）又若水謁華山陳摶曰目如點漆黑白分明當作神仙有紫衣老僧曰不然他日但能富貴急流中勇退人也（明道雜誌）又若水謁陳希夷曰子神清氣一可致神仙遂招白閤道者決之乃以爲不然（畫墁錄）又法雲佛國禪師惟白傳康節易學甚精熟未嘗語人元符辛巳鄭達夫以大宗丞召佛國即招達夫飲併約妙應大師伯華同席顧妙應曰如何妙應曰決作決作佛國乃語達夫曰君異日必爲相直待蔡元長張天覺顛沛之後即爰立矣已而果然（鑑堂遺事）已上數說皆同而微異豈即一事演而爲數說乎大抵近世雜說率多勦入不可盡信故余表而出之

用事偶同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坡翁爲劉壯輿作是是堂詩云閒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子由彈呂惠卿章云放麑違命也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則至於弑君山谷懷半山老人詩云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其意蓋指惠卿也二公豈相蹈襲者邪其用事造語若出一轍而不以爲嫌也然韓非子所載放麑乃是西巴恐一時偶誤耳

方翥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攜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翥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翥爲館職偶及試闈異事因及之

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叙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拽而出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旦(毛本張本作日)榜至(毛本張本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眞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四名竊怪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爲留守始(張本作使)修門生敬酒邊(毛本張本作適)馮因言昔忝知舉祕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輒爲改之擢寘高第頗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杯覆懷再三愧謝與此略同

喬文惠晚景

喬文惠行簡嘉熙之末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袠矣時皆以富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喪況味尤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

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袠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者憐之

趙伯美

趙嘉慶字伯美素號忠直然性頗猜忌褊躁故所至與物多忤淳祐庚戌盱江峒寇猖獗以府丞吳蒙明發知建昌軍至則撫勞勸除漸致安靖朝廷獎勞之未幾以病丐祠有旨轉一官別與差遣時伯美在後省遂繳寢轉官之命既而再乞祠遂主玉局而伯美復繳其祠且謂前奏稽遲是必賊蒙使其兄司農丞革坐局行賕過截御筆之所致以區區支疊（張本作蠡）瑣瑣下流輒敢倚同氣以置局於輦下植死黨而爲阱於國中乞收回玉局之命併從尙書省劄下吳革責戒勵狀仰今後不得懷姦事上狥欲欺君如或不悛重寘典憲省劄既下吳農丞辨析狀云革弟蒙分符罔功以病丐祠增秩改麾既被繳駁聖恩寬大遂畀祠廩或予或奪惟上所命且革濫綴班行治事有公宇退食有公廨何謂置局何謂行賕況弟

蒙始於請祠終於得祠初非干進何事營求蓋弟蒙之取怒嘉慶者秖緣丁未歲同官京推以女求壻屢請不諧遂成釁隙求盱江僚屬之薦舉則有書求盱江公庫之文籍則有目原本毛本作自從張本改厚貌深情機穽莫測況於革尤為無辜且所謂責勵狀者乃州縣警吏民之文仰惟國家待士以禮三百年間未聞有此典故革粗識事體安敢辨白但乞將革罷斥遠跡釁怨實拜公朝之賜有旨吳革知南安軍而伯美復上章辨證且謂張本作於繳蔡榮疏內謂榮與革結為死黨滋長其惡議欲與之報復後二年伯美為湖南憲牟灤叔清知衡陽行移之間微有牴牾伯美遂上章劾叔清報可稍稽復疑為叔清鄉相謝瀆山方叔所匿遂再疏按之且言沈匿之弊謝相大不能堪遂於榻前奏陳將承受蘇鏞斷遣仍作勘會云據湖南提刑趙嘉慶昨於奏狀稱已按知衡州牟灤久而未下謂是相府遏奏尋令臨安府追上承受及通奏進銀臺司等人根究俱稱

卽不曾有奏投進所有牟濼既是外臺已按雖是未見按章先合施行奉旨牟濼與祠隨有御筆云趙嘉慶劾牟濼初無奏牘輒誣大臣以沈匿之事力肆攻詆然以在外小臣乃敢欺罔君上誣謗宰臣且不顧廉恥行賕賂吏尙氣節者得如是乎國朝典故凌蔑宰相罪在不恕朕不欲已甚姑鐫一秩罷任以爲翼虚駕僞虧國體壞綱紀者之戒明年謝罷相董槼堂槐繼之嘉慶爲大蓬供職後復有申省狀云重念嘉慶重遭誣罔沮於威勢不容分疏但誣奏傳播萬里而元來按發之事未能暴白天下承受蘇鏞久已叛去忽得其狀具述前相之子使其僕任康祖誘脅打回元奏因依乃是事未發以前牟濼自知在郡酷虐有罪懼爲民訴先已馳告謝修修遂令任康祖誘脅蘇鏞遇有嘉慶章奏預先袖呈相府先奏實被謝修分付以水濕打回第二奏既到謝修自知敗露却將蘇鏞送獄妄令供析欲乞敷奏施行俾元來屈抑稍得暴白於四

方得旨與改正理選月日是歲冬察官朱應元劾伯美向者持節湖南不理民訟惟理贓錢不問虛實之有無但責郡（原本毛本作部從張本改）吏之代納兜攬民訟交通關節為郡將所持遂生怨隙遂用此罷出（張本作去）

二蘇議禮

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分合一議自昔諸儒之論不知其幾今姑摭二蘇之議言之東坡則據周頌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以為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潁濱乃據周禮為說謂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其後朝廷迄從坡說合祭以至於今焉

4811.53
7730
嶺英中學暨附設小學圖書館書卡
書名 齊東野語
第 1 冊
登記號 8647

借者姓名	借書日期	還書日期

8647
4811.53
7730

#811.53
7730

齊東野語卷之六

紹興御府書畫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淸閒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蓋睿好之篤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攷訂邈不可求爲可恨耳其裝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成式余偶得其書稍加攷正具列於後嘉與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原本毛本作人從張本改）物之盛焉

出等眞跡法書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跡（並係御題僉各）

書妙字○原本毛本保作作從張本改

用克絲作樓臺錦褾　青綠簟文錦裏

大薑牙雲鸞白綾引首　高麗紙贉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軸或碾花○毛本張本誤提行高一字

檀香木桿　鈿匣盛

上中下等唐眞跡內中上等並降付米友仁跋○內中上等張本作內上中等

用紅霞雲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贉

白玉軸上等用簪頂餘用平等　檀香木桿

次等晉唐眞跡幷石刻晉唐名帖

用紫鸞鵲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贉

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贉卷縫用御府圖書印

引首上下縫用紹興印

鈎摹六朝眞跡（並係米友仁跋）

用靑樓臺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贉

白玉軸

御府臨書六朝羲獻唐人法帖幷雜詩賦等（內長篇不用邊道衣古厚紙不揭不背）

用毬（張本作毬）路錦　衲錦

柹紅龜背錦

紫百花龍錦　皁鸞綾褾等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或瑪瑙軸臨時取旨

內趙世元鈎摹者亦用衲錦褾

蠲紙贉　瑪瑙軸

並降付莊宗古鄭滋令（原本毛本作今從張本改）依眞本紙色及印記

對樣裝（原本毛本作莊從張本改）造將元拆下舊題跋進呈揀用

五代本朝臣下臨帖眞跡

用皁鸞綾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贉

玉軸或瑪瑙軸

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

用紫鸞鵲錦褾　紫駞尼裏

楷（張本作揩）光紙贉　次等簪頂玉軸

引首前後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或有題跋於縫上

用御府圖籍印最後用紹興印並降付米友仁親書審

定題於贉卷後

蘇黃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眞跡

用皂鸞綾褾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贉　象牙軸

用睿思東閤印內府圖記

米芾書雜文簡牘

用皂鸞綾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贉

象牙軸

用內府書印紹興印

並降付米友仁定驗（張本作驗定）令曹彥明同共編類等第每

十帖作一卷

內雜帖作册子

趙世元鈎摹下等諸雜法帖

用皂木錦標　瑪瑙軸

或牙軸

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縫用內府書記印後用紹興印

仍將原本拆下題跋揀用

六朝名畫橫卷

用克絲作樓臺錦標　青絲（張本作綠）簟文錦裏（次等用碧鸞綾裏○毛本張本

作大字另一行）

白大鸞綾引首　高麗紙贉

出等白玉碾花軸

六朝名畫掛軸

用皂鸞綾上下標（張本此下另有碧鸞綾引首五字）

碧鸞綾託標（全軸）　檀香軸桿

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皇朝名畫同

用曲水紫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

或瑪瑙軸內下等并贉本用皁褾雜色軸　钃紙贉

唐五代皇朝等名畫掛軸並同六朝裝褫軸頭旋取旨毛本張本

此條低一字

蘇軾文與可雜畫姚明裝造

用皁大花綾褾　碧花綾裏

黃白綾雙引首　烏犀或瑪瑙軸

米芾雜畫橫軸

用皁鸞綾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白玉軸

或瑪瑙軸

涵芬樓

僧梵隆雜畫橫軸（陳子常承受）

樗蒲（張本作樗蒱）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瑪瑙軸

諸畫並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後用紹興印（毛本張本此條低一字）

諸畫裝褫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下引首一寸九分　經帶四分

上褾除打攦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

下褾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　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　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褾除打攊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

下褾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

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褾合長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

引首闊四寸五分（高者五寸）

應書畫面僉並用眞古經紙隨書畫等第取旨

應六朝隋唐出等法書名畫并御臨名帖本朝名臣帖

並御書面僉

內中下品並降付書房令裴禧書

應書畫橫卷掛軸並用雜色錦袋複帕象牙牌子

應搜訪到書法墨跡降付書房先令趙世元定驗品第進呈訖次令莊宗古分揀付曹勛宋貺張儉龍大淵鄭藻平協黃冕魏茂實任源等覆定驗訖裝褫

應搜訪到名畫先降付魏茂實定驗打千字文號及定驗印記進呈訖降付莊宗古分手裝背

應搜訪到古畫內有破碎不堪補背者令書房依元樣將（張本作對）本臨摹進呈訖降付莊宗古依元本染古槌破用印裝造　劉娘子位並馬興祖謄畫（劉字上張本有謄字）

應古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並行拆下不用別令曹勛等定驗別行譔名作畫目進呈取旨

碑刻橫卷定式

定武（原本作武從張本改 毛本紙定武二字）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

每行闊八分共二十八行

樂毅論闌道高七寸五分

每行闊六分共四十三行

眞草千文闌道高七寸二分

每行闊八分共二百行

智永歸田賦闌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闊八分共四十四行

獻之洛神賦闌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闊六分共九行

枯木賦闌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闊九分共三十九行

應古厚紙不許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損字精神一如摹本

矣

應古書裝褫不許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穠豔亦不許

裁剪過多既失古意又恐將來不可再背

應搜訪到法書多係靑闌道絹襯背唐名士多（張本有於字）闌道

前後題跋令莊宗古裁去上下闌道揀高格者隨法書

進呈取旨揀用依紹興格式裝褫

內府裝褫分科引式格式

粘裁　褶界　裝背　染古

集文　定驗　圖記

按唐藝文志序載四庫裝軸之法極其瓌緻六典載崇

文館有裝潢匠五人卽今背匠也本朝祕府謂之裝界

卽（原本毛本作作從張本改）此事蓋古今所尚云

解頤

匡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蓋言其善於講誦能使人喜而至於解頤也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云兜不上下頦即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頤解而卒又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喜則氣緩能令致脫頤信非戲語也

山陵使故事

韓魏公爲永昭山陵使事畢而英宗不豫不敢還至四載以永厚陵成復護葬於洛陽因上疏云自唐至於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訖合行求去遂以司徒兩鎭節鉞判相州元符間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有作詞戲之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蓋謂故事當然也淳熙間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爲首相殊以爲憂尤延之時爲禮官於是援之以說云今此乃攢宮耳不當置五使季海遂倡其說曰祖宗全盛營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權卜會稽止當差

總護使耳且歲旱民力何以堪之於是止差伯圭充總護使洪邁充橋道頓遞使殊不知季海拜高宗朝宰相本無解罷之嫌亦一時不深攷典故耳

胡明仲本末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爲己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引（毛本張本作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爲名儒及貴顯不復爲本生母持服爲右正言章夏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嘗於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千萬言極意譏貶秦氏如論桑維翰雖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與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等語甚多蓋此書有爲而作非徒區區評論也及論漢宣帝立皇考

廟曰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亡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稱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朞又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論哀帝議立定陶王後曰故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當是時而責爲人後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云云其論晉出帝追封敬儒爲宋王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厚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爲此論者是皆（毛本張本作皆是）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論太過所謂欲蓋而益彰前輩蓋嘗評之故今詳著始末於此固非敢輕議先儒也若夫定陶立後敬儒封王紛紛爲是無定者皆父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爲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宗爲皇

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立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大哉王言後世安得而擬議之哉

詩用事

糜先生吳之老儒也龔弇皆其子姪行記問該洽九經註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謄藁爲時鄉師然垂老連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中孚（名惟信號菊潭）客吳能詩善絕句糜極稱之以爲不可及一日遇諸塗扣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嬾商略平生到杜鵑糜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眞謫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若此陳簡齋嘗語人以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愼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爲博贍誤矣

王魁傳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人是必後人勦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楊樂道共爲詳定官舊制（毛本無舊制二字）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發初（毛本作初發）考所等以對覆考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爲定時荆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首楊樂道以爲不可議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封彌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後又見初虞世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康侯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

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册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予與康侯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中同試於省場傳聞可駭亟自汶挐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故但愔愔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亦多方開憪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云寒（原本毛本缺寒字從張本補）窗一夜雪紛紛來朔風之子動歸輿輕袂飄如蓬問子何所之家在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庠教化宮行將攜老母寓居學其中（云云）予既去徐醫以為有痰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為夜（張本作寒）中洞泄氣脫內（張本作肉）消飲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民自舒（張本毛本有州）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訴問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劉不結案事康侯丙子生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豈宿生

邪康侯既死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年狎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科為鄆州司理康侯時十五餘歲三兄弟隨侍與予同在鄆學子儀為開封軍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人子儀待蘇州崑山闕來居汶康侯兄弟又與予在汶學子儀謫潭州稅康侯兄弟自潭來貫鄢陵戶康侯登科為第一省試前父雪崑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康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鯁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冰玉不知猥巷俚人語不幸為匪人厚誣弟輩又不為辨明懼日久無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於泉下紹聖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記

向氏粥田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勑繼事向子豐

居於霅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祕之以爲己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卽請誥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策以泥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鎭節鉞領殿巖於湖爲本鎭子豐因使人諷郡官往迓之自郡將以次皆屬櫜鞬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聞官吏郊迎深恐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逮今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祥瑞

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之木合穎之禾皆是也然夷攷所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遠毛本張本作援引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巨人五代史亦作人張本作雀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

昌麟見壁州龍五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連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正原本作政張本及五代史均作正從改元年黃龍見太昌池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於外政亂於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瑞徵乃如此耳至如政原本毛本作致從張本改和隆盛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蘄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密州山間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綱進郎進職除本道運使海汝毛本張本作汝海諸郡縣山石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幾萬斤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斤其間大者一塊毛本張本有至字重四十九斤其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月然越數歲而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

善乎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以少悟矣

杭學游士聚散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毛本張本作士)淳祐辛亥鄭丞相淸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植黨撓宮(毛本張本作官)府之政叩閽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寖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鬨肆罵時趙京尹與籌委(毛本張本作衆敎)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士著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齋(張本作境)

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羅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原本毛本作立從張本改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毛本張本有昔字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已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

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五言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懼張本作誤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比毛本張本作北黨分歸歟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古詩云上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諱依然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柏林毛本張本作休槎牙嗚呼世毛本張本作時事如絲蔴食肉者口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將謂秦得邪淳祐寖不知瑞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鳴靈鴉失脚奇禍遭羅原本作懼從毛本張本改罝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山鬼相揄揶我今束書歸天涯不惜一去惜國家於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閫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炣以參樞輪筆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雲集矣

卷六終

齊東野語卷之七

鴟夷子見黜

吳江三高亭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爲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文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邱明所恥非其鬼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魂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皷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遂厥謀反疑其主鄙君如烏喙累大夫種以伏誅自已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遁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蹤跡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況當此無邊勝境之士豈應著不共

戴天之讎云云鴟夷之見黜於吳宜也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鴟夷子皮之決賀季眞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於是豈無意哉夫貴於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眞阿時所好黃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眞賓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覬來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書之以爲異世之戒云

王敦之詐

王敦初尙武帝女武陽公主如廁見漆箱張本有內字盛乾棗本原本毛本有藏字從

（張本刪）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食既還婢擎金藻盤（張本無盤字）盆盛水瑠璃盌盛澡（原本毛本作藻從張本改）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飲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他日又至石季倫廁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他客多羞不能如廁敦獨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一王敦耳何前惷而後倨邪乾棗澡（原本毛本作藻從張本改）豆亦何至誤食而不悟至季倫之廁則倨傲狠愎之狀始（毛本張本作殆）不可得而掩矣則知敦前（張本有此字）之誤直詐耳王荊公誤食魚餌亦近似之人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大慝吾於敦重有感焉

贈雲貢雲

陶通明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坡翁一日還自山中見雲氣如羣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掇開籠收於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而（毛本張本作籠）放

之遂作攓雲篇云道逢南山雲欻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又云或飛入吾車偪仄人肘胯摶取置笥中提攜反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張本誤作製）去仍變化然則雲眞可以持贈矣宣和中艮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然則不特可以持贈又可以貢矣併資一笑

出師旗折

賈師憲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親總大軍督師江上禡祭於北關外而大帥之旗適爲風所折識者駭之而一時游幕之賓反傅會爲吉讖夷攷往昔若春秋時晉侯楚人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晉安帝元興二年桓玄篡位於姑孰百僚陪列儀衞整肅而龍旂竿折成都王穎以陸機督諸將討長沙王臨

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卽帝位祠張本作祀太廟適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爲荆州刺史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齊文宣至鄴受魏禪孝昭張本誤作李昭上省且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哥舒翰守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毛本張本作柱旆竿折鄭注赴鳳翔出都門旗竿折宣和間童貫出師而牙旗竿折時蔡攸爲之副自建少保節度使及宣撫副使二大旗於後竟爲執旗卒盜竊而去端平入洛之師全子才帥旗亦爲風所折無非亡身敗軍之徵也按眞人水鏡經云凡出軍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蓋牙卽旗也又玉曆通政經云軍行牙竿旗幹折者師不可出出必敗績蓋旗者一軍之號令也安有旗折而爲祥者乎獨有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及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執麾竿折旛沈於水衆咸懼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哥舒曜討李希烈帝祖於通化門是日牙竿折時以曜父翰昔

出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謂吉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朱氏陰德

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以(毛本張本作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張本無今字)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張本有音字)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張本無給字)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余中(張本作中金)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卽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彧卽著萍洲可談者

遂爲吾鄉名族焉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畢將軍馬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虜認其旗幟卽避之屢遷至鎭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圉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者曾異類之不若能不愧乎

洪君疇

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能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曰溫陵洪公天錫君疇一人而已方寶祐間宦寺

四（毛本張本作肆）橫䉶弄天綱外闔朝紳多出門下廟堂不敢言臺諫長其
惡或餌其利或畏其威一時聲燄眞足動搖山嶽回天而駐日也
乙卯元正（原本毛本作眞從張本改）以公爲御史公來自孤遠時莫知爲何如人
首疏以正心格君爲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
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固已聳動聽聞矣次月囊封言古今爲
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謹按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
官幹辦內東門司董宋臣宦寺之貪黠者也並緣造寺豪奪民田
密召倡優入褻清禁（先是正月內呼鶯妓數輩入內祗應）摟攬番商大開賄賂不斥宋臣
必爲聖德之累將作監謝堂外戚之貪黠者也狠愎之性善（毛本張本作喜）
於凌物攫拏之狀旁若無人不曰以備中殿宣索則曰當取教旨
豁除椒德令芳天下備頌不去一堂必爲宮闈之累集英殿修撰
知慶元府厲文翁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神皐流毒屢玷抨彈藉衣
錦威行攫金術今又移其剝越者剝鄞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

以其依憑邸第耳不去文翁必爲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憂不止累陛下累宮闈累王邸而已乞將宋臣逐出堂姑予祠文翁罷黜臣雖九隕不悔疏上兩日不報君疇徑出江干待罪於是中書牟子才存叟右史李昂(毛本張本作昴)英俊明爻章留之乞行其言乃令堂自陳乞祠除職予郡宋臣自乞解罷令首尾了日解職文翁別與州郡差遣仍命臺臣吳燧勉回供職會立夏日天雨塵土奏乞屏絕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災又案少(毛本張本有司字)監余作賓后戚謝奕懋至五月復疏都知盧允升門司(毛本張本作局)董宋臣及內司諸吏怙勢作威奪民田伐墓木等事盡言不諱直擣其姦疏留中不下止令尙書省契勘內司爭田伐木等事及罷內司諸吏職事而已公論爲之抑鬱大宗丞趙崇嶓上時相謝方叔惠國書略云竊惟今日閣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毛本張本無公議二字)

（字）不責備於他人而責備於光範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過之理也（毛本張本作矣）大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子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邪謝君得書有赧色翌日果有御筆洪天錫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國矣太學生池（毛本張本作沈）元堅上書數二璫之罪乞留君疇且曰天錫左遷豈非罰其不當言宦官之過耶李衢朱應元之分察豈非諭其不復言宦寺之意耶王埜程元鳳同日超遷胡大昌丁大全之並遷臺長豈非賞其不敢言宦官之功耶陛下喜羣臣之默默憤天錫之嘵嘵左遷以逐之於天錫何損緘默受賞者獨無愧乎既而三學亦皆有書常丞趙崇潔敏可書略云譬如一家之中強奴悍僕作姦犯罪爲人子者泣涕而告（毛本張本有其字）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僕今臺臣爭之不勝則諸閫所畏者誰歟左史李俊明再有封事言北司洋洋得志蔑視

南衙將至於不可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暫兼夕郎遂繳吳燧儀曹之除謂近者天錫拜疏留中燧謂天錫曰今日之事留則俱留去則俱去既聞有疏遂變前言曰吾不挈家不喪女不憚暑則可俱去今當奈何負天錫所以負陛下也謝集賢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塵相位一命已上皆出親擢賦性僻介素不與內侍往還應干文字悉由通進司投進自知潔其身而袖手旁觀之人往往察臣之所避而趨之比者天錫又論二璫恭聞聖訓以爲爭田伐木皆王槽（毛本張本作禮）舊事臣費盡心力上則忠告陛下量作處分下則彌縫事體安恤人言不謂下石之人撰造言語鼓弄宦寺曰天錫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許其弟除朝士而嗾之也既誣臣以教天錫攻內侍之事又誣臣以啓陛下遷天錫之說必欲醜詆臣於不可辨白之地但臣分量已盈歸老山林正其時矣從此爲宰相者必將共宦寺結爲一片天下皆在籠絡中矣惟望陛下早正右

席之拜使臣亟釋重負退延殘生實出保全之賜御筆慰之曰但安素志奚足深辨越數日除天錫太常少卿而君疇已在汝上矣朱應元既爲御史月課乃首劾李俊明公論大不平同舍生作書責之略曰溫陵洪公出臺以執事繼之者正謂其平時負骫骳之譽法筵之初疏莫不延頸以聽乃及文溪之左螭時煥之倉節豈以其近言二璫頗忤上意而時煥與洪有瓜葛亦二璫所惡者邪信然則執事之志荒矣二璫之橫三尺童子恨不嚙之洪公因衆怨出死力（毛本張本有以字）決之貂璫逐臺諫豈人主之本心哉執事昧於所擇不知所得幾何所失如是之大也時方逢辰君錫在館閣亦上廟堂書勸以去就力爭而謝相不能用公論既不能勝二孺乃簧譖於上謂內司爭田伐木詞訟皆臺吏受賄以強察官之判所以上罔聖聽況臺吏之家貧極富若使簿錄其家儘可上裨國計於是竟降宣諭指揮令諫官丁大全追上御史臺點檢楊升（毛本張本作昇）

金永隆楊叔茂牒送臨安府根勘籍沒家財各行黥配以快其憤焉初意欲令臺胥妄供以汚君疇賴上察其姦而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躐除副端未幾謝相罷而二孺猶未大快其意復厚賂太學率履齋上舍生林自養裁書投匭以攻謝相爲名力詆君疇云竊見洪天錫之分察出自陛下親擢不能爲觸邪豸爲指佞草專以能攻上身爲急務以剪除上左右以立名（毛本張本有以字）奉承風旨爲大耐官職棘卿左遷所以正捨豺問貍之罪內侍縱曰有過使（毛本張本有其字）得賢宰相以制之又何患焉天錫之去乃剪方叔之羽翼豈怒其埽除二孺哉人但見天錫言事而遷他官則曰此劾內侍之過也吳燧以改除致繳則曰此天錫之薦主也李昂英以月評被論亦曰此天錫之救兵也甚而臺省之胥贓盈惡貫以置典憲亦曰爲內侍泄寃也貪繆之相誤國殄民逐之已晚亦曰爲內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向者李昂英直前奏劄嘗謂天錫爲方叔

私人矣游（毛本張本作游）攻內侍實出方叔指嗾之而欲撓亂聖心耳欲乞將方叔亟正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學舍鳴鼓攻之且上書以聲自養之罪復申前廡備申公堂乞行重罰遂從第一等規屏斥盡除學籍毀抹綾紙備榜監學曉諭而朝旨亦有聽讀指揮雖紛紛若此曾不傷二孺之毫毛至庚申歲吳丞相柄國始以外祠斥焉景定辛酉起君疇爲廣東計使甲子八月以大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即位首除爲侍御史兼侍讀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陳公田關會之弊七月改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公力辭旋畀職名（毛本張本作出字）帥閩焉公在閩閫日嘗書桃符云平生要識瓊崖面到此當堅鐵石心蓋其剛勁之氣未嘗一日少沮也

謝惠國坐亡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從容午橋泉石凡一紀餘

咸淳戊辰朝會慶壽爲子姪親友所誤萃先帝宸翰爲巨帙曰寶奎錄侑以自製丹砂金器古琴之類以進當國者以爲有意媒進嗾言官後省交攻之削其封爵奪其恩數且劾其姪常簿章堉江州倅李鉦客匠簿呂圻至欲謫之遠外禍且不測荊閫呂武忠文德平時事公謹書緘往來必稱恩府而自書爲門下使臣至是一力回護幸而免焉壬申正月公燕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既仙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敘別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慙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遺表來上特旨盡復元官恩數贈恤加厚焉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之所無也

洪端明入冥

洪燾仲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憂天目山素有奇（張本作元）章愛石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減太湖洞庭村僕駱老者專任搜抉之役會族叔璞假畚臿鋤斧將爲築室用駱掌其事擇刓鈍數事付之璞怒其輕己率其子檦共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泯其事璞素豪獷持一邑短長邑令王衍婺安人惡其所爲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屬於獄洪公亦以曾任調停例追逮良窘時王實齋遂守吳契家（張本有也字）亟往求援王爲宛轉趙憲崇擇改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鬭而死璞止從夏楚檦僅編置贖銅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奏（毛本張本作走）廁忽覩駱老在廁云近山雨後出數石巉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纔跬步間覺此身已在檐楹間稍至一土神廟便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意非佳境反顧駱曰既若此何不告我駱曰勿恐略至

便可還也稍前一河甚闊方念無津梁可度則身已達彼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趣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矄黑中一山橫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既前復有一河汚濁特甚僧尼道俗汨沒其間至此方悟爲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人居蕭疎殊甚又前有宮室軒（原本毛本作韓從張本改）敞巍峩四垂簾幕庭下列緋綠人獄卒甚衆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絕昏黑隱隱見荷校（毛本張本作枷）箠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傍喃喃若誦經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慢隨其聲誦之庭中人忽起立怒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綠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西向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懼甚不覺身已立庭下漫答云爲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諱詞安得至

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置叔於辟一也駱無子妻貧老無以養使璞資之終其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云爲叔解紛初非枉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前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綠衣導之以回轉盼間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蟒爲何物厲聲答云此開邊喜殺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騾馬皮而來又扣之曰此受生回也又見獄吏持刀杖驅百餘人自西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爲僧者曰燁（張本作煜下同）闍黎亦在焉方疑之燁忽呼曰三十哥（仲登第行○張本仲登上有係字）安得在此（原本毛本有焉字從張本刪）爲所驅卒擊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復完矣因扣綠衣云人間何事最善綠衣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爲先繼絕次之戒殺又次之又問何罪最重曰開邊好殺罪重豪奪次之（或謂其說尙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字翬仲乾淳間從官）復

扣平生食祿遂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蟻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某日爲某事降祕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奈何緣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人任知池州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於此稍前至大溪有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亦大綠衣推墮之怳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側特以心微暖口尚動未就斂耳後一歲璞亦入冥覺身墮鐵網中見鄰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詰責曰汝爲僧乃專以殺生爲事何邪昭曰殺生乃屠者黃四某不過與之庖饌耳亟問黃四無異辭乃訊（張本有足字）二十而去方窘懼間忽傳呼都天判官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泣求救公曰汝殺人何所逃罪然未應爾也怳然身已出網外而甦後行昭以營橋立積木上跌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殂璞亦未幾死後洪公於庚申歲首以祕撰兩浙漕召憶向所見心甚恐後亦

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學士晚雖齟齬然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常入梓以示人余向於先子侍旁親聞伯魯尙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憲使起畏（張本有乂字）立復詢顚末書之

野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嫗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爲所竊則積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徭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鐫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

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也後漢郡國志（毛本無郡國志三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皛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

王宣子討賊

王佐宣子帥長沙日茶賊陳豐（毛本張本作豊下同）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宣子討之時馮太尉湛謫居在焉宣子乃權宜用之諜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三十人持短兵以前湛自率（張本有五字）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卒覩官軍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嘯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餘黨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湛功聞於朝於是湛以勞復元官宣子增秩辛幼安以詞賀之有云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元自兜鍪出宣子得之疑爲諷

己意顛銜之殊不知陳後山亦嘗用此語送蘇尚書知定州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作鍪鍪幼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時嘗有書與執政云佐本書生歷官處自有本末未嘗得罪於淸議今乃蒙置諸士大夫所不可爲之地而與數君子接踵而進除目一傳天下士人視佐爲何等類終身之累孰大於此是亦宣子之本心耳

齊東野語卷之七

齊東野語卷之八

張魏公二事

高宗視師金陵張魏公爲守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云都監夜巡職也禁兵酉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行楊不得已斬之又嘗詣學士（毛本張本有子字）有投牒者視之則爭博（毛本張本有進字）也即判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去

羅春伯政事

羅點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故（原本毛本作顧從張本改）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黠甚反欲汙其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姬通既而物色則無有也於是遂令僕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既欠主人之錢又且汙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

已明合從姦罪定斷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曰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庯峭

魏收有逋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其義熙寧間蘇子容丞相奉使契丹道北京時文潞公爲留守燕款從容因扣逋峭之義蘇公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爲謝云自知伯起雖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則謂之庯峭集韻曰庯庩屋不平也庯奔模反庩（毛本無庩字）同都反今造屈勢有曲折者謂之庯峭云二字與前義亦近似今京師指人之有風指者亦謂之波峭雖轉庯爲波豈亦此義耶

許公言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沖喜延道流方士有許

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沖別挽留不可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囏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沖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阽於危僅行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晚而襲爵年八十七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士子訴試

王希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爲二試卷異其名皆中選黜者

不厭譁然訴之王呼其首問曰爾生幾何年凡幾試矣衆謂憐其潦倒則皆以老於場屋對王曰曾中選否曰正爲累試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爾曹累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尙敢訴耶叱而出之

趙德莊誨後進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寘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奬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

朱墨史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删改每一卷成輒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迹而使新錄獨行（張本作傳）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

見矣及梁師成用事自謂（原本毛本誤作魏從張本改）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爲諸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攜以渡江遂傳於世

蘇大璋

三山蘇大璋顒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申號至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遍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既拆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投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徐漢玉

永嘉徐宣(張本作瑄)字漢玉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束擔俟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驅逐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眞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畿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返乎果終焉

韓慥奇卜

紹興末有韓慥者賣卜於臨安之三橋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談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何所至沈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

而其言皆驗趙名善（原本毛本無善字從張本補）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逑爲尚書适逵遇皆卿監郎曾仲躬名逮吉父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呂太史隆興癸未諒陰榜南宮第七人又中宏詞科爲儒宗不幸得末疾甫四十六歲而終術之神驗如此

以賦罷相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譽第六韻云雨暘固自於天感召豈有（張本作無）所主儻燮調得人則斯可有節而聚斂無度則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閔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小兒瘡痘

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嘗見趙賓暘曰或多以酒麪等（毛本張本有物字）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升麻湯等解之亦非也大要在

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捻金散最佳又陳劍南剛翁云痘瘡且不（毛本張本且不作切不可）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爲穩耳二說皆有理然或有變證則不得不資於藥癸酉歲兒女皆發痘瘡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靨色黑唇口冰冷危證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靈於城隍神以卜生死道經一士門士怪其侵晨倉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甚因爲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即紅潤如常後求其方甚祕惜之及代歸方以見贐其法用狗蠅七枚（狗身上能飛者）擂細和醅酒少許調服蠅夏月極多易得冬月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而次女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辨人極可憂遍試諸藥半月不驗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令燥又天花粉（即瓜蔞根）等分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米泔水熟煮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甥

亦用此取效眞奇劑也

曹西士上竿詩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忌（原本毛本無忌字從張本補）於趙淸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閫（原本毛本作函從張本改）赴鎭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原本毛本作棚從張本改）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所（毛本張本作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翃（原本毛本作栩下同從張本改）字景韓季

曰詡字景虞翊之子樵櫄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尙也

吳季謙改秩

吳季謙愈初爲鄂州邑尉常獲刼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倅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脅之曰汝能從我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事夫若干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才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有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團合盛此兒藉以文褓且置銀二片其旁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艤舟挾其家至某寺設供至一僧房皮間黑合在焉（張本有妻字）一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於此毋撓我乘間密問僧何從得此合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嬰兒及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爲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爲

我聞之有司密捕之可以爲功受賞吾寃亦釋矣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用是改秩

作邑啓事

龔聖任言林德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濳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齋不茹葷必變食

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吾語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飮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成玄英（按唐成玄英有南華眞經疏毛本張本作鄭玄誤）註曰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也鍇曰通謂芸薹椿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絻（毛本張本作冕）而乘輅者志不在於食葷註云葷菜葱韭之屬論語

齋必變食周禮膳夫王齋三舉鄭註云齋必變食也疏曰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牛羊豕具為一牢）胡明仲論梁武曰祭祀之齋居必遷坐不（毛本張本無不字）必變服齋（毛本張本無齋字）必變食食為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晦庵釋齋必變（原本脫變字從毛本張本補）食亦取莊子而黃氏亦兼取之朱又謂葷是五辛又曰今致齋有酒非也然禮中乃有飲不至醉之說何邪

二李省詩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為暗號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為常李璧季章𡌴季永同登庚戌科己酉（原本毛本作有從張本改）赴類省試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某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景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

白獸樽侯卽於已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於（張本作子）昆仲何爲又以與人李怳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協

宗子請給

王介甫爲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訴馬前公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荆公行一切不恤之政獨於此事未爲不然熙寧詔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東坡亦以爲然曰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其後無戚疏少長皆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使與閭巷通生子則認爲己子而利其請給此自古所無之弊例也

鄭安晚前讖

鄭丞相淸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乙卯歲甫升舍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

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靑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頳字可用遂用爲末句云他年蒙渥澤方玉帶圍頳歸爲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尙未能得着乃思量繫玉帶乎已而中選攀附驟貴官至極品竟此賜遂成吉讖以此知世之叨竊富貴皆非偶然也

趙僉判花字樣

趙時杖爲平江僉幕其訓名不雅凡書判決杖吏輩皆用紙貼之此亦可笑其押字作一大口字而申其下一畫陳子爽愷作守初到見之書其側云僉判押字大空空請改之庶幾務實仍請別押一樣來聞者無不大笑正可與李晉仁喏樣爲對也

一府三守

放翁筆記言慶曆初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范雍並爲知軍一府三守不知職守如何分既非長貳文移書牒之類必有程式官屬

胥吏何所稟承國史不載莫可攷也然諫官御史不以爲非三公亦不辭豈在當時亦便於事（原本毛本作是從張本改）邪今按竦先以都部署兼經略招討使判永興軍既而執中爲同都部署經略使知軍而詔竦判如故未幾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蓋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未幾又以范雍知軍竦執中既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故於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趨往來想不勝其擾自昔未嘗有也然則史未嘗不載而於事安得爲便乎

六么羽調

演繁露云唐有新翻羽調綠腰白樂天詩集自註云即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仙呂調又不與羽調相協不知是唐遺聲否按今六么中呂調亦有之非特高平仙呂也唐禮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呂高平仙呂在七羽之數蓋中呂夾鍾羽也高平林鍾羽也仙呂夷則羽也安得謂之不與羽調相協蓋未之攷爾

香炬錦茵

秦會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掩（張本作匣）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登聞鼓

筆談言洛京留臺有舊案言國初取索鹵簿法仗報言本京鹵簿因清泰間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人傳以爲笑今登聞鼓院初

供職吏具須知單狀稱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等擊碎不曾搬取前來正與此相類皆可資捧腹也

義絕合離

莆田有楊氏訟其子與婦不孝官爲逮問則婦之翁爲人毆死楊亦預焉坐獄未竟而値覃霈得不坐然婦仍在楊氏家有司以大辟既已該宥不復問其餘小民無知亦安之不以爲怪也其後父又訟其子及婦軍判官姚珤以爲雖有釁隙既仍爲婦則當盡婦禮欲併科罪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獨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合者恩義有虧則已矣在法合離皆許還合而獨於義絕不許者蓋謂此類況兩下相殺又義絕之尤大者乎初間（張本作問）楊罪既脫合勒其婦休離有司既失之矣若楊婦盡禮於舅姑則爲反親事讎稍有不至則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在律違律爲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並同凡人今其婦合比附此條

不合收坐時皆服其得法之意焉按筆談所載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駮之曰毆妻之父母即爲義絕況身謀殺不應復坐此與前事正相類凡泥法而不明於理不可以言法也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博學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開宴命子復譔樂語季海讀之稱善詢司謁者曰誰爲之答曰新（毛本張本有任字）某州熊教授也自此甚見前席別後子復一向官湖湘間不相聞者幾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滿造朝謁光範季海時爲元樞詢子復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復以兩編獻一日後殿奏事畢阜陵從容曰卿見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時學士院闕官上不訪之趙丞相而訪之季海於是以陸務觀等數人對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爾季海遂及子復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作可進來季海退以所獻

繳入翌日上謂季海曰熊克之文朕嘗觀之可喜蓋欲置之三館兼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驟不如且除院轄徐召試使克文聲著於士大夫間則人無間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轄文思院他日趙丞相進擬上曰朕自有人趙問何人上曰熊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朕嘗見其文字又問陛下何從得其文字此必有近習為道地者上曰不然季海雖知由己所薦以上既不言亦不敢泄而趙終疑之未幾召試故時學士院發策率先示大略試者得為之備趙乃以諭周子充云此非佳士也克屢造請求問目子充不答及對策殊略克大以為恨故在玉堂每當子充制詔輒無美辭後竟出知台州

鄭時中得官

鄭時中字復亨三衢人在上庠日多游朝紳間好大言嘗語同舍曰前舉漕薦乃術者曹谷先許今復來矣有好事聞之曰此必谷

又許之乃與偕走其肆則鄭實未嘗先往曹沈吟久之頻自搖首推演再三乃曰吾十年前曾許此命來春必高選今所見乃不然雖然來春定得官但非登科耳今秋得舉却不必問鄭乃曰吾家無延賞來年不郊非科舉何由得官谷曰某見得如此耳既而程泰之大昌與鄭同薦程第而鄭不利時余松茂老爲秦會之客第三人及第秦與謀代余因薦鄭秦亦悅其辯設醴（毛本張本作禮）有加鄭無以頌（原本無頌字毛作空缺從張本補）之嘗聞其季父行可名仲熊者言舊在太學目擊靖康金人欲立張邦昌秦爲中司特議立趙氏金酋召赴軍前秦遂遣妻王氏南歸已登舟王聞變亟步以往秦時猶未入北軍因同入肆買虀麪人已盈坐主人橫一卓溝上使坐王憂懼不能舉筯秦兼盡之略無懼色已乃同至軍前被執鄭因於坐間舉此事謂親得之行可秦意正欲暴白此事而人無知者聞其言大喜時行可猶仕州縣即召用之二年同爲執政是歲復亨亦得官其

神驗如此

詩祠祖述

隆興間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其後放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蓋用阜陵語也改之大喜以爲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語也

嘲覓薦舉

直齋陳先生云向爲紹興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問其京削欠幾何答云欠一二紙數月聞有舉之者會間賀其成事則又曰尚欠一二（毛本張本有紙字）又越月復聞有舉者扣之則所答如前余頗怪之他日與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見臨安丐者之乞

房錢乎暮夜號呼於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幾文耳有憐之者如數與之曰汝可以歸臥矣感謝而退去之數十步則其號呼如初爲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與大笑而罷

齊東野語卷之八

齊東野語卷之九

形影身心詩

靖節作形影相贈神釋之詩謂貴賤賢愚莫不營營惜生故（毛本張本有極字）陳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釋其惑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茍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養而欲飲影役名而求善皆惜生之惑也神乃釋之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此神自謂也又曰日醉或能忘將非趣齡具所以辨養之累又曰立善常所忻誰當與汝譽所以解名之役然亦僅在趣齡與無譽而已設使爲善見知飲酒得壽則亦將從之耶於是又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事勿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釋氏所謂斷常見者也坡翁從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何

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纆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白樂天因之作心問身詩云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身答心曰心是身王身是宮君今居在我宮中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恩自說功心復答身曰因我疎慵休罷早遣君安樂歲時多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閒奈我何此則以心爲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又從而賦六言曰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於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然二公之說雖不同而皆祖之列子力命之論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遂歷陳彭祖之壽顏淵之夭仲尼之困殷紂之君季札無爵於君田恆專有齊國夷齊之餓季氏之富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

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原本無而物二字從毛本張本補）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此蓋言壽夭窮達貧富貴賤（毛本作貧賤富貴張本作貴賤富貧）雖曰莫非天命而亦非造物者所能制之直付之自然耳此則淵明神釋所謂大鈞無私力之論也其後楊龜山有讀東坡和陶影答形詩云君如烟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蓋言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此則又墮虛（毛本張本有無字）之論矣

父執之禮

前輩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王丹召爲太子

少傅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結交（毛本張本作友）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然則答拜乃疏之耳至國朝東都時此禮猶在韓魏公留鑰北京日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與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毛本張本作曰）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毛本作入）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此事或傳李稷爲許將熙寧初呂晦叔諸（毛本張本無諸字）子謁歐陽公於潁上疑當拜與否既見敍拜文忠不復辭受之如受子姪之禮二子既出深嘆前輩不可及崇寧間陸佃農師在政府日有大卿岑象先嵒起於農師爲父執一日來訪延之堂奥具冠裳拜之既而岑作手簡來謝云前日登門展慶蒙公敦篤事契俾納貴禮於公有撝謙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

過然大將軍有揖客古人以爲美談今文昌綱轄有受拜客顧不美於前人乎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旣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始就坐蓋當時風俗尙厚雖執政之於庶官亦講此禮不以爲異也自南渡以後則世道日薄矣然余幼時猶見親舊通家初見日必先拜其家影堂（毛本張本有然字）後請謁此禮今亦不復見也

李全

李全淄州人第三以販牛馬來青州有北永州牛客張介引至漣水時金國多盜道梗難行財本寖耗遂投充漣水尉司弓卒因結羣不逞爲義兄弟任俠狂暴剽掠民財黨與日盛莫敢誰何號爲李三統轄後復還淄業屠嘗就河洗刷牛馬於游土中蹴得鐵鎗桿長七八尺於是就上打成鎗頭重可四十五斤日習擊刺技日以精爲衆推服因呼爲李鐵鎗遂挾其徒橫行淄青間出沒抄掠

淄靑界內有楊家堡居民皆楊氏以穿甲製韉爲業堡主曰楊安兒有力強勇一堡所服亦嘗爲盜於山東聚衆至數萬有妹曰小姐姐（或云其女其後稱曰姑姑毛本張本後字上無其字）○年可二十膂力過人能馬上運雙刀所向披靡全軍所過諸堡皆載牛酒以迎獨楊堡不以爲意全知其事故攻刼之安兒亦出民兵對壘謂全曰你是好漢可與我妹挑打一番若贏時我妹與你爲妻全遂與酣戰終日無勝負全忿且慙適其處有叢篠全令二壯士執鉤刀夜伏篠中翌日再戰全佯北楊逐之伏者出以刀鉤止大呼全回馬挾之以去安兒乃領衆備牛酒迎歸成姻遂還靑州自是名聞南北時金人方困於敵張介又從而招之授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間金人愈窮甓金（疑當作全）因南附乃與石珪沈鐸輩結黨以來知楚州應之純（按宋史作純之）遂納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爲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

兄嫂之骨葬於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爲韃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張林出降遂併獻濟莒滄濱淄密等凡二府九州四十縣降頭目千人戰馬千五百匹中勇軍十五萬人聞於朝遂以全爲左武衛大將軍廣州觀察使京東忠義軍都統制馬步軍副總管特賜銀絹緡錢等先是賈涉知鹽城縣以事忤淮漕方信孺劾之未報涉廉知信孺陰遣梁昭祖航海致餽以結李全遂遣人捕得之亟申於朝方由是罷涉召入爲大理司直未幾知楚州時忠義軍頭目李先按宋史作季先拳勇有膽氣且併領石珪沈鐸之軍李全深忌之至是極力擠先涉遂以李先反側聞於朝於是召先赴密院審察甫至都門殿帥馮樹宴之三茅觀後小寨命勇士扑殺之於是全愈無忌憚矣先既誅漣水人情不安頭目裴淵等遂請石珪爲帥於盱眙制司大恐遂令李全率萬人以往全憚珪不敢動制司無策遂分其軍爲五乃呼裴淵赴山陽稟議責以專擅

招珪令密圖之以功贖罪會韃兵至漣水珪亦自疑遂殺淵以歸
韃先是權倘（原本毛本作上從張本改）書胡榘嘗言全狼子野心不可倚仗及全
獲捷於曹家莊擒金人僞駙馬乃作濠梁凱（毛本張本無凱字）歌以諷之云
春殘天氣何佳哉捷書夜自濠梁來將軍生擒僞駙馬虜兵十萬冰山摧何物輕儇挑胡羯萬里烟塵暗邊徼邊臣玩寇不却攘三月淮壖驚蹀血廟謨密遣山東兵李將軍者推忠精鐵鎗匹馬首破陣喑嗚叱咤風雲生摧殺羣妖天與力虜醜成擒不容逸失璧走透麾鼓搥猶皷騰驤三百匹防圍健使催賜金曹家莊畔殺胡林遊魂欲反定懸膽將軍豈知關塞深君不見往日蘄王邀兀朮圖合狐跳追不得夫人明日拜函封乞罪將軍縱狂逸豈知李侯心膽麤捕縛猘子幾須臾金牛走敵猛將有河州斬賊儒生無宗社威靈人制勝誇銳圖全勿輕進會須入汴縛鄧王箛鼓歸來取金印○毛本張本自春殘天氣何佳哉起至此止均大字
既而涉以病歸遂以鄭損繼之損與涉素不相成幕中諸客懽損修怨乃嗾李全申請乞差眞德秀陳韡梁丙知楚州於是朝廷遂改損爲四川制置乃以知閤門事許國用徐本中例換授朝議大夫再轉爲太府少卿知楚州國自是歎然懽儕輩輕已開閫之初命管軍已下皆執朝參之禮時全已爲保寧軍節度使前閫皆與抗禮至是幕府宋恭荀（按宋史亦作荀毛本張本作苟誤）夢玉等懽變遂調停約全拜於庭下國答拜於堂上

議已定及庭參國乃傲然坐而受之全大慙憤竟還青州至冬國大閱兩淮軍馬全妻李姑姑者欲下教場犒軍實求釁耳幕府復調停力止及淮西軍回人僅得交子五貫乃盡以弓刀售之李軍而淮西軍亦怨矣未幾全將劉慶福自青來謀以丁祭之夕作亂以謀泄而止既而制府出榜以高顯為詞指摘北軍慶福亦大書一榜揭於其右語殊不遜次日慶福開宴於萬柳亭游幕諸客及青州倅姚翀在焉酒行方酣忽報全至海州促慶福北還時國方納謁北軍徑自南門入直趨制府強勇軍方解甲望見北軍皆棄去遂排大門而入帳前親兵欲禦之國乃大呼曰此輩不過欲多得錢絹耳方行喝犒聞北軍大喊登城張旗幟火已四起飛矢如雨國額中一箭徑趨避於楚臺北軍刼掠府庫焚燬殆盡國在楚臺久之使令姚翀求和翀遂縋城而出以直繫書青州姚通判以長竿揭之馬前往見李姑姑李遜謝不能統轄諸軍以致生變姚

遂請收軍李云只請制置到此商量便可定也姚亟回報則國已遁矣次日北軍得國於三茅道堂以小竹輿舁至李軍國不能發一語復送還楚臺以兵環守國遂死焉文武官遇害者凡數十人未幾全乃入弔行慰奠禮且上章自劾朝廷不敢問也遂進全爲少保而以大理卿徐希（按宋史作晞）稷知楚州軍變之先一日茍夢玉已知其謀亟告於國國不以爲然至是全得其告變之書欲殺之而夢玉已歸滁乃命數十騎邀於路而殺之制府捐三千緡捕賊而全亦捐五千緡無狀大率如此希稷至楚一意逢迎全益以驕既而還靑州或傳爲金人所擒或以爲已死劉琸乘時自詭（毛本張本作誇）以驅除餘黨史（毛本張本作及）丞相入其言遂召希稷而以琸爲代琸即以盱眙軍馬自隨中途所乘馬無故而踣琸怒遂斬二濠寨官人疑其非吉徵也琸初至軍聲頗振不數日措置乖方南北軍已相疑適忠義軍總管夏全自盱眙領五千人來先是全欲殺夏琸爲解免

之至是琸留以自衛且資其軍以制全然夏軍素驕時有（毛本張本作作）過刼掠居民琸乃捕爲首數人斬之猶未戢乃劄忠義都統權司張忠政權副都統忠政辭不就楊姑姑知之遂呼忠政謀所以拒制司之策忠政曰朝廷無負北軍夫人若欲忠政反惟有死耳遂歸家令妻子自經次焚告敕寶貨於庭然後自盡制司聞變遂戒嚴命夏全封閉李全劉全張林等府庫且出榜令北軍限三日出城是日諸營搬移自東北門出夏軍坐門首搜檢凡金銀婦女多攘取之餘皆疑懼不敢出制司又從而驅逐之有黑旗一對僅百人乃北軍之精銳者堅不肯出潛易衣裝與夏軍混雜南軍欲注矢揮刃則呼曰我夏太尉軍也南軍遂不疑之至晡大西門上火忽起至夜遂四面縱火殺害軍民琸遂命守子城護府庫凡兩日夜軍皆無火飯飢困不復用命夏全知事急遂挺身入北軍李姑姑遂與夏劇飲酒酣泣曰少保今不知存亡妾願以身事太尉府庫

人馬皆太尉物也本一家人何爲自相戕若今日勦除李氏太尉能自保富貴乎夏全惑其說乃陰與李軍合反戈以攻南軍琸屢遣人招夏議事竟不至乃以十萬貫犒軍求和夏全乃令開一路以馬軍二百衛送琸出大西門星夜南奔至寶應已四鼓矣從行官屬惟余元廙沈宣子餘悉死焉夏軍回至淮陰乃爲時靑令暉夾擊盡得所擄財物七巨艘既至盱眙范成張惠閉門拒之且就軍中殺其母妻於是夏全乃輕身北竄劉琸遂移司於揚之堡寨朝廷遂改楚爲淮安州命將作少監姚翀知州事時李全猶未還王義深國安用爲權司劉慶福與張甫謀就楚之淮河縛大浮橋或告李姑姑以二人欲以州獻金人姑姑卽遣人請姚翀議事翀不獲已而往則大廳已設四果卓餘二客則慶福及甫也慶福先至姑姑云哥哥不快可去問則箇謂李福也時福臥於密室凡迂曲數四乃至慶福至榻前云哥哥沒甚事福云煩惱得恁地劉胡

福榻有劍出稍心動亟出福急揮劍中其腦既而甫至於外呼云總管沒甚事否福隱身門左俟其入即揮劍又仆之福遂擒二首以出乃大張樂劇飲姚遂揭榜以劉張欲謀作過（毛本張本作遂）密奉朝旨已行誅戮乃聞於朝李福增秩姑姑賜金進封楚國夫人未幾福復以預借糧劵求釁遂召北軍入城官民死者甚衆姚翀賴國安用匿之而免於是朝廷諸閫各主剿除分屯之說久之不決既而盱眙守彭忳乃遣張惠范成入淮安說國安令殺李福及李姑姑未幾李福就戮而姑姑則易服往海州矣其後分屯之說已定而江閫所遣趙灊夫勦殺之兵適至北軍怒爲張范所賣欲殺之二人遂遁去國安用追至盱眙彭忳宴之方大合樂忽報軍變始知張范已獻盱眙於北矣彭忳遂爲所擒既而李全至楚揭榜自稱山東淮南行省於是盡據淮安海州漣水等處先是全遣張國明入朝稟議嫚書至朝廷未有以處之會時青亦遣人至國明遂遣

人報全全遂殺青國明極言李全無它意朝廷遂遣趙拱奉兩鎮節鉞印綬以往而江閫乃遣申生結全帳下謀殺之事覺全四申生以其事上於朝蓋全時已有叛志矣會鹽城陳遇謀於東海截奪全青州運糧之船全由是愈怒遂興問罪之師首攻海陵守臣宋濟迎降遂進圍揚州朝廷始降詔削奪全官爵住給錢糧會諸路兵誅討然戰多不利內外爲之震動是時全合諸項軍馬併驅鄉民二十餘萬一夕築長圍數十里圍合揚之三城爲必取之計會元夕欲示閑暇於城中張燈大宴全亦張燈於平山堂中夜全乘醉引馬步極力薄城趙范命其弟葵領兵出城迎戰至三鼓勝負未決葵先命李虎丁勝同持兵塞其甕門至是全欲還而門已塞進退失據且戰且退遂陷於新塘由是各散去次日於沮洳亂屍中得一紅袍而無一手指者乃全也先是全投北嘗自斷一指以示不復南歸時紹定四年正月後三日北軍悉遁制府露布聞於朝遂乘勝復泰之鹽城後

三月淮南諸州北軍皆空城而去矣其雛松壽者乃徐希稷之子賈涉開閫維揚日嘗使與諸子同學其後全無子屢託涉祝之涉以希稷向與之念遂命與之後更名壇云劉子澄嘗著淮東補史紀載甚詳然余所聞於當時諸公或削書所未有者因摭其概於此以補劉氏之闕文云

王公衮復讎

王宣子尚書母葬山陰獅子塢爲盜所發時宣子爲吏部員外郎其弟公衮待次烏江尉居鄉物色得之乃本村無賴嵇泗德者所爲遂聞於官具服其罪止從徒斷黥隸他州公衮不勝悲憤時猶拘留鈐轄司公衮遂誘守卒飲之以酒皆大醉因手斷賊首朝復提之自歸有司宣子亟以狀白堂納官以贖弟罪事下給舍議時楊椿元老爲給事張孝祥安國兼舍人書議狀曰復讎義也夫讎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讎而不止於是聖人爲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爲爾誅之當刑也吾爲爾刑之以爾之讎麗吾之法於是凡爲

人子而讎於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
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袞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是僇尸也父母之讎
孰大於是佐公袞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也以爲有法焉
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
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袞所以不敢殺之於其
始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陽陽出入閭巷與齊民
齒（毛本作等）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
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
廢法則地下之辱沈痛鬱結終莫之伸爲之子者尙安得自比於
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袞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春秋
之義復讎公袞起儒生尫羸如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
以死捍公袞得不死適耳且此賊掘塚至十數嘗敗而不死今又
敗焉而又不死則其爲惡必侈於前公袞之殺之也豈特直王氏

之寃而已哉椿等謂公袞復讎之義可嘉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弟佐（毛本張本無佐字）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罰宜如律詔給舍議是其後公袞於乾道間爲勑令所删定官一日登對孝宗顧問左右曰是非手斬發冢盜者乎意頗喜之未幾除左司公袞爲人癯甚王龜齡嘗贈詩有云貌若尫羸中甚武者蓋紀實也

富春子

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鳥占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游霅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而土（張本作士）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爲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衞王之門頗爲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翌日果李

全以玉柱斧爲貢爲閽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啓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剃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王宣子失告命

輦轂之下政先彈壓然一智不足以勝衆姦王佐宣子雖以文魁天下而吏才極高壽皇深喜之尹臨安日禁戢羣盜甚嚴都城肅然既而以治辦受賞增秩告命甫下置臥內旦起忽失之宣子知爲所侮略不見之辭色他日奏事畢從容以白上曰鼠輩惡臣窮其姦故爲是以沮臣爾上曰何以處之對曰臣若張皇物色正墮其計中惟有置之不問異時從吏部求一公據足矣今未敢請也上稱善

配鹽幽菽

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毛本張本誤作忙）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爲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豆豉史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史記貨殖傳有蘖麴鹽豉千（三本皆作中誤按史記作千從改）荅三輔決錄曰前對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蓋秦漢以來始有之

疽陰陽證

族伯臨川推官平生以體孱氣弱多服烏附丹砂晚年疽發背其大如扇醫者悉歸罪於丹石之毒凡菉粉羊血解毒之品莫不遍試殊不少損或以後市街老祝（毛本張本有醫字）爲薦者祝本瘍醫然指下極精診脈已即云非敢求異於諸公然此乃極陰證在我法中正

當多服伏火硃砂及三建湯否則非吾所知也諸子皆有難色然其勢已殆姑嘗試一二小料而祝復俾作大劑頓服三日後始用膏藥敷貼而丹砂烏附略不輟口餘半月而瘠遂平凡服三建湯二百五十服此亦可謂奇工矣洪景盧所載時康祖病心痔用聖惠方治腰痛鹿茸附子藥服之而差又福州郭醫用茸附醫漏痔疾皆此類也蓋癰疽背（疑脫發字毛本張本作皆）有陰陽證要當（毛本張本有一字）決於指下而今世外科往往不善於脈每以私意揣摩故多失之此不可不精察也

陳周士

禍福報應之說多傳會傳訛未可盡信今有鄉曲目擊曉然一事著之於此以爲世戒陳周士造直齋侍郎振孫之長子登第爲嘉禾倅攝郡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監酒者勇爵代庖於此乃趙與憲（三本皆誤作叢）德淵之隸是日適以小舟載客薄遊初不知郡將之在

樓也周士適顧見周急艤棹趨避周士令詢之知爲周也怒形於色曰某不才望輕遂爲一卒相侮如此乃窘摭其數事作書達之於趙備言贓濫過惡時趙守吳郎日遣逮決脊編置仍押至嘉禾示衆時方炎暑周士乃裸而暴之烈日中瘡血臭腐數日而死臨危歎曰陳通判屈打殺我當訴之陰府矣時寶祐丙辰季夏也是歲十二月周士疽發背而殂吁可畏哉

秀王嗣襲

秀安僖王壽皇本生父也用濮安懿王故事以子孫嗣襲安僖薨子伯圭嗣是爲崇王謚憲靖長孫曰師夔早卒師揆嗣是爲澧王師垂師高皆先卒師禹嗣是爲和王師皋又卒師嵓寶慶元年自知慶元府入嗣未朝謝而薨是爲永王師彌以寶慶三年嗣至寶祐六年歷二（毛本張本作三）十一年而後薨是爲潤王次師貢先薨曾孫希字行亦皆先亡至景定二年元孫與澤以浙西倉歸班襲嗣至咸

淳七年薨是爲臨海郡王其次與訔先卒是歲冬與澤以知全州換授吉州刺史主奉香火其間以傍宗入（毛本張本誤作人）繼者蓋十居五六焉

齊東野語卷之九

齊東野語卷之十

古今左右之辨

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問孰爲是因攷其說於此與有識者訂之檀弓鄭氏註云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河上公註左生位也右陰道也禮正義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畔士虞禮凶事載左畔吉祭載右畔從地道尊右凶事載左畔取其反吉也老子又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河上公註卑而居陽以其不專殺尊而居左以其主殺也吳世傑漢書刊誤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姊之喪之事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註謂車上貴左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云軍將尊尚左按老子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非指車同言也左傳韓厥

代御居中杜註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惟君及元帥然後尙右其餘將軍（毛本張本作軍將）亦尙左而已按古人主當阼以右爲尊而遜客而已居左則左非尊位也後世以左爲主位而貴不敢當則以左爲尊也如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何也地道陰道尙右故後世之祀以右爲上今宗廟亦然人家門符左神荼右鬱壘攷張平子賦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左傳載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天子所左寡君亦左之則以右爲助之重且大者漢右賢左戚他如左官左遷又皆以左爲輕或謂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論輕重者必重右而輕左（漢制尙右詳見班史）

史記多誤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張騫贊即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

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亦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載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邪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髡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敘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文意相類

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辭云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泯滅歐

公喜誦之遂以此語作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汗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東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雲與天際欻然車蓋凝矑（毛本張本作盧）未瞬（毛本張本作舜）瀰漫靉靅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爇空萬夫皆廢霤練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張文潛雨望賦云飄風擊雲奔曠萬里一蔽卒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皆同此一機括也

楊太后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伎隨夫出蜀至儀眞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勉

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貲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在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既貴恥其家微陰有所遺而絕不與通密遣內璫求同宗遂得右庠生嚴陵楊次山以爲姪既而宣召入見次山言與淚俱且指他事爲驗或謂皆后所授也后初姓某至是始歸姓楊氏焉次山隨即補官循至節鉞郡王云（長蘆僧事與韋獻玉泉事絕相類）

脫靴返棹二圖贊

牟存叟端明守當塗日郡圃有脫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存叟繪以爲圖又以山谷崇寧初守當塗方九日而罷蓋坐嘗作荊州承

天院塔記轉運判官陳舉承執政趙挺之風旨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除名謫宜州遂作返棹一圖以爲對各系以贊未幾流傳中都時相丁大全內侍董宋臣聞而惡之遂捃摭其在都日餽遺過客錢酒等物並指爲贓下所居郡監逮甚嚴自此朝紳結舌馴致開慶之禍焉二贊削藁久矣余偶得之脫靴云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嬖倖歟疏擿詞章浸潤宮掖吾觀脫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疎直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返棹云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鶱兮風雅唾視兮爵祿我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僰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擿實錄吾觀返棹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

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予嘗謂山谷初以言語掇禍公又以山谷得罪是殆有數然淸名照映於二百年間士之生世亦何憚而不爲君子哉

輕容方空

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爲衣而詩中容字乃爲流俗妄改爲庸又作榕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師古曰縰與纚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紗也又後漢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縠綬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此紗也荊公詩云春衫猶未著方空

者是也二紗名世少知故表出之

范公石湖

文穆范公成大晩歲卜築於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太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所謂姑蘇前後臺相距亦止半里耳壽皇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壽樂堂他亭宇尤多一時名人勝士篇章賦咏莫不極鋪張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國過吳范公招飲園中夜分題名壁間云吳臺越壘距門纔十里而陸沉於荒煙野（毛本張本作蔓）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創別墅登臨得要甲於東南豈鴟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閟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邪爲擊節而前後所

題蠹廢焉

多蚊

吳興多蚊每暑夕浴罷解衣盤礴則營營羣聚噆嘬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嘗曰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毛本張本作甚）且見之詩云飛蚊猛捷如花鷹又云風定軒窗飛豹脚蓋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舊傳崇王入侍壽皇聖語云聞湖州多蚊果否後侍宴因以小金盒貯豹脚者數十枚進呈蓋不特著名亦且塵乙覽矣蓋蚊乃水蟲所化澤國故應爾聞京師獨馬行街無蚊蚋人以爲井市燈火之（毛本張本無之字）盛故也吳興獨江子匯無蚊蚋（毛本張本無蚋字）舊傳馬自然嘗泊舟於此所致故錢信平望蚊詩云安得神仙術試爲施康濟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匯然余有小樓在臨安軍將橋面臨官河汚穢特甚自暑徂秋每夕露眠寂無一蚊過此僅數百步則不然矣此亦物理之不可曉者渡淮蚊蚋尤盛高郵露筋廟是也孫公談圃

云泰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煙薰之方少退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嘬而死世傳范文正詩云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卽其地也聞大河以北河冰毛本張本作水一解如雲如煙若信安滄景之間夏月牛馬皆塗之以泥否則必爲所斃按爾雅鷏蟁母一名蚊母相傳此鳥能吐蚊陳藏器云其聲如人嘔吐每吐毛本張本無每吐二字輒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夜則鳴吐蚊於叢葦間湖州尤甚又曰端新州有鳥類靑鵁而嘴大常於池塘捕魚每一鳴則蚊羣出其口亦謂之吐蚊鳥又謂之鷏然以其羽爲扇却可辟蚊嶺南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實空塞北又有蚊母草者其說亦然淮南子曰水蠆爲蠊子分爲蟁兔嚙爲螚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今子分汙水中無足蟲也好自伸屈於水上見人輒沈久則蛻而爲蚊蓋水蟲之所變明矣東方朔隱語云長

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爲指掌所捫若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號爲豹脚又其字或從昏志其出（毛本張本無出字）時也又爲閩以蟲之在門中也說文曰秦謂之蜹楚謂之蚊夏小正云丹鳥螢也羞白鳥謂螢以蚊爲糧云然則育蚊者非一端固不可專歸罪於水也因萃數說戲爲吾鄉解嘲（子俱折反分勿二反）

俞侍郎執法

吾鄉前輩俞且軒侍郎善墨戲竹石蓋源流射澤而自成一家逮今爲人寶重然人（毛本張本作久）知其能畫而不知其爲人因書其槪於此侍郎名澂字子淸用伯祖閣學侯字居易恩入仕中刑法科短小精悍淸談簡約樂易無涯岸而居官守正不阿其爲福建檢法陳應澂丞相帥三山治盜過嚴一日驅數十囚欲投諸海澂白其長曰朝廷有憲部而郡國無憲臺可乎力爭之因命閱實遂爲區別戮者黥者各若干陳始怒而後喜其有守悉從之且薦以京削（三本）

（皆作削疑當作刖）爲刑部郎日有鄉豪素以俠稱爲時所畏殺人誘罪其奴獄上駮之請自鞫豪因得其直光宗壯之卽日除大理少卿然竟爲豪擠去又常德有舟稍（毛本張本作捎）程亮殺巡檢宋正國一家十二口累歲始獲乃在寧廟登極赦前吏受其賂欲出之澂奏援太祖朝劉范義超故事以爲殺人於異代旣更開國大霈猶所不赦況亮乎於是遂正典刑他可紀者尙多後權刑部侍郎以侍（三本皆作侍疑當作待）制致仕家居十年乃終年七十八且軒其自號也俞氏自退翁起家（毛本張本有未字）七十而納祿者至澂凡五人且皆享高年有園池琴書歌舞之樂鄉曲榮之後余得竹石二紙於故家葉如黍米（毛本張本有木字）石亦奇潤自成一家上題印曰居易戲作蓋閣學侯所爲也因知子清戲墨有所自（毛本張本無自字）來此亦人所未知者因併表而出之

尹惟曉詞

梅津尹渙惟曉未第時嘗薄遊苕溪籍中適有所盼後十年自吳

來霅艤舟碧瀾問訊舊遊則久爲一宗子所據已育子而猶挂名籍中於是假之郡將久而始來顏色瘁赧不足膏沐相對若不勝情梅津爲賦唐（按調名唐多令三本皆脫唐字）多令云蘋末轉清商溪聲供夕涼緩傳杯催喚紅妝煥綰烏雲新浴罷拂地水沈香歌短舊情長重來驚鬢霜悵綠陰靑子成雙說着前歡佯不采颺蓮子打鴛鴦數百載而下眞可與杜牧之尋芳較晚之爲偶也

都廁

劉安別傳云安既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不敬應斥八公爲安謝過乃赦之謫守都廁三年半山詩云身與仙人守都廁可能雞犬得長生然則都廁者得非今世俗所謂都坑乎然廁字亦有數義說文云圂廁也圊也莊子庚桑楚篇適其偃註云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溲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坅坎隷人涅廁塞廁萬石君傳建爲郎中每五日歸謁親切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澣

洗孟康註曰廁行清牏行中受糞函也他如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心動執豫讓高祖如廁心動見柏人金日磾如廁心動擒莽何羅范雎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賈姬如廁逢彘陶侃如廁見朱有劉寔王敦並誤入石崇廁郭璞被髮廁上劉和季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廁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文類甚多皆爲溷廁之廁無疑而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見之音訓則謂牀邊爲廁張敞傳孝文皇帝居霸陵比臨廁服虔註曰廁側臨水韋昭則曰高岸狹水爲廁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註亦曰岸之邊側也因併攷著於此云

敬巖註唐書

王元敬大卿佖強直自遂不輕許可嘗註唐書自以爲人莫能及括蒼老士某者深於史學亦嘗增註唐書因攜以求正焉王讀至

建成元吉之事遽笑云建成儲君也當以弑書豈得謂殺此書殊未然遂擲還之某士者大不平徐起答之曰殺兄之字蓋本孟子象日以殺舜爲事今卿弑兄之字出於何書王倉卒無以爲答（張本作對）是知文字未可以輕訾議也

黃子由夫人

黃子由尚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尚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𢍰（三本皆誤作睪）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爲之作記誤書鳥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與既已鋟石分送朝行（毛本張本有胡字）夫人一誦即知其誤會炳如以藏頭策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毆人等嘗斷其僕諸士既聞其事遂作小詞譏詆之作爲夏王道不是商王這鳥獸魚鼈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誤也他日胡氏殂其婢竊物

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銜之遂鞫其婢指言主母平日與奕者鄭日新通（鄭越人世號越童）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黥之未幾子由以帷薄不修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知而從善之用心亦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蒼亦死其婦錢氏惸處獨任一（毛本張本有僕字）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原本無之字從毛本張本補）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遂以他事繫官竟斃於獄且擅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寃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於庭經營巨援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從黥籍信人之存心（原本無心字從毛本張本補）不可以不近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洪景盧自矜（毛本張本無自矜二字）

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自早至（原本無自早至三字從毛本張本補）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

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眞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者毛本張本無老者二字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知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

吳郡王冷泉畫贊

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憲聖常持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鞵筇杖獨擕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爲邏者聞奏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見笑謂曰夜來冷泉之遊樂乎王怳然頓首謝光堯曰

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壘石覓毛本張本作疏泉像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明本無曰字從毛本張本補冷泉中揭一畫乃圖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掃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以賜之亦可謂戚畹之至榮矣晝今藏其曾孫潔家余嘗見之

絹紙

坡翁嘗醉中爲河陽鄭倅書明日視之紙乃絹也遂自題於後云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蓋古人多以絹爲紙烏絲欄乃織成爲卷而書之所謂蟹紙者亦以蟹爲紙也按蔡倫傳云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簡重不便於人乃用木膚麻皮等隋修文殿御覽載晉人藏書數有白絹草書白絹行書白緞絹楷書之目又魏太和間博士張揖上古今字帖其巾部辨紙字云今世其字從巾蓋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疊卽名幡紙故字從糸此形

聲也蔡倫以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而糸巾則殊也

盧仝茶歌有白絹斜封三道印之句豈以絹書之邪

談重薄命

吳興人談重元鼎少領鄉薦不第晩就南廊更數試復不入等章文莊兄弟皆與之同舍嘉定戊辰文莊兄弟在朝談入京將更試請曰二兄何以授我乃相與作備對數十付已而文莊入爲考官得談卷甚喜所批稍高編排當在上二等已而曰名器不可以故人私之但使脫助教足矣於是稍移向下既而算計四等合放若干而談之名適在末等之首竟垂翅而歸一文學之微造物亦靳之耶

椰酒菊酒

今人以椰子漿爲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唐殷堯封寄嶺南張明府詩云椰花好爲酒誰伴醉如泥九日菊酒以淵明採

菊白衣送酒得名而不知西京雜記所載菊花酒法以菊花舒時併採莖葉雜秫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此皆目前之事而未有言者何也

混成集

混成集修內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嘗聞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數聲眞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又言無太皇最知音極喜歌木笪人者以歌杏花天木笪遂補教坊都管間憶舊事因書之以遺好事者蓋二曲皆今人所罕知云

明眞王眞人

王妙堅者本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居常以符水呪棗等術行乞

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少憩適其鄰有陳生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髓（音試）不可疎者還可禳解否嫗曰此特細事命市眞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且爲持呪俾之沐髮蓋是時恭聖楊后方誅韓心有所疑而髮髓不解意有物出示以此徧求禳治之術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意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眞俾主之累封眞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於是以黃絹方丈帚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後住太乙東宮

牙

詩曰王之爪牙故軍將皆建旗於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退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誤轉爲衙珩璜論云突厥畏李靖徙牙於磧

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牙飾之所以自表識也太守出有門旗其遺法也後人遂以牙爲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則建旗之義或以衙爲廨舍兒子爲衙内唐韻註衙府也亦訛武德元年宇文化及下牙方敢啟狀釋文牙旗名也軍中所建高保勗病召衙内指揮使梁延嗣衙内蓋官稱耳唐謂前殿爲正衙豈亦以衛仗建旗而名邪

字舞

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猥妓數十羣舞於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爲不經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久矣

齊東野語卷之十

+811.53
7730

嶺英中學暨附設小學圖書館書卡

書名 齊東野語

第 2 冊

登記號 8648

借者姓名	借書日期	還書日期

8648

+811.53
7730
(2)

+811.53
7730

齊東野語卷之十一

黃德潤先見

黃洽德潤事阜陵爲臺諫執政未嘗有大建明或議（毛本張本作譏）其循默淳熙末上將內禪一日朝退留二府賜坐從容諭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贊公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爲何如對曰皇太子聖德誠克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聖慮上愕然色變公徐奏陛下問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語自今不得復（毛本張本作復得）覩淸光陛下異日思臣之言（毛本張本作語）欲復見臣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甚力以大資政知潭州後壽皇在重華宮每撫几嘆曰悔不用黃洽之言或至淚下

譜牒難考

歐公著族譜號爲精密其言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

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率州民捍賊鄉里賴以保全琮以下譜亡自琮八世生萬爲安福令公爲安福九世孫以是考之詢在唐初至黃巢時幾三百年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纔百四十五年乃爲十六世恐無是理後世譜牒散亡其難考如此歐陽氏無他族其源流甚明尙爾矧他姓邪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吳人（國史作杭州人）初名裸登政和第徽宗改賜今名靖康初（毛本張本有以字）太學正兼明堂司令與路允迪宋彥通奉使金國割三鎭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之囚於雲中淵聖北遷茂實冠裳迎謁拜伏號泣請侍舊主俱行不從且誘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者蓋將大用遂留之鴈門先是自分必死遂囑友人董詵以奉使黃旛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詩自敘云茂實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所當從其主以

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杖旛裹其屍及以所篆九字刋之石埋之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蓋昔年病中嘗夢遊淸涼境界覺而病愈恐亦前緣今預作哀辭幾於不達方之淵明則不可若蘇屬國牧羊海上而五言之作始敢援此例云詩曰虀鹽老書生繆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憐復盟好仗節來榆關城守久不下川途望漫漫儉輩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窘束坐閱四序遷同來悉已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嘆安得歡波瀾卷大廈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渠不汗我顏昔燕破齊土（毛本張本作王）羣臣望風奔王蠋獨守節燕（毛本張本作齊）人有甘言經首自絕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老爲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沒江海近或死朝昏斂我不須衣裹屍以黃旛題作宋臣墓篆字當深刋我室年尙幼（毛本張本作少）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

流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飢寒歲時一酹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異鄉寄沉寃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後竟以憂憤成疾殂北人哀其忠爲之起墓鴈門山歲時致祭焉所記張浮休之弟確嘗爲鳥延帥幕獨不廷謁童貫及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皆可以補史闕後董詵自拔歸南上所爲詩贈直龍圖閣國史雖有本傳甚略且無其詩幷敍與此亦少異余訪之北方記(毛本張本作紀)錄得其實焉

何宏中

何宏中字廷遠先世居鴈門父子奇(毛本張本作寄)守武州宣寧尉歿王事宏中宣和元年武舉廷對第二名調滑州韋城尉汴京被圍獨韋城不下後爲河東河北兩路統制接應副使武漢英守銀治路立山寨七十四所武(毛本張本無武字)漢英戰死宏中堅守以糧盡被擒金人憐其忠授(毛本張本有之字)以官廷遠投牒於地曰我嘗以此物誘人出死

力若輩乃欲以此嚇我邪囚西京獄久之免爲黃冠自號通理先生起紫微殿遷徽宗東華君御容以事之所著有成眞通理二集正隆四年病殁臨終有詩云馬革盛屍每恨遲西山餓死亦何辭姓名不到中興曆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國史乃失其傳焉

姚孝錫

姚孝錫字仲純豐縣人登宣和六年第調代州兵曹金人寇鴈門州將怔怯議降孝錫竟投牀大鼾不與其議既得脫去遂往五臺薄移疾不仕因家焉時年方（毛本張本無方字）三十九治生積粟至數萬石遇饑歲盡出以賑貧乏鄉人德之所居正據五臺之勝亭榭數十（毛本張本有座）花木（毛本張本作竹）百畝中歲盡以家事付諸子日與賓朋放浪山水詩酒間自號醉軒至八十三乃終有集號雞肋有謁（毛本張本無謁字）題滕茂實祠云本期蘇鄭共揚鑣不意芝蘭失後凋遺老秖今猶涕淚

後生無復識風標西陘鴈度霜前塞滹水樵爭日暮橋追想平生英偉魄淩雲一笑豈能招七言如節物後先南北異人情冷煖古今同久客交情諳冷煖衰年病骨識陰晴玄晏暮年常抱病子山終日苦思歸深林有獸烏先噪廢圃無人泉自流食貧豈復甘秦炙客病空懷奏楚音五言如岸漲魚吹沫山空石轉雷谷處生地籟境寂散天香皆佳句也

蜀娼詞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之遺風也放翁客自蜀挾一妓（自疑作西○原本有此四大字當是原校今改正）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呪你或謗翁嘗挾蜀尼以歸即此妓（毛本張本無妓字）也又傳一蜀妓述送行詞云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

看君著上征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苟富貴無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亦可喜也

榿木

杜詩乞榿木詩無音或讀作豈而韻書亦無此字集中又有榿林礙日吟風葉鄭氏註曰五來反若然當作獃字余嘗見陳體仁端明云見前輩讀若欹韻頗以爲疑後見劍南詩有著書增木品搜句覓榿栽又荊公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榿小園封植佇華滋益信欹音爲然榿惟蜀有之不才木也或謂卽榕云

辨章

毛詩采菽平平左右毛氏傳曰平平辦治也正義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辦義通讀詩記引荀子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辦之極也詩云平平左右今考書傳不見辨章事史記作便章徐廣云下云便程則訓平爲便也駰按尚書並作平字索

隱云古文尙書作平字此文蓋讀平爲浦庚切平既訓辨遂爲辨章鄒誕生本亦同漢以伏生書爲今文安國書爲古文堯典今古文皆有之而作辨章者今文也特未知詩疏所授書傳爲誰作耳昌黎袁氏先廟碑亦云贊辨章

曹泳

紹興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檜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新州先是二十一日車駕幸檜第視疾時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熺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問何人爲此則答以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竄名軍中並緣功賞列得班行嘗監黃巖酒稅秩滿到部注某闕鈔上省檜押勑顧見泳姓名問何處人省吏對此吏部擬注不知也命於侍右書鋪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毛本張本有公字）忘之邪泳曰昏忘實不省於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册示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

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微時索遊富（毛本張本有人字）家得（毛本張本有錢字）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縑曰此吾束修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既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眞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與謝伋嘗有隙台州之獄泳有力焉檜暮年頗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熺本檜妻黨王氏子蠢騃嘗燕親賓優者進妓熺於座中大笑絕倒檜殊不懌檜素畏內妾嘗孕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兼給事中其兄一鳴弟一鶚皆位朝列泳嘗勸檜還一飛以補熺處未果而檜死云此事聞之謝伋之孫直中興遺史所載則曹筠也與此頗有異同故詳載之

朱漢章本末

紹興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內禪前一日宰相朱倬罷倬字漢章

三山人登宣和第或謂張浚明橐薦之非也其實因劉貴妃以進妃北人流寓閩中有殊色中貴人掌神御者圖上其貌久之不省始歸西外之宗家它日上見圖悅之命召入遂有寵其父懋後至節度使倬居鄉里識之夤緣締交後爲學官請外得舒州將陛辭刺知上燕閑所觀史傳於奏疏中道之大稱旨留爲郎不數年爲中司遂至宰相最惡王十朋其在臺嘗風陳丞相康伯去之陳以告汪聖錫汪曰彼爲中司胡不自擊之陳曰畏公議也汪曰彼則（毛本張本作且）畏公議相公獨不畏公議乎既而十朋不自安請外將予郡倬又曰顯人如何作郡乃得外大宗丞公論大喧然上眷殊厚辛巳視師回至平江洪遵景嚴（按宋史亦作巖毛本張本作嵓誤）爲守時倬與康伯並相遵依（張本作以）求入爲禱倬唯唯康伯曰進退近臣當由上意非某所敢知也及將內禪康伯奏書詔方亢翰苑獨員洪遵在近欲召之倬惡其非出己即曰不可其弟邁新爲右史今復召遵此蘇軾與轍

所以變亂元祐也上卒召遼副端張震眞父爲同列言上方行堯舜之事此人豈可輔初政不去之必爲天下患遂力攻之上初不聽時競傳覃霈毛本張本誤作霑在學生員皆免解倬子端厚嘗肄業既蔭補矣頗欲並緣在學人例竄名其間眞父廉得其事疏中言之上始怒遂罷相景嚴適當制有云爲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異毛本張本有冀字於疇庸時眞父疏不付出內外迄莫知毛本張本有其字所坐雖倬亦自疑懼惴惴累年汪公帥閩至郡方欲謁之一夕暴下卒國史本傳乃謂高宗有內禪意倬請徐之及孝宗即位諫臣以爲言以憂懼卒或以爲服藥而殂皆不然也

陸務觀得罪

陸務觀以史師垣薦賜第孝宗一日內宴史與曾覿皆預焉酒酣一內人以帕子從曾乞詞時德壽宮有內人與掌果子者交涉方付有司治之覿因謝不敢曰獨不聞德壽宮有公事乎遂已它日

涵芬樓

史偶爲務觀道之務觀以告張燾子宮張時在政府巽毛本張本作巽曰奏陛下新嗣服豈宜與臣下燕狎如此上媿問曰卿得之誰曰臣得之陸游游得之史浩上由是惡游未幾去國

蘇師旦麻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棫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彥章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爲都承旨祓與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爲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論譁然亟擢祓左司諫諸生爲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於司業易祓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擢於諫官既而韓誅蘇得罪祓遂遠貶

雷變免相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風雷之變宰相葉顒魏杞皆

策免先是會慶節金國使在庭時受誓戒矣議者欲權免上壽就館錫宴廟堂姑息不能主其議宴集英如常天變豈偶然哉洪邁當制有曰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策三公實負在天之愧蓋有所風也

高宗立儲

孝宗與恩平郡王璩同養於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檜憚之憲聖后亦主璩高宗聖意雖有所向猶未（毛本張本有堅字）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爲普安府教授卽爲王言上以試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張本無十人二字）皆犯之矣普安者完璧也（原本毛本無普安者完璧也六字從張本補）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慈懿（原本目作懿此作孝按宋史后謚慈懿目不誤從改毛本張本均誤作孝下同）李后

慈懿李皇后安陽人父道本戚方諸將故羣盜也后天姿悍妬既正椒房稍自恣始成肅謝后事高宗及憲懿聖甚謹至后頗偃蹇

或乘肩輿直至內殿成肅以爲言后恚曰我是官家結髮夫妻蓋謂成肅自嬪御冊立也語聞成肅及壽皇皆大怒有意廢之史太師已老嘗詔入見北宮密與之（毛本張本無之字）謀浩以爲不可遂已宮省事祕莫得詳也其後益無忌憚貴妃黃氏有寵后妬每欲殺之紹興二年光宗初郊宿青城齋宮后乘便遂寘之死地或以聞上駭且忿怒於是遂得心疾及上不豫兩宮有間言天下寒心皆歸過於后后以慶元庚申上仙欑殯赤山甫畢雷震山崩亟復修治之

道學

伊洛之學行於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遡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爲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洽精詣蓋（毛本張本有其字）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於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於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

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諸公而始無餘藴必若是然後可以言道學也已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於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於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毛本張本有也字）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冑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爲道學盡逐之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於是更目之爲僞學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者甘伏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毛本張本有自字）附於道學之名者往往旋

易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啟兵釁而向之得罪於慶元初者亦皆（毛本張本無皆字）從而和之可嘆也已

鄧友龍開邊

鄧友龍長沙人嘗從張南軒游自詭道學既登朝時論方攻僞學因諱而晦其事時外祖章文莊公爲學官喜滑稽嘗以祀事同齋宿談謔之際友龍不可（毛本張本作能）堪以語及之云云章戲之曰若然則又是道學矣友龍面發赤大銜之未幾入臺章公由學士院補外公本謝丞相客也會友龍爲右史而宇文紹節自右史代之於是召文莊爲宗政少卿友龍不能平以嗾紹節（毛本張本疊紹節二字）甫供職未及受告首論其事語侵謝蓋亦以見厭於韓矣章命既寢謝遂去國而友龍亦出爲淮西漕日久（毛本張本作夕）謀復入時金人方困於北兵且其國歲荐飢於是沿邊不逞之徒號爲跳河子者時時剽獵事狀陳說利害友龍得之以爲奇貨於是獻之於韓韓用事久思釣奇

立功以自蓋（原本作譽從毛本張本改）得之大喜附而和者雖不一其端實友龍發之也孔子所以畏鄙夫患得患失者有以夫

文莊論安丙矯詔

安丙之誅吳曦也矯詔自稱宣撫副使遂徑入衙上奏時章文莊直學士院因謂矯制假命一時權宜濟事可也事定奏功便當退用初銜而遽稱所假是豈復有朝廷乎今爲朝廷計宜先赦其矯詔之罪然後賞其斬曦之功則恩威並用折衝萬里之外矣而時相方自以爲功謂此詔非矯實朝廷密旨且詣御樓受俘於是疏不果上已而受俘之議雖格而竟以所矯官職授之其後丙亦自覬否則又一曦也

王沈趨張說

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景文沈瀛子壽始俱在學校有聲既而俱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爲戒衆皆

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淸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焉（毛本張本無焉字）

協韻牽強

詩辭固多協韻晦庵用吳才老補音多通然亦有太甚者古人但隨聲取協方言又多不同至沈約以來方有四聲之拘耳然亦正不必牽強也離騷一經惟多艱多替之句最爲不協孫莘老蘇子容本云古亦應協未必然也晦庵以艱音巾替音天雖用才老之說然恐無此理以余觀之若移長太息以掩涕一句在哀生民之多艱下則涕與替正協不勞牽強也

沈君與

吳興東林沈偕君與卽東老之子也家饒於財少遊京師入上庠好狎游時蔡奴聲價甲於都下沈欲訪之乃呼一賣珠人於其門首茶肆中議價再三不售撒其珠於屋上賣珠者窘甚君與笑曰

第隨我來依汝所索還錢蔡於簾中窺見令取視之珠也大驚惟恐其不來後數日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前日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至自是常往來一日攜上樊樓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沈遍語在坐皆令極量盡歡至夜盡爲還所直而去於是豪侈之聲滿三輔既而擢第盡買國子監書以歸時賈收耘老隱居苕城南橫塘上沈嘗以詩遺之蟹曰黃秔稻熟墜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雄橫跪蹣跚鉗齒白圓臍吸脇斗膏紅螯須園老香研柚羹蘸庖丁細擘蔥分寄橫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樂曰吾未之識後進輕我且聞其不羈因和韻詆之云彭越孫多伏下風蝤蛑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膏腴紫鼎鑊終烹爪眼紅嘲稱吳兒牙似鍍劈慚湖女手如蔥獨憐盤內秋臍實不比溪邊夏殼空君與怒曰吾聞賈多與郡將往還預政言人短長曾爲人所訟吾以長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復用韻報之云蟲腹無端苦動風

團雌還却勝尖雄水寒且弄雙鉗利湯老難逃一背紅液入幾家煩海滷醢成何處汚園蔥好收心躁潛蛇穴毋使雷驚族類空賈晚娶眞氏人謂賈秀才娶眞縣君以爲笑沈所指團雌爲此賈尋悔之而戲語已傳播矣

吳偶

吳偶字公度吳興人試補太學爲第一崇寧五年羣禮部七千之士而魁之其名聲風采人莫不求識面而願交邃經學妙語言爲時聞人其父伯陽嘗夢若遊奕使者立東階問秀才在否曰不在遂（毛本張本有去字）出門見旌旛容物彌望不絕曰秀才歸但道天赦曾來已而捷音至先以名次高下商價自榜尾行間前列以至首選自百千漸至千緡乃出其榜初自删定勑令所出爲寧海推官時蔡京罷相居城中意其生計從容委買霅川土物無虛月偶意不平念吾以文學起身而不以儒者見遇報以實直京覺之而怒重和

二年召爲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時京以太師魯公賜第京師朝朔望一日上問京卿曩居杭識推官吳偶乎今以大臣薦欲除官對曰識之其人傲狠無上上驚曰何以知之曰吾知陛下御諱而不肯改乃以一圈圍之蓋言偶字也上默然不懌未幾言者承風旨論罷自是不復出及京敗知鄆州孫礬（原本作知潭州孫槃毛本張本作知鄆州孫虆按宋史作孫礬知鄆州從改）言巴人有草祭之謠上其事甚者論其卽倉爲宅拆倉字爲人君二字謂京有不臣之心雖若附會然亦平日好以字畫中傷善類之報也

御宴煙火

穆陵初年嘗於上元日淸燕殿排當恭請恭聖太后旣而燒煙火於庭有所謂地老鼠者徑至大母聖座下大母爲之驚惶拂衣徑起意頗疑怒爲之罷宴穆陵恐甚不自安遂將排辦巨璫陳詢盡監繫聽命黎明穆陵至陳朝謝罪且言內臣排辦不謹取自行遣

恭聖笑曰終不成他特地來驚我想是誤耳可以赦罪於是子母如初焉

朱芮殺龍

吳興郭南朱教授（失其名）嘗江行舟人忽報小龍見請禱之朱出視之小蛇也以箸夾入沸湯中蛇躍出自投於江却行波面盼朱再四乃沒有頃片雲霹靂煙霧蔽舟既而視之（毛本張本無視之二字）舟上一竅如錢朱已斃於舟中矣又王村芮祭酒燁初任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爲龍所爲芮疲於修築之役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爲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當殺卽舉笏擊（原本作斬從毛本張本改）之應手碎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爲名臣其幸不幸也如此

終

齊東野語卷之十二

姜堯章自敘 單丙文附

番陽有（毛本張本無有字）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毛本張本愛作受其字空缺）文使坐上爲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於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文又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特（毛本張本作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

涵芬樓

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翬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有（毛本張本作尤）所賞激者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同（毛本張本作關）念平甫念其困躓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既歿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之悽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同時黃白石景說之言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貴浼堯章使之聲名焜燿於無窮（毛本張本有也字）此意甚厚又楊

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時薄海英才雲次鱗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堯章嗚呼堯章一布衣耳乃得盛名於天壤間若此則軒冕鍾鼎眞可敝屣矣是時又有單煒丙文者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字畫遒勁合古法度於攷訂法書尤精武舉得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名士大夫多與之交自號定齋居士於（毛本張本作與）堯章投分最稔亦碩（毛本張本作韻）士也堯章詩詞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閱（毛本張本閱作閒得二字）其手藁數篇倘思所以廣其傳焉

白石禊帖偏旁考

堯章攷古極精有絳帖評十卷行於世審訂深妙人服其贍又嘗於故家見其所書禊帖偏旁考亦奇因識於此與好古者共之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内厶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横　是字下疋音疏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略反

卷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

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感感字戈邊亦直

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處有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概持此法亦足以觀天下之蘭亭矣

禊序不入選帖

逸少禊序高妙千古而不入選或謂絲竹管絃天朗氣淸有以累之不知絲竹管絃不特見前漢張禹傳而東都賦亦有絲竹管絃燁煜抗五聲之語然此二字相承用之久矣張衡賦仲冬之月時和氣淸又晉褚爽禊賦亦曰伊暮春之令月將解禊於通川風搖林而自淸氣扶嶺而自鮮況淸明爲三月節氣朗卽明又何嫌乎若以筆墨之妙言之固當居諸帖之首乃不得列官法帖中又何

哉豈以其表表得名自應別出不可與諸任齒耶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耳識者試評之

淳紹歲幣

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紅絹十二萬疋疋重十兩浙絹八萬疋疋重九兩）樞密院差使臣四員管押銀綱戶部差使臣十二員管押絹綱同左帑庫子秤子於先一年臘月下旬至盱眙軍歲幣庫下卸續差將官一員部押軍兵三百人防護過淮交割官正使例差淮南漕屬副使本軍倅或鄰州倅充（毛本張本無充字）例用歲前三日先賫銀百鋌絹五百匹過淮呈樣金人交幣正使例是南京漕屬副使諸州同知於所賫銀絹內揀白絹六疋銀六錠（毛本張本作鋌）三分之令走馬使人於一分往燕京一分往汴京漕司呈樣一分留泗州歲幣庫以備參照例用開歲三日長交通不過兩月結局初交絹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無法又胥吏需索作難之故數月後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

退其四五（自初交至結局通支金人交幣官吏糜費銀一千三百餘兩金三十五兩木綿三十六疋白布六十二疋酒三百四十石共折銀六百二十兩本色酒二千六百瓶茶果雜物等並在外俱係淮東漕司出備）又貼耗銀二千四百餘兩每歲例增添銀二百餘兩並淮東漕司管認凡吾正副使幷官吏飯食之類（毛本張本無之類二字）並淮東漕司應辦下至安泊棚屋廚廁等皆自盱眙運竹木往彼蓋造彼皆不與爲盱眙日差倚郭知縣部夫過淮搬運銀絹兼應辦事務其揀退者遇夜復（毛本張本有搬字）運過淮歸盱眙庫交收其勞人往復如此且我官吏至淮北岸約二（毛本張本作三）百餘步始至交幣所皆徒步而往雨濘則攝衣躡屐踸踔而行艱苦不可具道也淳熙十三年淮南漕司幹官權安節爲歲幣使其金人正使一毫不取揀退銀絹甚多逼令擕歸安節固拒金人至遣甲兵逼逐安節不勝其憤曰寧死於此不得交誓不回雖野宿不火食亦無害聲色俱厲彼度不能奪竟如數收受給公文而歸壽皇知之喜曰安節在彼界能如此甚可重若非遇事何自知之遂除監六部門時通判楊

州汪大定亦同此役頗著勞績亦蒙獎拔焉若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綵段一千匹錦茸背紫絲撚金線背絲綾樗蒲綾線子羅又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覿香茶藥物果子幣帛雜物等復不與焉若外遣泛使則其禮物等又皆倍之又有起發副使土物之費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兩疋副使四百貫銀絹各一百兩疋又有公使各藥等錢上節銀各五十兩絹十疋中節銀絹各十兩疋下節各五兩疋又有朝辭回程宣賜等費正副使各金二十五兩幷腰帶劵馬回程茶藥各二兩銀合及泛賜等物在外○又有朝辭十字原本作夾注與上下注文銜接從毛本張本改作大字正文若盱眙等軍在路四處應辦南北賀正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賜御筵每處費錢一萬八千五百餘貫而沿途應辦復不預若北使之來賜予尤不貲焉宣和甲辰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綠礬二十萬梼栳例五百運送交納又代輸燕京稅物絲綿雜物一百萬貫內絲綿並要燕京土產紹與壬戌初講和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疋兩今每歲各減五萬疋兩○毛本張本綠礬二十萬作絲礬二千例五百作例五香絲棉雜物作綿絲雜物一百萬貫作計一百萬貫歲幣銀絲絹作歲幣絲絹至兀朮病篤之際告戒其四行府帥云江南累歲供需歲幣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於民非理擾亂人心離怨叛亡必矣在彼者尚知有此爲我者當何如哉時聘使往來旁午於道凡過

盱眙例遊第一山酌玻璃泉題詩石壁以記(毛本張本作紀)歲月遂成故事鐫刻題名幾滿紹興癸丑國信使鄭汝諧一詩云忍恥包羞事北庭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無人勒却向都梁記姓名可謂知言矣噫開邊之用固無窮而和戎之費亦不易余因詳書之

書籍之厄

世間凡(原本有萬字從毛本張本刪)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隋牛弘靖請開獻書之路極論廢興述五厄之說則書之厄也久矣今姑摭其槪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殿太淸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數南渡以來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原本作槐從毛本張本改)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府耳若士大夫之家

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聚書萬卷韋述蓄書二萬卷鄴侯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競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毛本張本有室字）承平時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易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然后（毛本張本后作其後二字）靡不厄於兵火者至若吾鄉故家如石林葉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多至十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遺近年惟貞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散失至如秀嵓東窗鳳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

人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今亦已無餘矣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負郭之田以供筆札之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毛本張本作十）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度（毛本張本作庋）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讎居然籯金之富余小子遭時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書一旦掃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爲之流涕因書以識吾過且（毛本張本無且字）以示子孫云

雷書

神而不可名變化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霆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電故先儒爲之說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或問世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或問人有不善爲雷震死者何也曰人作惡有惡氣霹靂乃天地之怒氣是怒氣亦惡氣也怒

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或問雷之破山壞屋折樹殺畜何也曰此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値之則遭震矣康節嘗問伊川曰子以(毛本張本有爲字)雷起於何處伊川曰起於起處然則先儒之所言者非不精詳而余猶(毛本張本有謂字)有不可曉者焉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眞觀爲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曆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云謝仙者雷部中鬼也掌行火於世間後有於道藏經中得謝仙事驗以爲神又吳中慧聚寺大殿二柱嘗因雷震有大(毛本張本作天)書勸溪火三字餘若符篆不可曉及近歲德淸縣新市鎭覺海寺佛殿柱亦爲雷震有字徑五寸餘若漢隸者云收利火謝均思通又云酉異李沟火此乃得之目擊者又宜興善權廣教寺殿(毛本張本無殿字)柱亦有雷書駱審火及謝均火者華亭縣天王寺亦有雷書高洞揚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一(毛本張本無一字)十一字皆倒書內令章二字特奇勁類唐人書法然則雷之神眞有謝姓者邪近丁亥六月

五日雷震衆安橋南酒肆卓間有雷書迸𠃓永三字此類甚多殊不可測此所以神而不可知（毛本張本有者字）乎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語也蓋有未易語者耳

賈相壽詞

賈師憲當國日臥治湖山作堂曰半閒又治圃曰養樂然名爲就養其實怙權固位欲罷不能也每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謄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爲之紙貴然皆謟（毛本張本作諂）詞囈語耳（毛本張本作也）偶得首選者數闋戲書於此陳合惟善（毛本張本合字）（在惟善下）寶鼎現（按調名寶鼎現三本皆脫現字）詞云神鼇誰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枰棊如許爭一着吾其袵左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原本少一處字從毛本張本補）處邠風棻棗江如鏡楚氛餘幾猛聽甘泉捷報天衣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蟲黼藻宮漏永千門魚（毛本張本鑰作角）鑰截斷紅塵飛不到街九軌看千貂避路庭院五侯深鎖好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

赤烏繡裳消得道斑爛衣好儘龐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子平頭纔一過未說汾陽考看金盤露滴瑤池龍尾放班回早廖瑩中羣玉木蘭花慢云請諸君着眼來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鯢張雪雁徽迷煙一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覩階符瑞象又扶紅日中天因懷下走奉櫜鞬磨盾夜無眠知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千鳧鷖太平世也要東還赴(毛本張本作越)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鐘鼓不妨平地神仙陸景思甘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斗(毛本張本有米字誤)三錢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民一飽餘事笑談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着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奚減(毛本張本作滅)倬然齊天樂云金飈吹淨人間暑連朝弄凉新雨萬寶功成無人解得秋入天機深處閒中自數幾心酌乾坤手斟霜露護了山河共看元影在

銀兎而今神仙正好向青空覓箇沖澹襟宇帝念羣生如何便肯
從我乘風歸去夷遊洞府把月杅雲機教他兒女水逸山明此情
天付與從橐陂塘柳云指庭前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淸透
徹渾無底秋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閒情半
許聽萬物氤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覷琪花路相接西池壽母年
年弦月時序荷衣蘭佩尋常事分付兩山容與天證取此老平生
可向青天語瑤巵緩舉要見我何心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應
酉居安聲聲慢云捷書連晝甘(毛本張本有兩字誤)灑通宵新來喜沁堯眉許
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
想秪和天語不遺人知一片閒心鶴外被乾坤繫(毛本張本作係)定虹玉腰
圜閶闔雲邊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
千歲比周公多箇綵衣且侑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
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閑之姬旦所謂三月三者蓋頌其庚申藾草

坪之捷而歸舟乃舫齋名也賈大喜自仁和宰除官告院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太俳安得有著綵衣周公乎

事聖茹素

余家濟南歷城曾大父少師遭靖康狄難一家十六人皆奔竄四出大父獨逃空谷晝伏宵行一旦遇追騎在後自度不可脫遂急竄古祠亟伏佑聖坐下傍無蔽障亦不過待盡而已須臾北軍大索雖窨井林莽棟梁間極其冥搜而一坐之下初不知有人焉及抵杭則一家不期而集不失一人豈非神所佑乎逮今吾家世事佑聖甚虔凡聖降日齋戒必謹蓋以答神庥詔子孫非世俗祈福田利益比也

笏異

汪伯彥初拜相於維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他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有南渡之擾金淵叔參預日一日奏事下殿與臺臣

劉應弼邂逅忽所持笏鏗然有聲視之有紋如線上下如一若墜於地者殊不可測甫退朝則劉彈章已出蓋降陛相遇之際正白簡初上之時也可謂異矣時淳祐甲辰歲也

三教圖贊

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

捕猿戒

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艾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艾歎息投弩水中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幷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蕭氏子爲作孝猿傳先

君向守鄞江屬邑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噫此所謂獸狀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故先子在官日每嚴捕弋之禁云

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所載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其中有鼠重有(毛本張本無有字)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爲布或垢浣以火燒之則淨又(毛本張本無又字)十洲記云炎州有火林山山上有火鼠毛可織爲火浣布有垢燒即除其說不一魏文帝嘗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眞有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於是遂刻(毛本張本作刊)此論是知天壤間何所不

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爲必無也昔溫陵有海商漏船（毛本張本作船）搜其橐中得火鼠布一疋遂拘置郡帑凡太守好事者必割少許歸以爲玩外大父常守郡亦得尺許余嘗親見之色微黄白頗類木綿絲綫（毛本張本作纏）蒙茸若蝶紛蜂黄然每浣以油膩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雪了無所損後爲人強取以去（或云石炭有絲可織爲布亦不畏火未知果否○炭毛本張本作岩）

曆差失閏

咸淳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既已頒曆而浙西安撫司準（毛本張本有備字）差遣臧元震以書白堂且作章歲積日圖力言置閏之誤其說謂曆法以章法爲重章歲爲重（毛本張本有蓋字）曆數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而十九年爲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閏（毛本張本有必第七閏四字）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此其綱領也前漢律曆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原本無至字從毛本張本補）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

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云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於（毛本張本作以）紀閏餘此章法之不可廢也如此今頒降庚午歲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爲冬至又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殊所未曉竊謂庚午之閏與每歲閏月不同庚午之冬至與每歲之冬至又不同蓋自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其十一月是爲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今若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矣且尋常一章共計六千八百四十日於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止有一日來去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後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歲十一月初一日合是冬至方管六

千八[張本作九]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則此一章只有六閏更加六閏除小盡外實積止有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數歲之數實欠二十八日曆法之差莫甚於此況天正冬至乃曆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箇時辰且未有正日安得便有餘分且未有餘分安得便有閏月則是後一章發頭處便算不行其繆可知也今欲改正庚午曆却有一說簡而易行蓋曆法有平朔有經朔有定朔也朔[毛本張本無也朔二字]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經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此古人常行之法今若能行定朔之說而改正之則當以前十一月大爲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爲十一月大則丙寅日冬至即可爲十一月初一日[毛本張本無日字]却以閏十一月初一之丁卯爲十一月初二日庶幾遞趲下一日直至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却爲大

盡如此則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既在冬（毛本張本無冬字）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此（毛本張本有則字）昔人所謂晦節無定由時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正此謂也蓋自古之曆行之既久未有不差既差未有不改者漢曆五變而大初曆最密元和曆最差唐曆九變而大衍曆最密觀象曆最繆本朝開基以後曆凡九改而莫不善於紀元曆中興以後曆凡七改而莫善於統元曆且後漢元和初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雖曆已頒亦改正之今何惜於改正哉於是朝廷下之有司差官偕元震至蓬省與太史局官辨正而太史之辭窮朝廷從其說而改正之因更會天曆爲承天曆元震轉一官判太史局鄧宗文譚玉等已下各降官有差焉余雖不善章蔀元紀之術然以杜征南長曆以攷春秋之月日雖甚精密而其置閏之法則異乎此竊有疑焉謂如隱公二年閏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閏十二月然猶是三歲一閏五歲再

閏如莊公二十年置閏其後則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歲一閏無乃失之疏乎僖公十二年閏至十七年方閏二十五年閏至三十年方閏率以五歲一閏何其愈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閏其後則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歲一閏無乃失之數乎閔之二年辛酉既閏矣僖之元年壬戌又閏僖之七年八年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連歲置閏何其愈數乎至於襄之二十七年一歲之間頓置兩閏蓋曰十一月辰在申司曆過也於是既覺其繆故前閏建酉後閏建戌以應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閏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閏歷年凡六置閏者三何緣至此失閏已再而頓置兩閏乎近則十餘月遠或二十餘年其疏數殆不可曉豈別有其術乎抑不明置閏之法以致此乎併著於此以扣識者

齊東野語卷之十二

齊東野語卷之十三

漢改秦曆始置閏

余嘗攷春秋置閏之異於前矣後閱程氏考古編謂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以十月爲歲首不置閏當閏（原本無當閏二字從毛本張本補）之歲率歸餘於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載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余因其說深疑之精思其故頗得其說爲蓋閏月之不書者亦偶以其時無可書之事耳正如春秋經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紀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無可紀之事也定公之（毛本張本無之字）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無可紀之事也魯史紀事之法大率如此其餘（毛本張本作於）閏月亦然觀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月春

秋書閏方見於此復以杜預長曆攷之自隱至哀凡更三十餘閏至此方書豈曰前乎此者皆史失書抑豈曰自此始有閏也毛本張本作邪今漢紀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漢元年三年皆止於秋太始元年則止於夏皆以其後無事可紀故不書耳然則閏月不書亦若是乎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古曆法也若謂自此始置閏則合自此後三歲五歲累累書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後元元年當置閏而不書自後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後書其後當閏歲又皆不書是知不書者偶無事耳然則非史失書亦非自此置閏也雖然此非余臆說也復證以史記曆書自太初更曆以至征和毛本張本有也字如太初二年天漢元年四年太始二年皆有閏則知余言似可信云

綱目誤書

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

爲之說蓋著書之難自昔而然今漫摭數事與同志評之非敢指摘前輩以爲能也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原本作渴從毛本張本改）死者六十（毛本張本有餘字）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暍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其實則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弑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弑尹又爲之說云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也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趙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

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耳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杜淹薦邸懷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知不可諫何爲立其朝卿仕世充尊顯何亦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煬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於上言世充拒諫易其語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失其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云是歲諸王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爲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

甲午立淑妃王氏爲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后册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過也

秦會之收諸將兵柄

秦會之既主和懼諸將不從命於是詔三大將入覲一日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進退之計當若何張韓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干率裁量不盡得而退兵（毛本張本作軍）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併力或申請輒不報常若不能專力云云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檜頷之於是三樞密拜矣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多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

諸將苦鬭積職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溷其家室岳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鞭撻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隸可自結和（張本作知）人人便寬善（張本作喜）共命報（張本作就）應已略定三人擾擾未暇問也稍從容見檜始以置銜漏挂兵權爲請檜笑曰諸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官爾諸公今爲樞庭官顧不役屬耶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張才彥

歷陽張邵才彥乃總得居士祁晉彥之兄也建炎三年自承奉（毛本張本作務）郎上書賜對假大宗伯奉使撻覽軍前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及和議成紹興十三年始與洪皓朱弁俱還後爲敷文閣待制奉祠累年乙亥更化得知池陽卒初總得爲小官時嘗爲常子正同胡明仲寅論薦其後子正死明仲斥久矣紹興二十四年總得之子安國由鄉薦（毛本張本有試字）得捷（張本作對）集英考官置第七秦塤爲冠塤試

浙漕南宮皆（毛本作居）第一先臚傳一夕進御安國卷紙既厚筆墨復精妙上覽之喜甚擢爲首選實以抑秦秦不能堪唶曰胡寅雖遠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爲狀元邪已而廷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詣謝秦問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愛狀元詩常觀誰詩（毛本張本有對字）曰杜詩秦色莊笑曰好底盡爲君占却先是太母歸自北方將發得與天族別淵聖偃臥車前泣曰幸語丞相歸我處我一郡足矣才彥時亦聞之痛憤至是服中遺相書謂彼雖欲留淵聖以堅和好然所貪者金帛實不難於還宜亟遣使因大忤之悔已莫及更爲好詞上疏頌其靖康乞立趙氏冀贖失言之罪上方褒秦和戎之功才彥遂自祕選躐進敷文待制秦愈疑之才彥居四明杜門絕交不出懼禍（毛本張本有適爲二字）佯狂初出使未還妻李卒於家已累年至是妄言吾妻死非命且指總得爲辭蓋是時實由己病言或出於狂易抑亦（毛本張本作知字）安國得罪冀以自免語轉上聞於是逮總得赴大理獄

鞫殺嫂事囚繫甚苦其年十月秦死逼歲安國叫閽中批命刑部尙書韓仲通特入棘寺始得釋去方被逮時道無錫夢大士告以無恐蓋預知秦亡然因是總得亦病狂惑安國更八郡有德愛以當暑送虞雍公歙蕪湖舟中中暑卒年纔三十餘士論惜之

韓通立傳

舊傳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稾劉問爲韓瞠（原本毛本作堂從張本改）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賢院王皥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倣裴松之三國志註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皥乃王沂公曾之弟後以元昊反乞以字爲名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一類亦以褒贈通制爲首蓋祖子融之意也

老蘇族譜記

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霅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概見矣（毛本張本作也）正輔上世爲縣錄事縣有殺人者獄已具程獨疑之因緩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眞殺人者而繫者遂得（毛本張本有放字）釋他日任（毛本張本作役）滿家居夢神告之曰汝有活寃獄之功當令汝子孫名宦相繼爲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後益大如夢言然多行不義德馨弗聞有名唐者宣政間附王

蔡最貴顯又有名敦厚字子山者亦知名邵康節之孫溥公濟守眉日子山與之不咸廉得其罪狀用疋絹大書櫝盛之遣介持抵成都帥府治之前逆旅舍委之而去逆旅人得之以告帥蕭振德起得之以爲奇貨逮公濟赴成都獄嚴鞠之獄吏知其寃遂教公濟一切承之不然死無以自明公濟悟如其教不復辯獄上朝論以爲匿名書法不當受而制司非得旨不應擅逮守臣遂皆罷之公濟雖得弗（毛本張本作勿）問而憤憤不能堪訴之於天許黃籙十壇至其子始償如訴（毛本張本作數）子山之居極壯麗一夕大火不遺寸椽子山本附秦檜至右史後忤意謫安遠縣令以死焉

中謝中賀

今臣僚上表所稱惟（毛本張本無惟字）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亦略敘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如柳子厚平淮西賀表臣負罪積釁違尙

書牋表十有四年云云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即云毛本張本有臣字誠惶誠恐蓋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後湊用兩短句言震惕之義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表章如東坡荊公多不失此體近時周益公爲相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氊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執珪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爲疑嘗以問公公答之正如此

復覆伏三字音義

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字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毛有皆字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爲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者毛本作復又之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亳詩復會諸侯語毛本有復字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

釋文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反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幬之覆也字書訓以葢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爲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三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漢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岳武穆逸事

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於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餱糧潛爲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即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

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違（毛本張本作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
太懼祈哀吐實謂此非某所（毛本張本有自字）爲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
怒竟斬之又紹興和議初成金（毛本張本有人字）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
㒟銜命道荆襄宛洛祗謁鞏襄（張本無襄字）原道過南鄧岳飛止之曰金
虜無信君宜少駐（張本有士字）㒟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煙塵四起軍
聲囂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笑曰
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
兵勝敗無常君王（毛本作正）人且近屬吾當以自已兵衛送君行數里兩
將捷書至蓋㒟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㒟極辯其
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倂
論㒟身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因指爲飛黨遂罷宗司與祠云又
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之日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淸道望陛下
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帥（張本無帥字空缺）飛聞之曰相公得非睡語

涵芬樓

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

若干如干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原本毛本作絕從張本改）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嘗如此求之又曲禮問天子之年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前漢食貨志顏註云設數之言也干如箇謂當如箇數也亦曰如干文選任彥升竟陵王狀食邑如干戶註云如干戶卽若干戶也然又爲復姓後周有若干鳳及右將軍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釋文云以國爲姓然則若干又國名也

祠山應語

余世祀祠山張王動止必禱應如蓍龜姑誌奇驗數事於此以彰神休先子需澄江次爲有力者攘去再以毗陵等三壘干祀第（張本作遞）餘月不報先妣時留霅禱於南關之祠有水邊消息的非遙之語及收杭信則聞霍山所祈亦得此籤越日臨汀之命下矣戊辰年

鑄子甫五歲病骨蒸勢殆甚凡藥皆弗效禱籤得蠱之上九云蠱有三頭紛紛擾擾如蠱在皿執一則了退謀之醫試投逐蠱之劑凡去蚘蛔二其色如丹卽日良愈甲寅春往桐川炷香得籤云不堪疾病及東牀云云是歲外舅捐館壬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橋馮氏火作次日勢益張雖相去幾十里而人情惶惶不自安時楊大芳潘夢得皆同居相慰勞曰巫言神語皆吉毋庸輕動余不能決因卜去就於神得五十六云遭人彈劾失官貲火欲相焚盜欲窺於是挈家湖濱是夕四鼓遂成焦土

傅伯壽以啓擢用

傅伯壽爲浙西憲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啓贄之曰澄淸方効於范滂跋扈遽逢於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歟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顧出鎔陶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恩

林外

林外字豈塵泉南人詞翰瀟爽詼謔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角巾羽氅飄飄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原本毛本作入從張本改)酒家保傾倒使視其數酬酒直卽藏去酒且盡復出一篋傾倒如初逮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盛傳某家酒肆有神仙至云又嘗爲垂虹亭詞所謂飛梁遏水者倒題橋下人亦傳爲呂翁作惟高廟識之曰是必閩人也不然何得以鎖字協埽字韻已而知其果外也此詞已有紀載茲不復書南劍黯淡灘湍險善覆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嘗戲題灘傍驛壁曰千古傳名黯淡灘十船過此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何我雖一時戲

語頗亦有味

甄雲卿

永嘉甄雲卿字龍友少有俊聲詞華奇麗而資性浮躁於鄉人無不狎侮木待問蘊之爲尤甚木生朝爲詞賀之末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諺云海壇沙漲溫州出相明年者俗言且待也又嘗損益前人酒令曰金銀銅鐵鋪絲綿紬絹綱鬼魅魍魎魁蓋木以癸未魁天下也甄辦給雄一時謔笑皆有餘味一日登對上戲問云卿安得與龍爲友甄倉忙占奏殊不能佳及退殿陛自恨失言曰何不云堯舜在上臣安得不與夔龍爲友聞者惜之競渡日着綵衣立龍首自歌所作思遠樓前之詞旁若無人然於性理解悟凡禪衲機鋒皆莫能答將亡之日命其子爛湯（原本毛本作煬從張本改）且召蘊之將囑以後事甄居城外昏暮門閫不得入其子白之甄曰然則勿爛以待且既旦木聞之亟來甄喜曰吾將行得君主吾喪則濟

矣木許諾乃入浴更衣與木訣坐而逝既復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臥乃絶

西林道人

端平間周文璞趙師秀數詩人春日薄遊湖山極飮西林橋酒壚皆大醉熟睡忽有鬔髻道人過而睨之哂曰詩仙醉邪顧酒家善看客我當將（張本作代）償酒錢索水小盂以瓢中藥少投之入口略嗽噀之地上則皆精銀也時遊人方盛皆環視駭歎忽失道人所在薄暮諸公始醒酒家具道所以皆悵然自失其家持銀往市得錢正（張本作止）可酬所直了無贏餘明日喧傳都下酒家圖其事於壁自以爲遇仙酒肆好事者競趨之遂爲湖山旗亭之甲而諸公亦若有悟云

崔福

崔福故羣盜也嘗爲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兒同榻兒寒夜

啼不得睡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兒得衣身煖啼止遂得逸
去因隸籍軍伍累從陳子華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陳往
江西留南昌既而子華易閫金陵兼節制淮西而崔仍留洪時倅
攝郡一日倅與郡僚宴滕王閣崔怒其不見招憾之適至府治前
民有立牌訴寃者崔乃攜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嗾
諸卒盡碎（張本有其字）飲器官吏皆奔逸竄去莫敢嬰其鋒子華知之遂
檄還建康會淮西有警命王鑑出師鑑請福爲援福不樂爲鑑用
託以葬女擅歸鑑怒遂白其前後過惡且必正其慢令之罪會子
華亦厭忌之於是遂從軍法然後聲其罪於朝福勇悍善戰有聲
其死也軍中惜之然其跋扈之跡已不可掩殺身之禍實有以自
取之也

張乂林叔弓

張乂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節性齋長既又爲時中齋長

其人眇小而好作爲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乂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又私試鬬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嬪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眇乎小爾亦皆叔弓之所爲也

優語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

氏者曰太師觀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已亥歲史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幞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云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官（三本皆作官疑當作冠）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鷟栗可少緩請至三四其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事不被鷟栗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爲鷟栗也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旁誚之云汝既爲徹底清却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此類甚多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有

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言者爲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誚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誚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譏不肖子

有士赴考其父充役爲貼書勉其子登第則可免子方浪遊都城窘無資用卽答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試則宜多給其費否則至場

中定藏行也奕者以不露機爲藏行云又有士父使從學月與油燭一千其子請益不可子以書白云所謂焚膏繼晷者非爲身計正爲門戶計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費則大人承事娘子孺人遼乎邈哉聞者絶倒

齊東野語卷之十三

齊東野語卷之十四

館閣觀書

乙亥歲秋祕書監丞黃恮汝濟以蓬省旬點邀余偕行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故米老書扁後以理宗御書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書曰蓬巒曰羣玉堂堂屏（毛本張本有有字）坡翁所作竹石相傳淳熙間南安守某人乃取之長樂僧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獻曾海野曾殂後復獻韓相平原韓誅簿錄送官左爲汗靑軒軒後多古桂兩旁環石柱二小亭曰蓬萊曰濯纓曰方壺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繹志曰采良門采良二字莫知所出登渾儀臺觀銅渾儀紹興間內侍邵諤所爲精緻特甚色澤如銀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臺一留此以備測驗最後步石渠登祕閣兩旁皆列龕藏先朝會要及御書畫別有朱漆

涵芬樓

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法書名畫也是日僅閱秋收冬餘四匣畫皆以鸞鵲綾象軸爲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卷表裏皆有尙書省印防閑雖甚嚴而往往以僞易眞殊不可曉其佳者有董源畫孔子哭魚邱子圖唐模顧愷之洗經圖此二圖（毛本張本作幅）絕高古李成重巒寒溜孫大古誌公展子虔作伏生無名人三天女亦古妙燕文貴紙畫山水小卷極精士雷小景符道隱山水關仝山水胡瓌馬陳晦柏文與可古木便面亦奇餘悉常品亦有甚謬者通閱一百六十餘卷絕品不滿十焉暇日想像書之以爲平生淸賞之冠也（毛本張本無也字）

鍼砭

古者鍼砭之妙眞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若唐長孫后懷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詔醫博士李洞玄候脈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

不產太宗問（毛本張本有曰字）當何如洞玄曰留子母不全母全子必死后曰留子帝業永昌遂隔腹鍼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卽誕後至天陰手中有瘢龐安常視孕婦難產者亦曰兒雖已出胞而手執母腸胃不復脫衣卽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旣痛卽縮手而生及觀兒虎口果有鍼痕近世屠光遠亦以此法治番陽酒官之妻三人如出一律其妙如此蓋凡（毛本張本無凡字）醫者意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脞說載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爲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八邪穴也此事尤涉神怪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毛本張本作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牀八曰鬼市

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比聞趙信公在維揚制閫日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用鍼其徒某得其粗焉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時張老留旁郡亟呼其徒治之某曰此疾已殆僅有一穴或可療於是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爲血氣所吸留竟不可出某倉惶請罪曰穴雖中而鍼不出此非吾師不可請急召之於是命流星馬宵征凡一晝夜而老張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別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焉即日疾愈亦可謂奇矣然古者鍼以石爲之昔金元起欲註素問訪王孺以砭石答曰古人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云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鍼代之耳又嘗聞

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俞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張本作汞下同）俾醫工以分折寸按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水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因併附見於此焉（毛本張本無焉字）

巴陵本末

穆陵既正九五之位皇兄濟王竑出封宛陵辭不就史丞相同叔以其有逼近之嫌遂徙寓於霅城之西寶慶元年乙酉正月八日含山狂士潘甫與弟壬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聲言義舉推戴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之擁至州治旋往東嶽行祠取龍椅置設廳以黃袍加之王號泣不從脅之以兵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

否衆（毛本張本有許字）諸遂發軍資庫出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及寄居官立班且揭李全榜於州門聲言史丞相私意援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時皆聳動以爲山東狡謀比曉則執兵者大半皆太湖漁人巡檢司鹽卒輩多識之始疑其僞王乃與郡將謀帥州兵勦之其數元不滿百也潘王竟逸去（後明竟獲之楚州河岸）寓公王元春遂以輕舟告變於朝急調殿司將彭忳赴之兵至賊已就誅矣主兵官苟統領者堅欲入城意在乘時刼掠舟抵南關張王祠下忽若有方巾（毛本張本有著字）白袍人擠之入水於是亟聞之朝廷亦（張本廷字上疊朝字無亦字）以事平俾班師焉使非有此一城必大擾矣越一日史相遣其客余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旨時王本無疾實使之自爲之計遂縊於州治之便室舁歸故第治喪（本州有老徐駐泊云嘗往視疾至則已死矣見其已用錦被覆於地口鼻皆流血沾漬衣裳審爾則非縊死矣）始欲治葬於西山寺其後遂藁葬西溪焉初朝廷得報謂出山東謀史攛懼甚既而事敗李全亦自

通於朝以爲初不與聞疑慮始釋遂下詔貶王爲巴陵縣公夫人吳氏賜度牒爲女冠移居紹興改湖州爲安吉（毛本張本均誤作吉安）州王元春以告變功遂知鄉郡時秀王第十三子師彌逃難菁山園廟亦獎其能守園陵躐等升嗣襲甚者以潘閬嘗從秦王爲記室有同謀之嫌亦黜其先賢之祀焉先是天台宋濟中楫爲守日更立諸坊扁其左題曰守臣宋濟立未幾變作或以爲先讖云其後魏了翁華父眞德秀希元洪咨夔舜俞潘枋庭堅皆相繼疏其寃大理評事盧陵胡夢昱季晦應詔上書引晉申生爲厲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萬餘言訐直無忌遂竄象州翁定杜丰胡炎皆有詩送之翁云應詔書聞便遠行盧陵不獨說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合淸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顧名杜云盧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虆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

霜月中胡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吹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煙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毛本張本作汾）憂國意何窮竟歿於貶所端平更化詔許歸葬官其一子洪舜俞當制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言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以上二句共十字原本脫從毛本張本補）爾風裁峻潔志槪激壯繇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假月之計問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起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遠魂不可招潦霧墮鳶追悔何及仍官厥子以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不朽矣以周成子與謀鞫之棘寺不服大理卿徐宣（毛本張本作瑄）力辨其非皆坐貶死臺諫李知孝莫澤奉承風旨凡平日睚眦之怨悉指以從僞彈劾無虛日朝野爲之側足越再歲忽頒寬恩或謂史撰嘗有所覩而然辛卯鬱攸之變太室

省部悉爲煨燼下詔求言籍田令徐靑叟應詔毛本張本有疏字略云人倫睦則天道順一或悖其常則天應之以禍毛本張本有也字巴陵有過罔克繼紹大臣協定大計挈神器歸之陛下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於不道衣服僭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而在我者不可不厚奪爵廢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甚焉況曩因巴陵詿誤名在丹書者比以慶賚生者敘復死者歸葬然恩及疎遜而親者反薄臣恐寧宗在天之靈或謂不然也蓋陛下之與巴陵俱寧宗皇帝之子陛下富貴如此而巴陵僇辱如彼詎合人父均愛其子之意近者京城之火上延太室往往緣此蓋以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氣累載積年猶未消釋有以傷和而召異也云云 癸巳六月御筆命有司改葬追復王爵所有命繼之事則事關家國非朕敢私丙申歲正言方大琮奏疏亦云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陛下隱之於心其有不安者乎臣在田野閒側聞寧宗皇帝嘉定選擇

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邸故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彼故王退守藩服變出倉卒霅川之事（毛本張本作舉）深可痛矣臣嘗記眞德秀之疏曰前有避匿之迹後有討捕之謀又記洪咨夔之疏曰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歿非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淸叟火災之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昱一疏尤爲惻怛貫穿百代之興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使人流涕當是時也天地祖宗猶有以察陛下之有所制黃壤沉魄猶有以亮陛下之不得已今將十載天斃老妖端平改紘威福自出此非昭寃雪枉之時乎臣恭覩六年六月御筆有曰脇狂陷逆又曰復爵塋墳（原本毛本作暱從張本改）而立後一事則以事繫家國難以輕議又恭覩二年七月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全其家又曰劄付宅之兄弟自今臣僚無復攙摭一則牢關固拒如待深讎何其重於繼同氣之後一則丁寧覆護如撫愛子何其厚於保姦孽之家合二筆而觀有人心者以爲何如哉

故王之迹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孫至今繁盛今也西溪荒阡麥飯無主霜襏孤寄抑墮緇流云云臣剽聞故王嘗從陛下會朝侍班同榻共食情愛備至使無彌遠先入之言寧不愴念疇昔之故若故王者生蒙友愛之義死乃不蒙繼絶之恩乎臣聞眞德秀垂歿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爲大恨又見洪（原本無洪字從毛本張本補）咨夔嘗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易回今二臣亡矣獨夢昱所謂寃不散則禍不消今雖官其一子未足償其一門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寃未散而夢昱之論亦未明也羣臣泛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爲深諱陛下豁然開悟特下明詔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寃則端平德（原本無德字從毛本張本補）刑之大者明矣是必改塋高燥亟謀紹承幸伉儷之猶存庶精爽之有託若敖之鬼不餒新城之巫永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心之厭亂有日特在陛下一念間耳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二王之家正徐傅之戮而況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主哉云云

涵芬樓

丙申明禋大雷電雨雹詔求直言架閣韓祥疏曰四海之大(張本作人)誰無兄弟尊爲元首寧忍忘情宿草荒阡彼獨何辜二三臣子勸陛下紹巴陵之後則弗顧請陛下行徐傅之誅則弗忍烏(毛本張本作爲)知新城寃魄不日夜惻愴請命上帝乎司農丞鄭逢辰封章略曰妖由人興變不虛發推原其故陛下援天怒者其失有四一曰天倫未篤二曰朝綱未振三曰近習之勢寖張四曰後宮之寵寖盛何謂天倫未篤兄弟人之大倫也巴陵之死幽魂藁葬敗冢荒邱天陰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見者隕涕太子申生之死猶能請命於帝巴陵亦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也霅川之變竄身水竇襟裾霑濡究徒迫脅情實可憐今乃烝嘗乏祀嫠婦無歸豈不援天怒邪(云云)

丁酉火災三學生員上書謂火起新房廊乃故王舊邸之所火至僊林寺而止乃故王舊宅之材(毛本張本誤作林)皆指爲伯有爲厲之驗太常丞趙琳疏亦以春秋鄭伯有良霄爲厲之驗一時朝紳章布咸

謂故王之寃不伸致干和氣獨府學生李道子立異一書援唐立武后事謂此陛下家事勿恤人言又有廣南額外攝官事鄒雲一書尤爲可駭大略謂濟邸不能一死受程軍陳登之徒班廷拜舞於倉猝之際天日開明著身無地夫復何言今天下之士反起與憐陛下又從而加惠之復其爵位給其帑藏可謂曲盡其恩今天下之士不知大義所在復以立嗣爲言簧鼓天下之聽且濟邸雖未得罪於天下而實得罪於春秋濟王不道法所當除陛下尚軫在原猶存爵位借使勉從羣議俾延於世不可也矧當世情多阻之時人心趨亂者衆萬一貪夫不靖之徒有以立楚懷王孫而激亂者是時（毛本張本作當是之時）置國家於何地其亦不思之甚矣以眞德秀之賢猶且昧此況他人乎二人並特旨補將仕郎權夕郎丁伯桂駁之乃止殿院蔣峴伯見謂火災止是失備更無餘說且云濟邸之於陛下本非同氣之親非兄弟而強爲兄弟又云中庸達道始

於君臣而次於父子大易二篇基於父子而成於君臣而況下於父子者乎（毛本張本有以字）此見君臣之道獨立於天地之間又云君臣既定父子不必言兄弟不當問又云天不能命神不能語巫而誣焉於是太武學生劉實甫等二百餘人相率上書力攻之峴遂罷言職至景定甲子歲度宗踐祚之初監察御史常楙長孺奏巴陵之事豈其本心眞宗能還秦邸之後以成太宗之心陛下豈不能爲故王續一綫之脈哉既而御筆云濟王生前之官先帝已與追復尙有未復所贈官嘗曰留以遺後人即仁皇踐祚贈秦王太師尙書令之典也所宜繼志以慰泉壤可追復太師保靜鎭潼軍節度使乃（毛本張本作仍）令所屬討論墳塋之制日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揮又至德祐乙亥邊事俶擾臺臣以此爲請而常長孺入爲文昌一再奏陳以爲此亦挽回天意之機且霅川之事非其本心置之死地過矣不爲立後又過矣匹夫匹婦之寃猶能

召飛霜枯草之災況嘗備儲闈之選乎且理宗以來疆土日蹙災變日至毋乃巳陵得請於帝乎若子產所謂有以歸之斯可矣欲乞英斷爲理祖度考了此一段未爲之事不然臣恐申生之請未已也遂有旨太師保靜鎭潼軍節度使濟王特封鎭王賜謚昭肅所有墳塋令臨安府兩浙漕司相視更加修繕仍令封椿安邊所撥田一萬畝給賜仍差王應麟前往致祭蓋應麟亦嘗有請也又批令於兩班中擇昭穆相當二三歲以下者指定一員以奉其祀嗚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數奇

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註云奇不偶也言廣命隻不偶也數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爲江南本漢書數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誤耳然或以爲疑余因考藝文類聚馮敬通集吾數奇命薄唐文粹徐敬業詩數奇良可歎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

廣無功緣數奇杜詩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潁羅隱詩數奇當自愧時薄欲何干坡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觀其偶對則數爲命數非疏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

諫筍諫果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籠籜稱寃莫採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毛本張本作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獎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目之殊不知翁嘗自跋云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堪於鼻味苦不可於口故嘗屏之未始爲客一設及來黔黔人冬掘苦筍萌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初春則不食惟僰道人食苦筍四十餘

日出土尺餘味猶甘苦相半以此觀之涪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貴乎苦也南康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疏(毛本張本作蔬)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筍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爲森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茶苦者果何謂哉又記涪翁在戎州日過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毛本張本有宣字)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爲諫果也

姚幹(張本作乾下同)父雜文

姚鎔字幹父號秋圃合沙老儒也余幼嘗師之記誦甚精著述不苟潦倒餘六旬僅以晚科主天台黃巖學朞年而殂余嘗得其雜著數篇議論皆有思致今散亡之餘僅存一二懼復失墜因錄之以著余拳拳之懷喩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弗聽俗所

謂對馬牛以（毛本張本作而）誦經是已雖然羣生之類皆含靈（毛本張本作佛）性皆具天機百舌能語白鷺能棊伯牙絃清而魚聽海翁機露而鷗疑害稼之蝗知卓茂害人之鱷識昌黎若茲（毛本張本作此）之類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馬牛而待之況夫螻蟻至微微而有知自國於大槐以來則有君臣尊卑南柯一夢言語與人通井邑與人同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市聲訌訌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喚之響默傳於寂然無譁之中一種俱白號曰地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爲室有糞至剛嚙木爲糧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閨邃閣千門萬戶離宮別館複屋脩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繚繞乎其甬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嗟爾之巧則巧矣盛則盛矣然卵生羽化方孳育而未息鑽椽穴柱不盡嚙而不已遂使脩廊爲之空洞廣廈爲之頹圮夫人營創亦云難只（張本作矣）上棟下宇欲維安止爾迺鳩居之而不恤蠶食之而無恥天下其寧

有是理余備歷險阻拙事生涯造物者計尺寸而與之地較錙銖而賦之財苟作數椽不擇美材既杉欐之無有惟樺(毛本張本作梓)松之是裁正爾輩之所慕逐馨香而俱來苟能飽爾之口腹豈不岌岌乎殆哉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閨門同氣之鬩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餞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諦創爾所見余之艱難爾宜知今與爾畫地(毛本張本有爲字)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蓰請遷族(毛本張本作種)類以他適毋入範圍而肆窺苟諄諄而莫聽是對馬牛而誦經其去畜類也幾希以酒酹地爾其知之又效柳河東三戒作三說其一曰福之馬嘉魚云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視睟皃臠用火爊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

之簾爲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縋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怒束愈毛本束愈作觸怒張本愈怒束愈作愈束愈怒則頰張鬣張本有舒字鉤若鎖岐者張本若鎖岐者四字作著其目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却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江淮之蜂蟹云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雄螯堪敵虎然取蜂兒者不論鬭張本作斗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窟於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持烈炬臨之蜂空羣赴燄盡殪然後連房剞取蟹處蒲葦間一燈水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惟知趨炎而不能毛本張本無能字安其所其隕也固宜蜀封溪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赭罽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爲餌已遂斥詈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擕儔唾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試嘗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沾濡徑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發往

往顚連頓仆掩羣無遺嗚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繼母服

何自然本何佾德顯之子其母姚氏死卽出繼何修德揚後佾再娶周氏及自然爲中司日周氏死自然以不逮事申(張本作母)審合解官申心喪下禮官議以爲宋(毛本張本作母)無親繼之別朝廷不以爲然復下給舍臺諫議太學生朱九成等各上臺諫書論其當去集議旣上雖以爲禮有可疑義當從厚合聽解官然竟以禮律不載無所折衷自然去後數日書庫官方庭堅於隋書劉子翊傳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母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時爲侍御史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按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又曰親繼旣等心喪不殊又曰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則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

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命又曰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又曰炫敢違禮乖令侮聖賢毛本張本作于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汗於風俗事奏竟從子翊之議禮官具白於廟堂議乃定乃知讀書不多不足以斷疑事也

食牛報

曾鳳朝陽盧陵人余嘗與之同寮忽以疾告數日余往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不解昏睡中忽覺爲牛所吞境界陡黑知此身已墮牛腹中於是矍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發誓自此復見天日當終身不食太牢悚然驚寤流汗如雨疾遂良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飲鄉人家具牛炙甚美朋舊交勉之忍饞不禁爲之破戒歸卽得疾疇昔之夜夢如往年恐懼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聞其說異之且嘗見傳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疾事極衆然未

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稟賦素弱自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證非惟不染雖奴婢輩亦復無之益信朝陽之說爲不誣因併著之以爲世戒

齊東野語卷之十四

涵芬樓

齊東野語卷之十五

曲壯閔本末

曲端字平甫鎮戎軍人知書善屬文作字奇偉長於兵略屢戰有聲知延安府時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及寇犯陝西庶召端則以未受命辭敵知端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督端爲援端以爲救鄜延不如全陝西乃遣吳玠攻華州既而延安陷庶無所歸遂以百騎馳至端軍端以戎服見問庶延安失守狀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司印既而以擒史斌功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端不欲往朝廷疑有叛意遂以御營提舉召端疑不行會張浚宜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

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司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是時端與吳玠皆有重名陝西人爲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婁室寇邠州曰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目之爲啼哭郎君其爲敵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舉未測其意先使張彬往覘之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宣撫司兵已合財已足婁室以孤軍深入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婁室孤軍然將士輕銳不減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兼敵之入寇因糧於我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必將取糧於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其言復命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店原戰少却乃劾玠違節制其秋兀朮窺江淮

浚議出師會諸將議所從端力以爲不然須十年乃可端旣與浚異趣時王庶爲宣撫司參謀與端有宿怨因譖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積前疑復聞庶言大怒竟以彭原事罷其兵柄與祠再謫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是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爲命及爲庶譖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悅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乃爲（毛本張本作仍僞）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旣却退之後先自聚集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敘復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初又敘營州刺史與祠徙閬州浚亦自興州移司閬州復用端玠旣憾之且懼端復起乃言曰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譖之以端嘗作詩云不向關中圖事業却來江上汎扁舟舉此以爲指斥浚入其說且以張中孚李彥琪趙彬降虜疑端知其謀於是徙

端恭州置獄命武臣康隨爲夔路提刑鞫治康隨者先知懷德軍盜用庫金爲端所劾時武臣提刑廢已久浚特以命隨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獄官不知何人日盛服候之如事上官之禮端甚訝之一日其人忽前云將軍功臣朝廷所知決無他慮若欲早出第手書一病狀獄司卽以申主便可憑藉出矣端欣然引筆書之甫就獄官遽卷懷而去是晚卽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時紹興（原本作建炎按宋史端死於紹興從毛本張本改）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陜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追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遣（張本作譴）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日又詔謚端壯閔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興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既

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尙享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張本有端字）執撾以軍禮見閲（張本作旁）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魏公雖奬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滑（張本作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人歸未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西北故老尙能言其寃而四朝國史端本傳之論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爲寃然觀其狠愎自用輕視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況動違節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雖史臣爲魏公地然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爲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也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渾天儀地動儀

舊京渾天儀凡四座每座約用銅二萬斤至道儀在測驗渾儀所皇祐儀在翰林天文局熙寧儀在太史局天文院元祐儀在合臺南渡後工部員外郎袁正功嘗獻木樣詔工部折半製造計用銅八千四百餘斤後不克成至紹興七年嘗自製小樣十四年令內侍邵諤領其事其一留太史局司天臺其一留祕書省測驗所皆精銅爲之工緻特甚然比之舊京者不能及其半也按渾天儀始於洛下閎或以爲璿璣玉衡之遺法非也其後賈逵張衡解蘭李淳風梁令瓚僧一行以下皆能之獨有候風地震之器曰地動儀者無傳焉按漢張衡傳此儀以精銅爲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關巧製皆在樽中龍必致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動則龍銜之丸即墜蟾蜍口中乃鏗然有聲司候者占之則知某地分震動矣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思聚渾天欹

器地動（原本毛本作動地從張本改）銅烏（張本作壺）刻漏（按北史信都芳本傳作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令算之皆無遺策隋臨孝恭常著地動遺（張本作儀）經一卷今皆（張本作無）傳焉然以理揆之天文有常度可尋時刻所至不差分毫以渾天測之可也若地震則出於不測蓋陰陽相薄使然亦猶人之一身血氣或有順逆因而肉瞤目動耳氣之所至則動氣所不至則不動而此儀置之京都與地震之所了不相關氣數何由相薄能使銅龍驤首吐丸也細尋其理了不可得更當訪之識者可也

腹笥

崑山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捨宅之所後有祠堂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盛氏子醉遊寺中因仆其像於水則滿腹皆魯望平生詩文親藁也寺僧訟於郡時太守倪普亦怒之遂從徒坐而更塑其像雖可少雪天隨之辱然無復當時之腹藁矣霅川南景德寺爲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欏木爲之經數百年略不欹傾俗傳以

爲神匠所爲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其中藏經數百卷多五代及國初時人手寫皆硾碧紙金銀書間有舍利珠玉金銀錢之類多爲宗子所得嘗見一僕得金銀書心經一囊凡十卷長僅二寸卷首各繪佛像亦頗極精妙後經筒一旦遂空亦竟莫知火起之由豈釋氏所謂刼火者乎

龜溪二女貴

隆國黃夫人湖州德淸縣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復歸李仁本媵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雖驟貴盛每過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嬭子自稱人亦以此名之或者有魏嬭子之謗其實不然也秦齊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涉濟川以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既而生似道

未幾去（張本作出）嫁爲民妻似道少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當景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賜祕器及冰腦各五百兩賻銀絹四千兩疋命中使護葬帥漕供費凡兩輟朝賜謚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畝可謂盛極矣故一邑產二女貴人前此所未有也

算曆約法

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余嘗聞判太史局鄧宗文云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

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中（張本中字作甲子二字）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正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等（張本作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曆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

玉照堂梅品

梅花爲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弗治爰輟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江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楹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環潔輝映夜如對月因名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月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亞太保周益

公秉鈞予嘗造東閣坐定者首顧予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人境可見矣蓋予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歆豔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春凝寒又(張本作反)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豔並秀非天時淸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閭大夫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頫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汚褻附近略不自揆者花雖眷客然我輩胸中空洞幾爲花呼叫稱寃不特三歎屢歎不一歎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以爲奬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來者有所警省且示(張本作世)人徒知梅花之貴而不能愛敬也使予與(張本無與字)之言傳聞流誦亦將有愧色云

紹興甲寅人日約齋居士書

花宜稱 凡二十六條

澹陰　曉日　薄寒　細雨　輕煙　佳月
夕陽　微雪　晚霞　珍禽　孤鶴　清溪
小橋　竹邊　松下　明窗　疎籬　蒼厓
綠苔　銅瓶　紙帳　林間吹笛　膝上橫琴
石枰下棊　埽雪煎茶　美人淡妝簪戴

花憎嫉 凡十四條

狂風　連雨　烈日　苦寒　醜婦　俗子
老鴉　惡詩　談時事　論差除　花徑喝道
對花張緋幕　賞花動鼓板　作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 凡六條

主人好事　賓客能詩　列燭夜賞　名筆傳神
專作亭館　花邊歌佳詞

花屈辱 凡十二條

俗徒攀折（賓客能詩以下至此原本均脫據張本補毛本於花榮寵下注舊本缺俗徒攀折作主人不好事）主人慳鄙

種富家園內　與麤婢命名　蟠結作屏　賞花命猥妓

庸僧窗下種　酒食店內插瓶　樹下有狗屎　枝下曒（原本毛本作暾是曒字之誤張本作曬）衣裳　青紙屏粉畫　生猥巷穢溝邊

昔義山雜纂內（張本無內字）有殺風景等語今梅品實權輿於此約齋名鎡字功父循王諸孫有吏才能詩一時所交皆名輩予嘗得其園中亭榭名及一歲遊適之目名賞心樂事者已載之武林舊事矣今止書其賞牡丹及此二則云

律曆

沈仲存（張本作存中）云近世精於曆者莫若衛朴雖一行亦不及之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惟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朴能不用推算古今日月食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古曆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旁通縱橫誦之嘗令人寫

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檢正而去熙寧中撰奉元曆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其得六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曆矣至姚虞孫乃出新意用藝祖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己卯號紀元曆於是立朔既差定臘亦舛日食亦皆不驗未幾遂更焉宣和間妄人方士魏漢津唱爲黃帝夏禹以聲爲律身爲度之說不以絫黍而用帝指凡中指之中寸三次指之中寸三小指之中寸三合而爲九爲黃鍾律又云張本作以中指之徑圍爲容盛則度量權衡皆自此出焉或難之曰上春秋富手指後或不同奈何復爲之說曰請指之歲上適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數是爲太蔟人統過是則寸有餘不可用矣其敢爲欺誕也如此然終於不可用而止此事前所未有於理亦不可誣小人欺罔取媚而世主大

臣方甘心受侮而不悟可發識者一笑也

張氏十詠圖

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詠圖一卷乃張子野圖其父維平生詩有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太卿會六老於南園云賢侯美化行南國華髮欣欣奉宴娛政績已聞同水薤恩輝遂喜及桑榆休言身外榮名好但恐人間此會無他日定知傳好事丹靑寧羨洛中圖其二庭鶴云戢翼盤桓傍小庭不無淸夜夢煙汀靜翹月色一團素閑啄苔錢數點靑終日稻粱聊自足滿前雞鶩漫相形已隨秋意歸詩筆更與幽栖上畫屏其三玉蝴蝶花云雪朶中間蓓蕾齊驟聞尤覺繡工遲品高多說瓊花似曲妙誰將玉笛吹散舞不休零晚樹團飛無定撼風枝漆園如有須爲夢若在藍田種更宜其四孤帆云江心雲破處遙見去帆孤浪闊疑升漢風高若泛湖依微過遠嶼髣髴落荒蕪莫問乘舟客利名同一途其五宿淸江小舍破

損近（毛本張本作僅）存一句云菰葉靑靑綠荇齊其六歸燕云社燕秋歸何處鄉羣雛齊老稻靑黃猶能時暫棲庭樹漸覺稀疎度苑牆已任風庭下簾幕却隨煙艇過瀟湘前春認得安巢所應免差池揀杏梁其七聞砧云遙野空林砧杵聲淺沙棲鴈自相鳴西風送響暝色靜久客感秋愁思生何處征人移塞帳即時新月落江城不知今夜擣衣曲欲寫秋閨多少情其八宿後陳莊云臘凍初開茗水淸煙村遠郭漫吟行灘頭斜日凫鷺隊枕上西風鼓角聲一棹寒燈隨夜釣滿犂膏雨趁春耕誰言五福仍須富九十年餘樂太平其九送丁遜秀才赴舉云鵬去天池鳳翼隨風雲高處約先飛靑袍賜宴出關近帶取瓊林春色歸其十貧女云蒿（張本作荊）簪掠鬢布裁衣水鑑雖明亦嬾窺數畝秋禾滿家食一機官帛幾梭絲物爲貴寶天應與花有秋香春不知多少年來豪族女總教時樣畫蛾眉孫覺莘老序之云富貴而壽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貧賤而夭短者

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者必遺於彼故寧處康強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藏而病憂顯榮而夭短也贈尚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年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爲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詠自娛浮游閭里上下於谿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彫琢之巧采繪之華而雅意自得徜徉閑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能詩者爲輩蓋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祿養以終其身亦可謂富行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違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詠則其自得而無怨懟之辭蕭然而有沉澹之思其然(張本作亦)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尙書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縑素號十詠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既愛侍郎之壽都官之孝爲之序而不辭都官字子野蓋其年八十有二云此事不詳於郡志

而張維之名亦不顯故人少知者會直齋陳振孫貳卿方修吳興志討摭舊事見之大喜遂傳其圖且詳考顛末爲之跋云慶曆六年吳興郡守宴六老於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生瑗教授湖學爲序其事六人者工部侍郎郎簡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維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琰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爵於朝劉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頌之父吳大理丞知幾之父也詩及序刻石園中園廢石亦不存其事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毛本張本有中字）余嘗攷之郎簡杭人也或嘗寓於湖范說治平三年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盛族述與知幾皆有名蹟可見獨張維無所攷近周明叔史君得古畫三幅號十詠圖者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即南園宴集所賦孫覺莘老序之其略（云云）於是始知維爲子野之父也時熙寧五年歲在壬子逆數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當在淳

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當為守會六老之年實慶曆丙戌逆數而上九十一年則周世宗顯德丙辰也後四年宋興自是日趨太平極盛之世及於熙寧元豐再更甲子矣子野於其間擢儒科登膴仕為時聞人贈其父官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風雅韻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可謂吾鄉衣冠之盛事矣世固知有子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慶曆丙戌後十八年子野為十詠圖當治平甲辰又後八年孫莘老為太守為之作序當熙寧壬子又後一百七十七年當淳祐己酉其圖為好古博雅君子所得會余方緝吳興人物志見之如獲珙璧因細考而詳錄之庶幾不朽於世其詩亦清麗閑雅如灘頭斜日鳧鷺隊枕上西風鼓角聲又花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卞山多寶寺今其後影響不存矣此圖之獲豈不幸哉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為作墓志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吾州人也二人

名姓字偶皆同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也且賦詩云平生聞說張三影十詠誰知有乃翁逢世昇平百年久與齡耆艾一家同名賢敍述文章好勝事流傳繪素工遐想盛時生恨晚恍如身在畫圖中南園故址在今南門內牟存叟端平所居是也其地尙爲張氏物先君爲經營得之存叟大喜亦常賦五絕句其一云買家喜傍水晶宮正是南園故址中我欲築堂名六老追還慶曆太平風蓋紀實也余家又偶藏子野詩一帙名安六集舊京本也鄉守楊嗣翁見之因取刻之郡齋適二事皆出余家似與子野父子有緣耳

耿聽聲

耿聽聲者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薨此其故物也後居

候朝門內夏震微時嘗爲殿巖饋酒於耿耿聞其聲知其必貴遂以其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棣爲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爲三衙扣爲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皆爲將官獨震方爲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乎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耿因爲三人結爲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聞軍中金皷有殺聲兵將動君三人皆當由此而顯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爲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獲殿巖虎亦爲帥皆立節度使班悉如耿之言

周陸小詞

周平園嘗出使過池陽太守趙富文彥博招飲籍中有曹聘（張本作盼）者潔白純靜或病其訥而不頎（張本作頹）公爲賦梅以見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軟酥凝就雨肥霜逗癡騃閨房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君

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僝僽酒酣又出家姬小瓊舞以侑歡公又賦一闋云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孫渚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雖無悞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范石湖嘗云朝士中姝麗有三傑謂韓无咎晁伯如家姬及小瓊也禁中亦聞之異時有以此事中傷公者阜陵亦爲一笑陸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顦顇蓬窗底飛上青天妬落花出蜀後每懷舊遊多見之賦詠有云金鞭珠彈憶春遊萬里橋東罨畫樓夢倩曉風吹不斷書憑春鴈寄無由鏡中顏鬢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不籢有吳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清狂錦水濱最（原本毛本作是從張本改）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投箭消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重輕又以此詩櫽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

春弄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
樓曾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吳牋說與這回眞箇閒人
前輩風流雅韻猶可想見也

齊東野語卷之十五

#811.53
7730

嶺英中學暨附設小學圖書館書卡

書名 齊東野語

第 3 册

登記號 8649

借者姓名	借書日期	還書日期

8649

#811.53
7730
(3)

H811.53
7730

齊東野語卷之十六

三高亭記改本

三高亭天下絕景也石湖老仙一記亦天下奇筆也余嘗見當時手藳揩摩抉剔如洗玉浣錦信前輩作文不憚於改如此因詳書於此與同志評之記云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者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爲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淸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烝嘗以夸於四方若曰吾東家邱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爲陋將改作於是歸老之士

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勝絕乃築堂於其上告遷於像而奠焉又屬石湖郡人張作郡人石湖范成大爲之辭識嘻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尚論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愳思過半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尸祝而社稷莫之能說宴安流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某何足以述之然獨賢怪屈平既淵潛以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隱士淮南小山猶爲作隱士之賦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煙艇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某何足以見之故效擬小山故事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曰若有人兮扁舟憮張本憮字旁寫舟下有泛字亂五湖兮遠遊衆芳媚兮高邱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波浪白吹澤國蕩搖空明兮南北一色涵波稽天兮南北一色鏡萬里蕩空碧兮鞭魚龍列星剡剡兮一下其孤篷渺

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君之旂兮獵獵虹梁千丈兮可以艤棹餞東流兮悵雲海悠悠我思兮君無遠邁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艤棹仙之人兮壽無涯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樂莫樂兮美無度兮張本四字旁寫吾之土膾鯈鱸兮雪飛登菰蓴兮芼之水仙瀆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驪疾霆兮駟奔雲宛一息江之瀆頫倒景兮揮碧寥娭宴息兮江之皐蕖蘋堂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一人兮北江之渚披雪而睎兮頩煙雨綠蔬兮莎棘歲婉晚兮何以續君食偭五鼎兮腥腐羞三石泉兮終古烏烏飛兮擇君屋歸來故墟兮着煙疎木櫂笠澤兮徑秋荷渉洞庭兮一波訪故人兮安在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洳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溼兮鄰曲山川良是兮邱壠多稼石田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不見初艸何以知後作之功張本作工觀前輩著述而探其用意改定思過半矣攻媿有

讀三高祠記詩曰三高之風天與高三高之靈或可招小山之後無此作具區笠澤空寥寥幾從垂虹蕩雙槳寓目滄波獨怊悵筆端不倒三峽流欲遽招之恐長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袍磊落吞江湖瑰詞三章妙天下大書深刻江之隅我來誦詩凜生氣若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獨釣鱠鱸魚茶竈筆牀歸甫里先生固是邱壑人只今方迫功與名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理煙艇時范公方爲吏部郎也

昆命元龜辨證本末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爲大司馬册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

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冑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修論韓琦富弼范仲淹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時故敢援此（張本有以字）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會（張本無會字）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張本作制）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張本作易）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尙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

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扆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于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

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攷也今思乃以董賢册文允執其中爲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此事葉靖逸雖載之聞見錄略甚今因詳書本末云

詩道否泰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爲中丞承（原本毛本無承字從張本補）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淸源至修入令（原本毛本作合從張本改）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聞喜例賜詩自何文縝

後遂易爲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擢置館閣焉寶慶間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刋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翬汴京紀事一聯爲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初劉詩云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今所改句以爲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爲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刋詩陳起皆不得免焉於是江湖以詩爲諱者兩年其後史衛王之子宅之婿趙汝楳頗喜談詩引致黃簡黃中吳仲孚諸人洎趙崇龢進明堂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復昌矣

賈島佛

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遂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蓋酸鹹之嗜固有異世而同者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哉凡人著書立言正不必求合於一時後世有揚子雲將自知之

菊花新曲破

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爲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爲恨即（張本即作既而二字）稱疾告歸宦者陳源以厚禮聘歸蓄於西湖之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屢不稱旨提舉官關禮知上意不樂因從容奏曰此事非菊部頭不可上遂令宣喚於是再入掖禁陳遂憾恨（張本作感慨）成疾有某士者頗知其事演而爲曲名之曰菊花新以獻之陳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其譜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作也陳每闋歌輒淚下不勝情未幾

物故園後歸重華宮改名小隱園孝宗朝撥賜張貴妃爲永寧崇福寺云

潘陳同母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爲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事見羅春伯聞見錄

省狀元同郡

掄魁省元同郡自昔以爲盛事熙寧癸丑省元邵剛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丁未省元湯璹狀元王容皆長沙人紹熙癸丑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皆婺州人紹熙庚戌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皆三山人寶慶丙戌省元趙時覩狀元王會龍皆天台人紹定己丑

（原本毛本皆作西從張本改）省元陳松龍狀元黃朴皆福人至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原本毛本作劉從張本改）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歆羡以爲希闊之事時外舅楊彥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既以爲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鄉曲以爲至榮二公不欲雄（張本作其）成各以書爲謝且辭焉彥瞻答之略云嘗聞前輩之言曰吾鄉昔有及（原本毛本無及字從張本補）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讎者亦茹耻羞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窮（張本作寖）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兼并者有之（五字原本毛本無據張本補）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吾

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也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不以僕之言爲然則已若以爲然則是扁之揭可以無愧矣前之不賀者必將先衆人而賀矣今冠南宮者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二公得書爲之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留以功業顯或者此書有以啓發之乎

金剛鑽

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其鐫鏤之具必用所謂金剛鑽者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如石相傳產西域諸國或謂出回紇國往往得之河北沙磧間鷙鳥海東青所遺糞中然竟莫知爲何物也蓋天下至堅者莫如玉古者惟錕鋙刀可以切之今此物功用乃與錕

鋙均其堅可知矣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傅奕方臥病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惟羚羊角能破汝可往擊之果應手而碎是知此物自昔亦罕知者矣

多藏之戒

王黼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二楹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童貫既敗籍其家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傳紀載之以爲談柄近者官籍賈似道第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官吏以爲不可久留輦載帳目遂輦棄湖中軍卒輩或乘時竊出則他物稱是可想矣胡椒八百斛領軍鞋一屋不足多也

理度議謚

理宗未祔議謚翶堂或擬曰景曰淳曰成曰允（張本作文）最後曰禮議既定矣或謂與亡金僞謚同且古有婦人號禮宗者遂擬（張本擬作易之二字）曰理蓋以聖性崇尙理學而天下道理最大於是人無間言而不知

理宗析文取義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可謂請謚於天矣度宗初議謚或擬純字則謂有屯之象或擬寶字則宗寶乃英宗舊名或擬正字則有一止之嫌後遂定爲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因漢國長公主在先朝已謚端孝今與廟號上下字暗合豈偶然哉理宗生母全夫人謚慈憲殊不知僞齊劉豫母亦謚慈憲當時攷不及此何耶

謝太后

壽和謝太后方選進時史衛王夜夢謝魯王深甫衣金紫求見致禱再三以孫女爲託及明則謝后至是歲天台郡元夕有鵲巢燈山間衆頗驚異識者以爲鵲巢乃后妃之祥是歲謝果正中宮之位咸淳間福邸涼堂初成有鵲巢於前廡賓客交慶至有形之歌詩者殊不知野鳥入室不祥莫甚安得與前事爲比云

北令邦

澠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嘗攜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極肥腯甚畏日爲隙光所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毗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味若㹠而脆契丹以爲珍膳數說皆微有異同要之卽此一物亦竹𤢿貛狸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降仙

降仙之事人多疑爲持箕者狡獪以愚旁觀或宿構詩文託爲仙語其實不然不過能致鬼之能文者耳余外家諸舅喜爲此戲（張本無戲字）往往所降多名士詩亦粗可讀至於書體文勢亦各近似其人

一日元煚舅諸姬戲以紈扇求詩遂各題小詞於上仍寓姬之名於內行草（張本有相字）間有可觀者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觵爲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友有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凄涼天氣凄涼院宇凄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於杭泮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覆雨更番雲或以功名爲問答曰朝經暮史無間日北履南鞭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識也又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

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可喜也友人姚天澤亦善此時先君需清湘次因至外塾觀子弟捧箕忽大書曰詩贈周邦君云謝公樓上春光好五馬行春人未老鬱孤臺上墨未乾手捧詔書入黃道先子爲一笑然莫知爲何等語也未幾易守臨汀首披郡志則舊有謝公樓所謂謝公樓上好美酒三百青銅買一斗者與前語適符然鬱孤臺以後語竟亦不驗又宋慶之寓永嘉時遇詔歲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時人號爲辨八煞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如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呷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

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又聞李和父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張本作猩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爲淵聖在天之靈眞否固未可知然每讀爲之凄然

文莊公滑稽

外大父文莊章公自少好雅潔性滑稽居一室必汛埽巧飾陳列琴書親朋或譏其齷齪無遠志一日大書素屏云陳蕃不事一室而欲埽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爲矣識者知其不凡後入太學爲集正嘗置酒揭饌單於爐亭品目多異其間有大鵝張本作鵰卵者最奇其大如瓜片切餖飣大盤中衆皆駭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窮詰之其法乃以鳧彈數十黃白各聚一器先以黃入羊胞蒸熟次復入大猪胞以白實之再蒸而成嘗迎駕於觀張本作鸛橋戲以書句爲隱語云

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衆皆莫測公笑云乃此橋華表柱木鶴耳其他善戲多類此其後居兩制登政地有嘉林集百卷間作小詞極有思致先妣能口誦數闋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闌紅芍藥已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莫沉吟身閑無箇事且登臨舊遊何處不堪尋無尋（二字原本毛本無從張本補）處惟有少年心今家集已不復存而外家凋謝殆盡暇日追憶書之以寄余凱風寒泉之思云

腹腴

余讀杜詩偏勸腹腴愧少年喜其知味坡詩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黃詩亦云故園漁友膾腹腴又云飛雪堆盤膾腹腴按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註云腴腹下也周禮疏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引以證膴膴亦腹腴前漢九州膏腴師古註云腹下肥白曰腴

睡

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此（張本作以）爲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說晦庵偶未之記耳

性所不喜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張本作太）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無眞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尙有所不合

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眞名言也

黃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張本有之字）天閹世俗則（毛本張本無則字）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黃帝鍼經曰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有其（毛本張本作具）天官（張本作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何耶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脣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凡（張本作梵）言扇搋（音丑皆切○毛本無小注張本作搋亦無小注）半釋伽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妒（張本作妬）謂（張本有見字）他行欲卽發不見卽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

三曰扇搋(張本作撅)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張本作擧)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奄人鄭氏注云奄眞氣藏者今謂之宦人是皆眞氣不足之所致耳

馬塍藝花

馬塍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眞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漑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勝(張本作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淸氣竟日乃開此雖揠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能臻其妙耳余向留東西馬塍甚久親聞老圃之言如此因有感曰草木之生欲遂其

性耳封植矯揉非時敷榮人方詫賞之不暇噫是豈草木之性哉

齊東野語卷之十六

齊東野語卷之十七

楊凝式僧淨端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師子者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卽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而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奇對

對偶小技然亦非易事也前輩所載已多今擇所未書而可喜者數聯於此爲多聞之一助　蓑經六子艮巽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秋冬夏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人相我相衆生相壽者相　善待問者如撞鐘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者猶置器安則

安危則危　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傳卦爻繫辭彖象大易一經
五刑之屬三千大過小過一門之聚百指家人同人　知我春
秋罪我春秋誰譽誰毀待以國士報以國士爲己爲人　迅雷風
烈烈風雷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　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
尼大聖大覺　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
於耳歟　司馬相如藺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
乎　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經存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
九州既別冀兗青徐揚荊豫雍梁一道相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孟　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風晨風凱風終風且曀　孟軻
好學師孔子之孫子思文后與仁由太王以至王季　張良借箸
前籌恨不食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爲女果能冒冒頓之圍　下七
十二之齊城憑三寸舌退一百萬之秦寇用八千兵　柴也愚參
也魯師也辟顏氏其庶幾乎夷之淸尹之任惠之和孔子集大成

也　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輪金剛（錢塘寺名）中和和豐豐樂樓（張本作橋）銀杓銀甕（錢塘酒樓）　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宮妃宦寺官人腰間各別　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調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學舞貪眠柳盡悲歡之態　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東西試場三試試三場經賦論策　朝登箕子之峰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　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相龍飛策士狀元龍省元龍（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爲廷魁胡躍龍爲省元）　虎帳得人殿帥虎步帥虎（時范文虎爲殿帥孫虎臣爲步帥）

筐炭

趙元父祖母齊安郡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張本有入字）　吳郡王家又及（張本無及字）入平原郡王家嘗談兩家侈盛之事歷歷可聽其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爲飾故得名專爲諸姬敎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

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綿（張本作錦）熏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熏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艶以綠蠟簧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樂府亦有簧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艶字韻書千定切音請註艶青果色也蓋藏果者必以銅青故耳

徐謂禮相術

徐謂禮嘗涉獵（原本毛本無獵字從張本補）袁李之書自詩閱人貴賤多奇中與賈師憲丞相爲姻聯賈時年少荒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張無因字）扣徐云兒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記其言他日賈居相位徐以親故求

進久之不遂賈母爲言之賈不獲已答曰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饒郡與之以終其身蓋深銜前言也然師憲日常馳馬出遊湖山小甜棲霞嶺下忽有布裘道者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不顧（原本毛本無不顧二字從張本補）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於破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咸淳三事

咸淳癸酉夏邊遽日聞既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動荊閫李庭芝祥父乞賈平章用張魏公趙忠簡故事建督於京賈則請親行邊疏凡屢上朝紳學士上書者無慮日或欲留行或贊開督其後（原本毛本無後字從張本補）遂置機速房專行密院急切之事且大開言路以集衆思於是言事獻策者益紛紛然漢嘉布衣楊安宇者狂生也自詭（毛本張本作譎）知兵獻言於朝遂送機速房看詳都司許自書擬本房知其狂妄

遂侮笑之安宇不勝其憤遂上書痛詆自詈短且謂其操鄉音穢談一時傳以爲笑會奉口有米局之變京尹吳益區處失當於是左史李珏自經筵直前論之吳遂斥出時好事者爲之語曰左史直前論大尹草茅上疏詆都司時方詔歲賈公欲優學舍以邀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俾京庠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閫入爲京尹益增賞格雖末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試者紛然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邏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龔孟鍨策問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鍨爲考官龔道出慈溪忽夢有人以杯湯(張本作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睆睆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爲十四宗於是士子

大閲徑排試官房舍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爲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爲第一道龔後爲計使所劾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景定行公田

景定二年壬寅賈師憲丞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爲都漕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爲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則諸路倣行之於是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合奏謂限田之法自昔有之買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弊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爲無窮之利御筆批依而買田之事起矣時

勢卿已死良貴獨任提領之職以太府丞陳訔爲檢閱官以副之且乞內批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然上意終出勉強內批云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則上意蓋可見矣賈相憤然以去就爭之於是再降聖旨云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庶他路視爲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而賈相內引入劄力言其便御筆遵依轉劄侍從臺諫給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謹焉賈相遂先以自己浙西萬畝爲官田表倡嗣榮王繼之浙西師機趙孟奎亦申省自陳投賣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發一語獨禮書夕郎徐經孫一疏力陳買田之害言多剴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致而寂無和之者先是議以官品逾限田外回買立說此猶有抑強嫉富之意既而轉爲派買之說除二百畝已下免行派買外餘悉各買三分之一及其後也雖百畝之家亦不

免爲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價隨以減買數少者則全支楮券稍多則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多則加以登仕將仕校尉承節安人孺人告身準直以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承節二萬則理爲進納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則幾於白沒矣遂檄府丞陳訔往湖秀將作丞廖邦傑往常潤任督催之職六郡則又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參成公策嘉興則知郡潘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煥炎安吉則知郡謝奕肅寓公趙與訔撫幹王唐珪臨安察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穮運屬（原本毛本作熟從張本改）劉子耕鎭江則知郡章垧漕司準遣鄭夢熊江陰則知軍楊珏準遣謝司戶黃伸並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前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原本毛本前作削臣作匠田作曰銜作御從張本改）既而提領劉佐司劾罷嘉興宰改（張本作段）浚宜興宰葉悊左（張本作佐）以不卽奉行之罪又按長洲宰何九齡追毀告（原本毛本作出從張本改）身永不收敘以不合出

給官由令田主包（原本毛本作抱從張本改）納失田業相維（原本毛本作雖從張本改）之初意至五月乃命江陰平江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兩浙漕司常州鎭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收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嘉興董楷安吉黃震鎭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爲之任滿理爲須入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斛面約束雖嚴詳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原本毛本作收從張本改）足於田主以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害尤慘時中書劉震孫與京尹魏克愚湖邊倡和詞（原本毛本作謂從張本改）語偶犯時忌則隨命刻去之甲子秋彗見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嘆不平於上然至此業已成矣賈相遂力辨人言丐辭相位御筆答云言

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幣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命卿決意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職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頗沮而劉良貴以人言藉藉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至咸淳戊辰正月遂罷莊官改爲召佃或一二千或數百畝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止令分司任責拘催凡承佃之家復以二分優之且以既罷莊官則分司恐難任責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員安吉嘉興各一員常州二員鎮江江陰共一員從各分司奏辟時提領官編修黃夢炎也既而常潤分司劉子澄力陳毗陵向來多買虛數之弊遂下提領所徑將常州公租撥隸淮東總領所催納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總所又可

催乎當是時人不敢言而敢怨南康江天錫以入奏而罷言職教授謝枋得以發策而遭貶斥大社令杜淵太常簿陸逵國子簿謝章皆於論對及之或遂去或補外至乙亥春賈旣去國北軍已抵昇潤察院季可奏乞罷公田之籍以收農心謂此事苛擾民皆破家蕩產怨入骨髓若盡還原主免索原錢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絕公田之苦然而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創非理宗之本意稔禍召怨最爲民苦截日住罷其田盡給付原佃主仰率租戶義兵會合防拓其後勘會謂招兵非便且其田當還業主於種戶初無相干秋成在邇餉軍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還田指揮候秋成後集議施行有旨將平江嘉興安吉公田照指揮鐲放却從朝廷照淨催米數回糴其錢一半給佃主一半給種戶以溥實惠然則業主竟無與矣只業主佃主之分當時用事者亦不能曉況大於此者然邊遽日急是時仍收公租還田之事竟不

及行嗚呼悲哉昔隋鑿汴渠以召民怨乃爲宋漕運之利今宋奪民田以失人心乃爲大元餉軍之利古今害民與利之事於此亦可鑒矣於戲悲哉

景定彗星

景定五年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御筆作初三日乙亥彗見東方柳宿光芒烜赫昭示天變太史占云彗出柳度爲兵喪爲旱爲亂爲夷狄爲大臣貶乾象占云彗妖星也所出形狀各異其殃一也彗木類除舊布新之象主兵疫之災一曰埽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兵起大水除舊布新按彗本無光借日爲光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皆隨日光芒所及則（毛本張本無則字）爲災丁丑避殿減膳下詔責己求直言大赦天下御史朱貔孫正言朱應元察官程元岳饒應龍合臺奏章乞消弭挽回皆常談也己卯賈丞相似道楊參政棟葉同知夢鼎姚僉書希得奏事上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

心惟切危懼宰臣奏陛下勤於求治有年於茲庸有闕失今謫見於天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講求闕失上回天意庚辰賈右相第一疏乞罷免以塞災咎五疏皆不允班行應詔言事者祕書郎文及肩首言公田之事云君德極珪璋之粹而玷君德者莫大於公田東南民力竭矣公田創行將以足軍儲救楮弊蠲和糴也奉行太過限田之名一變而爲併戶又變而爲換田耕夫失業以流離田主無辜而拘繫此彗妖之所以示變也大府丞楊巽殿講趙景緯吏部侍郎留夢炎禮部侍郎直院馬廷鸞皆應詔上封事給事禮書牟子才疏援引漢唐以至本朝彗變災異極其詳贍起居郎太子侍讀李伯玉則援三說云咸平彗出室北呂端有兵謀不精之言今日當嚴邊備熙寧中彗出東井富弼張方平皆言新法不便今日當先罷浙西換田局崇寧彗出西方則詔除黨籍且復左降

人官今開慶誤國之人罪惡滔天有一時風聞劾逐者則乞斟酌寬貸施行以昭聖主寬仁之量又云今言路既開中外大小之臣必將空臆畢陳惟陛下明聖大臣忠亮有以容受不以爲罪天下幸甚浙漕主管文字呂撫有上化地書祕監高斯得奉祠於霅有應詔疏大概以爲非朝廷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勒遷放無慮月忠厚之澤幾盡矣士大夫以仕進爲業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動觸新制公田肆擾陛下知其非計有待秋成舉行之旨而督促者悍然不顧也市舶盡利而蕃夷怨鹽榷太密而商旅怨羣臣附下罔上虛美溢譽人怨天怒不至於彗星不止也且災異策免三公視爲常事丙申雷變陛下一日黜二相今彗見之與雷發相去何翅十百千萬哉王端明爚（原本毛本作瑜張本作鑰均誤據宋史改）奉祠里居亦有疏言戚畹嬖倖遍居畿輔借應奉之名肆誅剗之虐監司不敢誰何臺諫不敢論列民不勝苦起

而弄兵三衢之寇是也公田之行本欲免和糴和糴數少而人已
相安公田數多而人爲創見千弊萬蠹田里騷然天筆載頒一則
曰業已成一則曰當任怨且求言之詔甫頒而拒言之令已出皇
天監臨可厚誣哉自是三學京庠投匭上書者日至太學生吳綺
許求之等書有云雷霆天怒也驟擊而旋收日蝕天怒也俄晦而
隨明暴風飄雨天怒也而不能以終日今彗之示變已踰旬浹月（原本毛本無月字從張本補）
陛下恐懼修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猶未回非陛下不知
省悟也抑誤陛下者未有所思（張本作畏）也且併及市舶公田之害云又
有陳夢斗陳紹中等書沈震孫范鑰李極等書宗庠（原本毛本作中祥從張本改）則
有胡標與周必綸等書立禮齋生謝禹則獨爲一書大抵皆及公
田市權等事又有武學生杜士賢等書謂都司之職操壟斷之權
以專使之遺奪番商之利百姓皆與爕頰廟堂歌頌太平人不可
欺天可欺乎今之秉鈞軸者前日之功固偉矣今日之過未盡掩

閫外之事固優矣閫內之責未盡塞以戎虜待庶民不可也以軍政律士類不可也以肥家之法經國不可也盍亦退自省悟以回天變乎又京庠唐隸(張本作棣下同)楊坦等一書謂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率意紛更殊駭觀聽七司條例悉從更變世胄延賞巧摘瑕疵薪茗揚藏香椒積壓與商賈爭微利強買民田貽禍浙右自今天下無稔歲浙路無富家矣夾袋不收拾人才而遍儲賤妓之姓名化地不斡旋陶冶而務行非僻之方術縱不肖之騃弟以卿月而醉風月於花衢籠博奕之舊徒以秋壑而壓溪壑之淵藪踏青泛綠不思閭巷之蕭條醉醲飽鮮遑恤物價之騰踊劉良貴賤丈夫也乃深倚之以揚鷹犬之威董宋臣巨姦宄也乃優縱之以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盍執其咎方且抗章詆上文過飾非借端拱禍敗不應之說以力解亂而至此怨而至此上干天怒彗星埽之未幾(張本作已)天火又從而

災之其尚可揚揚入政事堂耶一時諸書獨此與京庠蕭規者言之太訐於是左司劉良貴申省力辨公田任事之謗且乞敷奏令公卿士庶條具救楮免糴罷公田之策且作勘會免公田逃亡米三萬餘石賈相遂入奏云近者應詔所言公論交責若駕虛辭報私憾等語是非自不可掩獨類部法買公田同然一辭以爲犯大不韙詳敘顚末以聞欲望聖慈於臣所類部法則下之吏部長式（三本皆作式疑是貳字之誤）詳加參定或有出已意剷舊典之實則申明而刪除之於臣所買公田則乞下之公卿大夫更行博議必得足軍餉免和糴住造楮之策則采錄而施行之臣當委心以聽奉身以退徐請譴責以戒爲臣之繆於國者遂有旨宣諭檢院官星變求言照典故秪及中外大小臣僚見之詔書可攷近來諸學士人不體舊規以前廊爲首乃有懷私意動搖大臣者不知祖宗三百年間曾有士人上書而去宰相者乎今後切宜詳審然後投進檢院朱（張本作宋）濬

備坐宣諭旨揮申國子監司成吳堅翁合委胄丞徐宗斗會學前廊轉諭諸生而前廊回申以爲上書以前廊爲首此出於丙辰方大獻張本毛本作猷之私意以爲鉗制之法非盛時所宜用也紛紛之議直至八月之末彗光稍殺應詔者方稍止丁未宰執拜表恭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三表而後從九月以京學士人蕭規唐隸葉季張本作李呂宙之姚必得陳子美錢焴趙從龍胡友開等不合謗訕生事送臨安府追捕勘證議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結舌焉孟冬朝饗如常時十月乙丑忽聞聖躬不豫降詔求醫丁卯遺詔升遐而金銀關子之令乘時頒行換易十七界楮劵物價自此騰涌民生自此憔悴矣彗變首尾凡四月妖禍之應如響斯答孰謂天道高遠乎

瓊花

揚州后土祠瓊花天下無二本絕類聚八仙色微黃而有香仁宗

慶曆中嘗分植禁苑明年輒枯遂復載還祠中敷榮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其後宦者陳源命園丁取孫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杭之褚家唐瓊花園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間所有者特當時接本髣髴似之耳

嚼蝨

余負日茅檐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媪捫身得蝨則致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揆之於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蝨者莫不劘之齒牙爲害身也（原本毛本作者從張本改）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蝨蓋亦自有典故可發一笑

姓名相戲

前輩有以姓名爲戲者如陳亞有心蔡襄無口之類甚多劉敓嘗戲王覿云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近楊平舟棟以樞掾出守莆陽劉克莊潛夫弟希仁俱以史官里居郡集寓公王曜軒邁戲之云大編修小編修同赴編修之會後村云欲屬對不難不可見怒王頗聞之乃云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蓋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嘗調後村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二畫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後何其不遇此善謔也

朱唐交奏本末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遊台嘗狎籍妓囑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飢受凍乃可妓

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尙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寃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幷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蓋親得之婺之諸呂云

齊東野語卷之十七

齊東野語卷之十八

晝寢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枕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呂滎陽詩也紙屛瓦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嬾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假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毛本作我必）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荊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氣蒸

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眞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晝字當作畫字蓋夫子惡其畫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嘗著啓顏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云晝寢當作畫寢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矣

宜興梅塚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美麗華粲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怳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唔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卒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殂（毛本張本作夭）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

絡老梅根下兩檣（原本毛本作相從張本作檣疑不當從木）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啟而視之顏貌如玉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眞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既而氣息惙然瘦（張本作瘦）薾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哉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尸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眉發呂后陵汙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莫子及泛海

吳興莫汲子及始受世澤爲銓（原本毛本作詮從張本改）試魁既而解試省試廷對皆居前列一時名聲籍甚後爲學官以語言獲罪南遷石龍地並海子及素負邁往之氣暇日具大舟招一時賓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將至北洋海之尤大處也舟人畏不敢進子及大怒脅之以

涵芬樓

劍不得已從之及至其處四顧無際須臾風起浪涌舟掀簸如桔槔見三魚皆長十餘丈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鮎狀其二狀類尤異衆皆戰慄不能出語子及命大白連酌賦詩數絕略無懼意與盡乃返其一絕云一飄點破碧落界八面展盡虛無天柂樓長嘯海波闊今夕何夕吾原本毛本作無從張本改其仙

薰風聯句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諷雖坡翁亦以爲有美而無箴故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淸陰分四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淸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謂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漢唐二祖少恩

漢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大敗勢甚急蹶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爲收載行高祖怒欲殺嬰者十餘借使高祖一時事急不能存二子而棄之他人能爲收載豈不幸甚方當德之何至怒而欲斬之乎唐高祖起兵汾晉時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而智雲以幼不能逃爲吏所誅亦豈不能少緩須臾以須其至而後起兵哉二祖皆創業之君而於父子之義其薄若此豈圖大事者不暇顧其家乎彼唐祖者直墮世民之計猶可恕也若漢祖則杯羹之事尚忍施之乃翁何有於兒女哉

史記無燕昭築臺事

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使詫（張本作媿）燕臺然史記止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爲築黃金臺

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爲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李白屢慣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埽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埽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筆（張本作宴）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楊梅結義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於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黃金字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臺之名始見於此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

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余後見水經註云固安縣有黃金臺耆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云云（毛本無云云二字）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者蓋如此也

孟子三宿出晝

高郵有老儒黃彥和（毛本作利張本作知）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之人王蠋賢劉熙註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然予觀說苑則以爲蓋邑人王蠋且齊有蓋大夫王驩（公孫丑下）而陳仲子兄食采於蓋其入萬鍾（滕文公下）則齊亦自有蓋邑（原本毛本作亦從張本改）又與晝邑不同矣通鑑晝音司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復不音獲何耶

方大猷獻屋

楊駙馬賜第淸湖巨璫董宋臣領營建之事遂拓四旁民居以廣

之其間最逼近者莫如大學生方大猷之居瑺意其必雄據未易與語一日具禮物往訪之方延入坐瑺未敢有請方遽云今日內轄相訪得非以小屋近牆欲得之否瑺愕不復對方徐曰內轄意謂某太學生必將梗化所以先蒙見及某便當首獻作倡就案即書契與之瑺以成契奏知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酬之方作表謝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上毛詩下東坡謝表並全句）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徑而梯焉

長生酒

穆陵晚年苦足弱一日經筵宣諭賈師憲曰聞卿有長生酒甚好朕可飲否賈退遂修製具方併進亦不過用川烏牛膝等數味耳內轄李忠輔適在旁奏曰藥性涼燥未可知容臣先嘗然後取旨進御嫉之者轉聞於賈賈深銜之而未有以發也先是北關劉都倉家富無嗣嘗立二子劉先死長者欲逐其後立子於是託其所

親檢詳（張本作議）所吏劉炳百萬緡介謝堂節使轉求聖旨下天府逐之至是已涉數歲賈始知之時咸淳初年也遂嗾其出子以爲李忠輔僞作聖旨訟之於官詞雖不及謝而謝甚窘懼於是以實訴之於賈賈笑曰節度無慮越日則忠輔追毀遷謫之命下以實非其罪也蓋師憲借此以報其嘗藥之忿耳

開運靖康之禍

靖康之禍大率與開運之事同一時紀載雜書極多而最無忌憚者莫若所謂南燼紀聞其說謂出帝之事歐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本小吏其家爲出帝所殺遁入契丹洎出帝黃龍之遷淑時爲契丹諸司於是文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攷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安知非託子虛以欺世哉其妄可見矣南燼言二帝初遷安肅軍又遷雲州（原本毛本無又遷雲州四字從張本補）又遷西江州又遷五國城去燕凡三千八

百餘里去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其地乃李陵戰敗之所後又遷西均從州乃契丹之移州今以當時他書攷之其地里遠近皆大繆不經其妄亦可知且謂此書乃阿計替手錄所申金國之文後得之金國貴人者又云阿計替本河北棣州民陷虜自東都失守金人卽使之隨二帝入燕又使同至五國城故首尾備知其詳及攷其所載則無非二帝胸臆不可言之事不知阿計替何從知之且金虜之情多疑所至必易主者守之亦安肯使南人終始追隨乎且阿計替於二帝初無一日之恩何苦毅然歷險阻犯嫌疑極力保護而不舍去且二帝方在危亡哀痛之秋何暇父子賦詩爲樂阿計替又何暇筆之書乎此其繆妄固不待攷而後見也意者爲此書之人必宣政間不得志小人造爲淩辱猥媟之事而甘心焉此禽獸之所不忍爲倘忍言之哉余懼夫好奇之士不求端本張本作末而輕信其言故書以祛後世之惑云

近世名醫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者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爲奇以此得名余按診脈之法必均調自己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動爲一息或過或不及皆爲病脈故有二敗三遲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死之法然則察脈固不可以倉卒得之而況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爲然者也或謂其別有觀形察色之術姑假此以神其術初不在脈也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宮教時赴長沙倅素識其人適邂逅旅舍小酌以慰薦(張本作勞)之因求察脈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脈證頗異所謂脈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內宜亟反轅尚可及也因泣以別時宮教康強無疾疑其爲妄然素信其術於是卽日回轅僅至家數日而殂亦可謂異矣又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熙間有醫邢氏精藝絕異時韓平原知閤

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脈曰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閤回軺曰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怪其妄誕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邪曰小疾耳不藥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爲狂言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遣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殂余謂古今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脈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產亡者嗚呼神矣哉

前輩知人

前輩名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馬尙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公曾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潁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卽許以元宰之貴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袁李之術特眼力高閱人多故爾史傳所載以爲名談近世如史

忠獻彌遠趙忠肅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嵩之子申初官棗陽戶曹方需遠次適鄉里有佃客邂逅致死者官府連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而莫能自通遂夤緣轉聞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棗陽闕以尚需次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陳賅時爲京西閫）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間公元姬林夫人因招（張本作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據我榻也其後信然又趙葵南仲通判廬州日翟朝宗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遂千堂易合入闕侯呼召於賓廡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閤會食且出兩金盒貯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爇之次至趙郎舉二合盡投熾炭中香霧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飲（張本作飯）送客命大程官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劄知滁州塡見闕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於此焉又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

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詣臺參鄭素癯瘁若不勝衣趙一見即異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跼蹐不自安旁觀怪之即日免衙參等禮以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郎曰鄭教如何長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笑曰非爾所知（張本有縱字）寒薄不失爲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諸子侍側顧其長蕤曰汝讀書可喜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其仲范曰汝須開闔終無結果三哥葵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制扈再興之子不協泣而言曰萬一相公不諱趙勝必死於扈再興之手告相公保全時京西施漕（上饒人名未詳）偶在旁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殿帥扈再興安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驗

趙信國辭相

淳祐甲辰杜清獻範蕘游清獻以拜右揆趙葵南仲樞使陳韡（原本毛本）

誤作譯從張本改子華參政皆一時宿望明年四月游相以大觀文奉內祠侍讀既而趙公出督江淮荊襄湖北軍馬陳公以知院帥長沙遂再相鄭忠定清之王伯大吳潛並為僉樞乙巳趙公兼江東帥知建康留鑰趙希坙張本作壅以禮書督府參贊兼江漕淮帥邱山甫岳仍兼參謀且須御筆云趙葵兼資文武協輔國家領使洪樞視師戒道權不可不專申檄處置貴合時宜一應軍行調度並聽便宜施行所有恩數眡儀宰路公既威名夙著邊陲晏然中間屢乞結局不允明年遣隨軍轉運舒澤民滋入白廟堂許令帶職入覲公力辭召命且云更當支吾一冬來春解嚴容歸田里朝廷許之明年北軍大入因復留行府措置戰守為中書陸德輿載之轉對疏以為去歲泗州大捷彼方喪膽落魄今春淮水漲溢欲來不可涉冬而春邊鎮寧謐近者駭言寇至張大其說或云到儀眞之境者止五六十騎耳趙公聞之大不能堪封章屢上力辨此謗且云今年

北軍之入係四大頭項一曰察罕（河西人）二曰大納三曰黑點四曰別出古（並譯）號四萬實三萬餘馬人各三匹約九萬匹惟恐有勞聖慮前後具奏一則曰寬聖慮二則曰寬憂顧臣領舟師往來應敵未嘗有一語張大今觀陸德輿奏疏實駭所聞伏乞委德輿親至維揚審是虛實臣當躬率騎士護送入城便見眞妄於是朝廷以載之之言爲過遂爲調停寢其事焉未幾工部尙書徐淸叟進故事亦譏其辟屬之濫趙公愈不自安是歲閏二月鄭忠定拜太師趙公拜右相所有督府日下結局遂差右司陳夢斗宣赴都堂治事而陳辭以此貂璫之職不行遂改差御藥謝昌祖往焉夕郎趙以夫（毛本張本作大）復有不肯書牘之意事雖不行而公之歸興不可遏矣屢騰免牘且引其父忠肅遺言不許入相之說以告且云寧得罪以過嶺難違訓以入朝御筆不允降宣趣行時陸載之方居翰苑以嫌不草詔遂改命盧壯父武子爲之時趙公各通從官書謂元科

降簿內尙餘新楮四百餘萬銀絹度牒並不支動且言決不可來之意常時從官作宰相書例有先生之稱至是皆去之獨趙汝騰茂實尙書答書云大丞相高風立懦力疏辭榮昔司馬公固遜密府近崔清獻苦却宰席書之史册並公而三甚盛（疑有脫字張本空缺一字）休而其微意亦可見也公歸計既決遂申朝廷於三月二十四日散遣將士取道歸伏田里所有新除恩命決不敢祗受既而與告復召然公終不來矣至明年三月御筆趙葵懇辭相位終始弗渝使命趣召亦既屢矣奏陳確論殆（原本毛本作始從張本改）逾一期朕眷倚雖切不能強其從也姑畀內祠以便咨訪可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察使兼侍讀後以疾丐外祠甚力遂以特進判長沙凡五辭得請奉祠徑歸溧陽里第焉蓋一時搢紳方以文（張本作理）學科名相高其視軍旅金穀等爲俗吏麄官公能知幾勇退不激不汙可謂善保功名者矣

琴繁聲爲鄭衛

往時余客紫霞翁之門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詣自製曲數百解皆平淡清越灝然太古之遺音也復攷正古曲百餘而異時官譜諸曲多黜削無餘曰此皆繁聲所謂鄭衛之音也余不善此頗疑其言爲太過後讀東漢書宋弘薦桓譚光武令鼓琴愛其繁聲弘曰薦譚者望能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是蓋以繁聲爲鄭聲矣又唐國史補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則新繁皆非古也始知紫霞翁之說爲信然翁往矣回思著唐衣坐紫霞樓調手製閒素琴(第一作)新(毛本張本第字不作注一作新三字作小注)製瓊林玉樹二曲供客以玻璃瓶洛(張本作插)花飲客以玉缸春酒(翁家釀名)笑語竟夕不休猶昨日事而人琴俱亡冢上之木已拱矣悲哉

章氏玉杯

嘉泰間文莊章公以右史直禁林時宇文紹節挺臣爲司諫指公爲謝深甫子肅丞相之黨出知溫陵既而公入爲言官遍歷三院爲中執法時挺臣以京湖宣撫使知江陵府入覲除端明學士徑躋宥府而挺臣懷前日之疑次且不敢拜文莊識其意乃抗疏言公論出一時之見豈敢以報私憾乞趣紹節就職未幾公亦登政地相得甚驩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侑酒色如截虹（張本作肪）眞于闐產也坐客皆誇賞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異哉先肅愍公虛中使金日嘗於燕山獲玉盤徑七寸餘瑩潔無纖瑕或以爲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嘗示人今觀此色澤殊近似之於是坐客咸願快覩趣使取之既至則玉色製作無毫髮異眞合璧也蓋元爲一物中分爲二耳衆客驚詫以爲干鄉之合不足多也（張本有公字）因舉杯以贈挺臣而挺臣復欲以盤奉公相與遜讓者久之不決時李璧季章在坐起曰以盤足杯者於事爲順僉書不得辭也公遂謝而藏之以

他物爲報余髫侍二親常於元毖舅氏膝下聞此事惜不一見之其後聞爲有力者負之而去莫知所終

二張援襄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後水陸之防日密又築白河虎頭及鬼關於中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歲往往扼關隘不克進皆束手視爲棄物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堅忍然所乏鹽薪布帛爲急時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蠟書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進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頗多鈎致欲爲焚爨用遂爲所獲於是郢鄧之道復絕矣既而荊閫移屯舊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軍中號張貴爲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素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張本鋘名

字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原本毛本無每艘二字從張本補）三十人鹽一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思奮是歲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為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屯兵雖衆者（張本無者字）皆披靡避其鋒轉戰一日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絕援聞救至人人踊躍氣百倍及收軍點視則獨失張順軍中為之短氣越數日有浮尸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為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然自此圍益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樁雖魚鼈不得度矣外勢既蹙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

出至椿若柵則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遭撻者貴驚嘆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新絙破圍前進衆皆辟易既度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方覺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爲無底船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鈎林灘將近龍尾洲遠望軍船櫛櫛旗幟紛紜貴軍皆喜躍舉流星火以示之軍船見人皆前相迎逮勢近欲合則來舟北軍也蓋夏軍前二日以風雨驚疑退屯三十里矣北軍蓋得逃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至是既不爲備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支遂爲生得至死不屈此是歲十一月十七日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輿尸至襄以示援絕且諭之降呂帥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爲立雙廟尸而祝之以比巡遠

明年正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八日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大順者與順貴同入襄及襄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便死也做忠義鬼就所守地分自縊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觸柱數四投身火中而死此事親得之襄州順化老卒參之衆說雖有微異而大意則同不敢以文害辭沒其實因直書之以備異時之傳忠義者云

齊東野語卷之十八

涵芬樓

齊東野語卷之十九

嘉定寶璽

賈涉爲淮東制閫日嘗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久之珙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一座幷元符三年寶樣一册及鎭江府諸軍副都統制翟朝宗所獻寶檢一座並繳進于朝詔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受寶（原本毛本無寶字從張本補）典禮此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是歲十一月詔曰乃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方効順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曁厥圖册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云云）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遂命奉安玉寶于天章閣且（張本作具）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年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大赦天下應監司帥守並許上表

進貢稱賀推恩文武官各進一秩大犒諸軍三學士人並推恩有差具命禮官裒集受寶本末藏之祕閣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錢槱謝耘等數十人作爲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駢肩累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蓋當國者方粉飾太平故一時恩賞實爲冒濫有士子作書貽蔼司成云竊惟國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中興以來冠帶雲集英俊日盛可以培植國家無疆之基自開禧之初迄更化之後天下公論不歸于上之人多歸（原本毛本作滿從張本改）于兩學之士凡政令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謁之過涉于國家盛衰之計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虛己以聽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傾心而是之由是四方萬里或聞兩學建議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師告其徒必得其說互相歆豔謂不負所學豈不取重于當世哉邇來寶璽上進皇上以先皇舊物聖子神孫膺此天命之寶慰答在天之靈不得不侈烈祖之珍符爲今日之榮觀也草茅之士與

起于山林寂寞之濱形容于篇章歌頌之末其或(張本作誠)可念若兩學之士榮進素定固當自信其所學自勉其所守安于義命可也紛紛而來不恤道路風霜之慘喁喁相告昧昧相呼僥倖恩賞之蕃庶冀望非常之盛典甚至千數百人饕餮廩粟枕籍齋舍廉恥俱喪了無靦顏或挺身獻頌或走謁朝貴小小利害其趨若市公論將何以賴天下將何以望哉傳之三輔豈不貽笑于識字之程大卿乎傳之遠方豈不貽笑于任子之胡尚書兄弟乎傳之邊陲豈不貽笑于異類之趙珙乎傳之地下豈不貽笑于舊尹之趙尚書乎三十年忠讜之論一日埽地三十年流傳之藁一焚可盡矣假使聖朝頒曠蕩之恩一視天下之士通行免舉誘有可說苟惟兩學之士獨霑免舉之渥則非特柄國者欲鉗天下公論之口而三學之士適自鉗其口耳豈不惜哉恭惟大司成天下英俊之師表願以公論所在誨之以安義命而知進退勉之以崇名節而黜浮

競爵祿天下之公器也豈頑鈍亡恥者可擢（張本作攫）也傳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器識卑下則它日立朝必無可觀者矣捨其所重就其所輕瘖其所長鳴其所短三尺之童亦羞爲之昔陳東以直言而死今李誠之以守城而死二公皆學校之士也足以爲萬世之名節以今日一免解之輕遽失吾萬世公論之重必無有如陳之直言李之忠節者矣元氣能有幾邪願大司成續而壽之既而宗室猶以推賞太輕至揭榜朝天門云寶璽國之重器也與袞繫爲同姓國之至親也休戚生（張本作先）焉靖康之際國步多難我祖我父一心王室不死于兵則死于虜不死于虜則死于盜賊若子或（毛本張本作若）孫呼天號地此恨難磨苟存呼（毛本張本作喘）息于東南期雪我祖我父萬古之痛而後已仰惟今日故疆復矣寶鎭歸矣此正釃酒弔魂慰生勞死之秋其爲踊躍曷啻三百聖恩汪濊周遍寰宇監司郡守奉表推恩文武兩學通籍免舉（張本作解）侍班選人特與趲放不惟文武百僚

轉官而未銓任子亦與轉官不惟特科無及者出官而三十年特科五等人亦出官加恩異姓悉踰覃霈即彼驗此凡同姓一請者便可援以補官再請者亦可援以廷對今散恩誕布宗子已請者各免本等解一次四舉者補下州文學五舉者補迪功郎由是而觀不惟親疏無別而異姓反優于同姓天子之子孫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孫痛念昔者是璽之亡宗室與之俱亡而異姓自若也今日是璽之得推恩異姓種種優渥而同姓則反薄其恩憂則與之同憂喜則不與之同喜人情豈如是乎況比年科甲已非若祖宗之優今日恩霈又非若祖宗之厚凡我國家有一毫恩及同姓者日以朘削王家枝葉翦伐弗卹是皆權要之私憾耳投鼠忌器何忍于斯興言及此涕淚交垂識者旁觀寧不感動中興以來推恩同姓止有一舉兩舉之分初無四舉五舉之別止有將仕免省之異初無文學迪功之名累朝是守按爲典章經今百年未嘗（張本作敢）

輒變今來五舉與迪功郎四舉與文學其視免省何啻倍蓰而省
試僅以六十五名爲額來歲以免解到省者其數甚多是雖當免
舉實殿舉也殆與其他免解受實惠者萬萬不侔我輩當念祖父
淪亡之痛協心戮力仰扣廟堂體念同姓舉行舊典勿以事已定
而沮其志勿以天聽高而泯其說使我輩得以慰祖父九地之靈
而子孫得蒙國家無窮之福宗英其念之是時不轉官賞者朝中
士惟陳貴謙陳宓在學不願推恩者茅彙征一人而已按恭膺天
命之寶眞宗初即位所製其後每朝效之易世則藏去（毛本張本作之）靖康
之變金人取玉寶十有四以去此寶居其二焉其一則哲宗元符
三年所製其一則欽宗靖康元年所製也及金人內亂南遷寶玉
多爲蒙古所取當時識者謂此物不宜鋪張是以參政鄭昭先有
可弔不可賀之論時學士院權直盧祖皐草詔乃徑用元符故事
殊不知哲宗以元符元年進寶至三年崩識者憂之今以嘉定十

五年受寶至十七年閏八月而寧宗崩事有適相符者敢併紀于此云

鬼車鳥

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鳥昔有十首(張本作頭)爲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爲災咎故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覩其形者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日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脛(張本作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爲用至有爭拗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之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貴主嘗得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踞主第擣衣石上其狀大抵類野鳧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見憚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其爲不祥也此余親聞之副駙云

蘭亭詩

永和蘭亭禊飲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賦詩自右軍而下十一人各成兩篇郄曇王豐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間如王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黃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之譏故不如不賦之爲愈耳余則以爲不然蓋古人意趣眞率是日適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強聒於杯酒間以爲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云今王氏父子羣從咸集而獻之詩獨不成豈不平日靜退之故邪

著書之難

著書之難尙矣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繆等書以雌黃前輩

該贍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無議其後者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嘗假觀稱其博贍虎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雖溫公著通鑑亦不能免此若漢景帝四年內日食皆誤書於秋夏之交甚至重復書楊彪賜之子於一年之間至朱文公修綱目亦承其誤而不自覺而綱目之誤尤甚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劉義仲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說爲糾謬一書以示坡公公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荊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因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千百載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邪余所以

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先後耳揮麈錄云蜀人吳縝初登第請於文忠願預官屬公不許因作糾誤豈別一書邪

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鵾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於父其叔乃特異之每加回護會兄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於(張本作湖)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而無聊授受生徒自給永守林岊亦同里頗善里人(張本作過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年(張本作平)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

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爲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令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昬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家以爲事不可料不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賈氏前兆

賈師憲柄國日嘗夢金紫人相迎逢旁一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與夢合於是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律遠謫南荒就紹興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圭攝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爲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臨行置酒招二人歷言前夢且祈哀徼苣云向在維揚日襄鄧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値其跣臥因歎惜再三私謂客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肉陷是名候(張本作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

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咎蓋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夢大不祥纔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連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追促之離城五里許小泊木綿庵竟以疾殂或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僉樞存孺父爲賈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價窮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留與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恨之語耳至是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物以斂可謂異矣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如此事親聞之沈士圭云

明堂不乘輅

度宗咸淳壬子歲有事於明堂先一夕上宿太廟至晚將登輅雨忽驟至大禮使賈似道欲少俟而攝行宮使帶御器械胡顯祖請用開禧之例却輅乘輦上性躁急遽從之閤民吏曹垓竟引攝禮部侍郎陳伯大張志立奏中嚴外辦請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逍

遙輦入和寧門似道以爲既令百官常服從駕而上乃盛服不可顯祖謂泥路水深決難乘輅既而雨霽則上已乘輦而歸矣既肆赦似道即上疏出關再疏言嘉定間三日皆雨亦復登輅用嘉定例尚放淳熙用開禧之例則是韓侂胄之所爲恐萬世之下以臣與侂胄等於是必欲求去而伯大志立亦待罪顯祖竟從追削送饒州居住曹垓黥斷其子大中爲閤職亦降謫江陰顯祖本太常寺禮直官以女爲美人故驟遷至此云未幾有旨美人胡氏追毀內命婦告送妙淨寺削髮爲尼然踐鍧忌器或以爲過似道凡七疏辭位竟出居湖曲賜第用呂公著喬行簡典故焉按淳熙乙亥明堂致齋太廟而大雨終日夜有旨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子詔文德殿致齋應儀仗排立並放免從駕官常服以從大禮使趙雄密令勿放散上聞之曰若不霽何施面目雄語人曰不過罪罷出北關耳黃昏後雨止中夜內侍思恭傳旨御史臺閤門太常寺

仍舊乘輅應有合行排辦事件疾速施行十五日拂明雨止乘輅而歸蓋自有典故清切如此而顯祖不知出此乃妄援開禧韓侂胄當國時故事故時相怒之尤甚也

賈氏園池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回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眇逶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爲未也則隧地通道抗以石梁旁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華邃精妙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橋映帶一水橫穿各隨地勢以構築焉堂榭有名者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岩（奇石）倚繡（雜花）挹露（海棠）玉蘂（瓊花茶蘼）清勝（假山）已上集芳舊物高宗御扁西湖一曲奇勳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原本毛本作客從張本改）堂度宗御書初陽精舍熙然臺砌臺山之椒曰無邊風月見天地心水之濱曰

琳琅步歸舟早船通名之曰後樂園四世家廟則居第之左焉廟有記一時名士擬作者數十獨取平舟楊公棟者刋之石又以爲未足則於第之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曰光祿(張本作濼)閣春雨觀養樂堂嘉生堂千頭木奴生意瀟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養樂園其旁則廖羣玉之香月鄰在焉又於西陵之外樹竹千挺架樓臨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思(張本作塢)剡船亭則(毛本張本作側)通謂之水竹院落焉後復葺南山水樂洞賜園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諸亭據勝專奇殆無遺策矣其後志之郡乘從而爲之辭曰園囿一也有藏歌貯舞流連光景者有曠志怡神蜉蝣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者嘻使園囿常興而無廢天下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嗚呼當時爲此語者亦安知俯仰之間遽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陸務觀作南園記於中原極盛之時當時勉之以仰(張本作抑)畏退休今賈氏

當國十有六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況敢幾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詩弔之者甚衆吳人湯益一詩頗爲人所稱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牆荆棘刺簷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敗屋春歸無主燕廢池雨產在官蛙木綿庵外尤愁絶月黑夜深聞鬼車李彭老一絶云瑤房錦樹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笛處隔窗風雨剝青紅

子固類元章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嘉禾之廣陳脩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於山水爲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而子固亦自以爲不歉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

之而知爲米家書畫船也庚申歲客輦下會菖蒲節余偕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櫂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眞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爲眞謫仙人異時蕭千岩之姪滾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禊敘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至霅之昇(張本作卞)山風作舟覆幸値支港行李衣衾皆渰溺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言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酷嗜雅尚出於天性如此後終於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命其帖後歸之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噫近世求好事博雅如子固者豈可得哉

陳用賓夢放翁詩

陳觀國字用賓永嘉勝士也丙戌之夏寓越夢訪余於杭壁間有古畫數幅巖壑聳峭竹樹茂密瀑飛絕巘匯爲大池池中菡萏方盛開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飛鶴翔舞煙雲空濛中髣髴有字數行體雜章草其詞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原本毛本作葺葺從張本改）千松拱綠萬荷奏（張本作湊）紅爰宅茲巖以逸放翁屹萬仞與世隔峻一極而天通予乃控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披海氛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旁一人指云此放翁詩也用賓驚寤亟書以見寄詩語淸古非思想之所及異哉

漢以前驚蟄爲正月節

余嘗讀班史歷至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而有疑焉蓋周建子爲歲首則三月爲寅今之正月也雖今歷法亦有因置閏而驚蟄在寅之時然多在既望之後不應在月初而言二日庚申也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

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璧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漢以前皆以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中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中也至後漢(原本毛本作後漢至從張本改)始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爲序爾雅師古於驚蟄註云今日雨水於夏爲正月周爲三月於雨水註云今日驚蟄夏爲二月周爲四月蓋可見矣史記歷書亦爲孟春冰泮啟蟄左傳桓公五年啟蟄而郊杜氏註以爲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故漢初啟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至於今由是觀之自三代以至漢初皆以驚蟄爲正月中矣又漢以前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亦與今不同並見前志

后夫人進御

梁國子博士淸河崔靈恩撰三禮義宗其說博覈其中有后夫人

進御之說甚詳謾摭於此以助多聞云凡夫人進御之義從后（原本毛本作後從張本改）而下十五日徧（原本毛本作偏從張本改）其法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漸進至盛（原本毛本作甚從張本改）法陰道也然亦不必以月生日爲始但法象其義所知其如此者凡婦人陰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滅望者爭明（原本毛本作名從張本改）故人君尤愼之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以辟六氣故不從月之始但放月之生耳其九嬪已下皆九人而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九人爲一夕夫人三人爲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爲十五夕明十五日則后御十六日則后復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漸就於微也諸侯之御則五日一徧（原本毛本作偏從張本改）亦從下始漸至於盛亦放月之義其御則從姪娣而迭爲之御凡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凡四夕夫人專一夕爲五夕故五日而徧至六日則還從夫人如后之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內子專一

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凡九嬪已下女御已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進御矣卿大夫士妻妾進御之法亦如此也

有喪不舉茶託

凡居喪者舉茶不用託雖曰俗禮然莫曉其義或謂昔人託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據宋景文雜記云夏侍中薨於京師子安期他日至館中同舍謁見舉茶託如平日衆頗訝之又平園思陵記載阜陵居高宗喪宣坐賜茶亦不用託始知此事流傳已久矣

清涼居士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

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洒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閑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兵間初不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齊東野語卷之十九

齊東野語卷之二十

岳武穆御軍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賈明爲主人汛埽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眞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于秋毫葢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莫氏別室子

吳興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嫗妬且以年邁慙其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時歲給錢米繒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羹爲業子稍長論羹于市且十餘歲莫翁告殂里巷羣不逞遂指爲奇貨悉造婢家唁之婢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

哭爲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卽爲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爲汝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則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于屋左某家卽當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嫗罵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次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云此爲汝長姪此爲次姪汝當受拜既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撫喪安得去卽命櫛濯盡去故衣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所生喻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時毋輒至亦欣然而退羣小方聚委巷茶肆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

視大沮計略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訴其子負貸錢郡逮莫嫗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唐少劉掾(張本作唐少尉彖彖字旁寫)歎服曰其子可謂有高識矣於是盡以羣小具獄杖脊編置焉(詅力丁切衒聲也)

耆英諸會

前輩耆年碩德閒居里舍(張本作社)放(張本作游)從詩酒之樂風流雅韻一時歆羨後世想慕繪而爲圖傳之好事蓋不可一二數也今姑據(張本作摭)其表表者于此致景行仰止之意云唐香山九老則集于洛陽樂天序之胡杲(懷州司馬年八十九)吉旼(衛尉卿致仕八十六〇原本毛本作文長慶集作皎張本作旼與唐書同從改)劉眞(磁州刺史八十二)鄭據(龍武長史八十四)盧眞(侍御史內供奉八十二〇張本作愼按唐書及長慶集亦作眞)張渾(永州刺史八十七〇三本皆作張渾按唐書及長慶集均作張渾從改)白居易(刑部尚書致仕七十四)所謂七人五百八十四者是也又續會者二人李元爽(洛中遺老一百三十六歲)僧如滿(九十五)或又云狄兼謨(秘書監)盧貞(河南尹)二人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宋至道九老則集于京師張好問(太子中允八十五)李運(太常少卿八十)宋祺(丞相七十九)武永成(廬州節度副使七十九〇張本永作允)吳僧贊寧(七十八)魏石(鄧州刺史)

七十六楊徽之諫議大夫七十五朱昂水部郎中七十七○張本作七十一李昉故相七十然此集竟不成至和五老則杜衍丞相祁國公八十王渙禮部侍郎九十畢世長司農卿九十四朱貫兵部郎中八十八馮平駕部郎中八十八時錢明逸留鑰睢陽爲之圖象而序之元豐洛陽耆英會凡十有二人富弼丞相韓國公七十九文彥博丞相潞國公七十七席汝言司封郎中七十七王尚恭朝議大夫七十六趙丙太常少卿七十五劉几祕書監七十五馮行己衛州防禦使七十五楚建中天章待制七十○張本作七十三王謹言司農卿七十三○張本作七十二王拱辰檢校太尉判大名府以家居洛願寓名會中七十一張問大中大夫龍圖直閣七十司馬光端明學士兼翰林學士六十四用唐狄兼謨故事溫公序之圖形妙覺僧舍其後又改爲眞率會云吳興六老之會則慶歷六年集于南園郎簡工部侍郎七十七范鋭司封員外六十六張維衛尉寺丞九十七劉餘慶殿中丞九十二述之仲父○毛本張本作述仲之父誤按宋史劉述湖州人周守中大理寺丞九十頌之父吳琰大理寺丞七十二知幾之父時太守馬尋主之胡安定教授湖學爲之序焉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爲盧革大中大夫八十二黃挺奉議郎八十二程師孟正議大夫集賢修撰七十七鄭方平朝散大夫七十二閭邱孝終朝議大夫七十三章岵蘇州太守七十三徐九思朝請大夫七十三徐師閔朝議大夫七十三崇大年承議郎七十一張詵龍圖直學七十米芾元章

爲之序焉

紇石烈子仁詞

開禧用兵金人元帥紇石烈子仁領兵據濠梁大書一詞於濠之倅廳壁間詞名上平南即上西平之調云虀鋒搖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百（張本作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曰邊都護先還子仁蓋女眞之能文者故敢肆言無憚如此

讀書聲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涪翁所謂南窗讀書吾伊聲蓋善讀書者其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

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讀者每在高選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不爲無助焉

劉長卿詞

劉震孫長卿號朔齋知宛陵日吳毅夫潛丞相方閒居劉日陪午明本毛本作五從張本改橋之游奉之亦甚至常攜具開宴自撰樂語一聯云入則孔明出則元亮副平生自許之心兄爲東坡弟爲欒城無晚歲相違之恨毅夫大爲擊節劉後以召還吳餞之郊外劉賦摸魚兒一詞爲別末云怕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毅夫爲之揮淚繼遺一价追和此詞併以小匳侑之送數十里外啟之精金百星也前輩憐才賞音如此近世所無

慶元開元六士

慶元間趙忠定去國太學生周端朝張衜徐範蔣傳林仲麟楊宏

中以上書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開元間丁大全用事以法繩多士陳宜中與權劉黼聲伯黃鏞器之林則祖與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書得謫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士譽悉上春官幷擢高第時議或有異論既而林則祖陳宗先死曾慶遭黜三公者相繼召試居言路出藩入從咸淳癸酉間聲伯自海閫召爲從官翰苑與權自閩帥擢秋官居鎖闥器之起家知廬陵兼倉節毛本張本作部是歲六月正言郭閶劾器之云虛名多足以誤世實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黃鏞偶儕六士遂得虛名昨守吳門怪狀百出愧士不敢謁學畏軍不敢閱武暨綰郡符復兼庾節恠誕仍不可枚數矣越宿陳與權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實用臣子事上豈容徒竊虛名偷公議有及於斯雖頃刻難安於位比觀諫坡造膝之抨彈斥去廬陵治郡之無狀一皆公論何預孤蹤但首發虛名之誤世上係國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形明本毛本作行從張本改辭色蓋亦謂忝

論思之數將使自知進退之謀欲乞特畀閑廩以穆師言詔不允云虛名誤世辭氣若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援是求去非朕攸聞劉聲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罷言職者亦再云直言無忌者諫之職何敢容私轉喉觸諱者語之窮安能逆料惟茲吉守舊有直聲惜其預六士之稱不能終譽如此今指其兩郡之政謂之非虛名可乎二臣何見相繼引嫌實自實虛自虛人品固難於概論聞所聞見所見事理委無以相干亦不允其請而陳疏至四五且引書讀（張本作牘下同）之嫌御批云卿以不必疑之言而申必欲去之請如國體何前詔謂虛名實德各有所指蓋盡之矣書讀引嫌勿書可也何以去爲於是侍御陳堅節夫豸官陳過聖觀共爲一疏乞申論三臣各安職守而黃戶書萬石陳兵書存常戶侍楙曹禮侍孝慶倪刑侍曹高工侍斯得李右史玨文左史復之共爲一疏調停之久而方定知大體者殊不然之事久

論定虛名實德於人亦可槪見矣

文臣帶左右

紹興以來文散階皆帶左右字以別有無出身惟嘗犯贓者則去之劉岑季高得罪秦氏坐贓廢後復官去其左字季高署銜不以爲愧也孫覿仲益亦以贓罪去左字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朝奉郎乃始署銜淳熙中因趙善俊奏又例去之吳興有王孝嚴行先居城西俗稱爲王團練宅蓋將種也以鶚冠登壬辰科沾沾自喜以帶左字爲榮時施士衡得求因忤魏道弼坐贓失官素負氣殊以不帶左字爲恥而有詔盡去之鄉人嘲之曰快殺施得求愁殺王行先

馬梁家姬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一旦馬生殂姬出梁

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卽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憮然不樂無幾梁亦死爲人尤無損之謔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山獺治箭毒

世傳補助奇僻之品有所謂山獺者不知出於何時謂以少許磨酒飲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止見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貴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或得殺死者功力劣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方術之士售僞以愚世人者類以鼠璞猴胎爲之雖殺死者亦未之見也周子功嘗使大理經南丹州卽此物所產之地其土人號之曰插翹極爲貴重一枚直黃金數兩私貨出界者罪至死方

春時猺女數千歌嘯山谷以尋藥挑菜爲事獺性淫或聞婦人氣必躍升其身刺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而藏之土人驗之之法每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趯然而動蓋爲陰氣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一則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僞也

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衞道夫云問前輩云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於此

四 初四十三二十二日	三 初三十二二十一日	八 初八十七日
九 初九十八日	五 初五十四二十三日	一 初一初十十九日
二 初二十一二十日	七 初七十六日	六 初六十五日

張本第一行爲第三行第三行爲第一行

張功甫豪侈

張鎡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眞有挾飛仙遡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枝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數百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

謫象臺而殂

台妓嚴蘂

天台營妓嚴蘂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已之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嬾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指（張本作在）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蘂爲濫繫獄月餘蘂雖備受（原本毛本無受字從張本補）箠楚而一語不及唐

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邪蘂答云身爲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眞僞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蘂略不搆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閒字義

閒隙之閒讀若艱謂有容可入也閒隔之閒讀若諫謂入其閒而

隔之也閒暇之閒讀若閑謂其閒有容暇也閑有防義或(毛本張本作故)借作閒非正字也季布傳侍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謂侍於天子閒謂事務之隙也劉賈傳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顏(毛本張本作類)註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漢書無音)史記閒作去聲張良傳嘗閒從容步遊圯上(漢書無音)索隱閒閑字也陳平傳身閒行仗劍亡渡河音義閒紀(原本毛本作經從張本改)閒反

舟人稱謂有據

余生長澤國每聞舟子呼造帆曰歡以牽船之索曰彈(平聲)子稱使風之帆爲去聲意謂吳(原本毛本作吾從張本改)諺耳及觀唐樂府有詩云蒲帆猶未織爭得一歡(原本毛本作般從張本改)成而鍾會呼捉船索爲百丈趙氏註云百丈者牽船篾內地謂之笪(音彈○笪原本毛本作宣從張本改)韓昌黎詩云無因帆江水而韻書去聲內亦有扶帆切者是知方言俗語皆有所據陸放翁入蜀聞舟人祠神方悟杜詩長年三老攤錢之語亦此類也

張仲孚

完顏亮敗盟寇蜀主將合喜孛堇張仲孚副之先是吳氏守蜀時專用神臂弓保險孛堇曰昔我軍皆漠北人故短於弩射今軍士多河南北人何不習閱以分南人之長遂擇五千人晝夜習之一日設射於石岩下張宴以第其中否岩皆如粉飛墜酒酣問仲孚曰果何如仲孚實秦相陰遣雖吳氏兄弟亦不知其謀每欲勸其族故金人信之不疑仲孚欲散其謀於是繆謂孛堇曰用中國人集長兵固善第虞一旦反噬則恐無以制之耳且我每僉中原兵常制以女眞正慮此也孛堇聞其說甚恐乃漸散之自後和好既成蜀備久弛有以吳璘無備告堇請勁騎數千先事長驅而入者仲孚爲蜀危之又謂孛堇曰自四太子時猶不得蜀設不如意出危道也堇又爲之止其後璘下秦州取德勝所至降附其力爲多時王瞻叔駐綿州總餉事王剛中爲制帥治成都瞻叔請遣重臣

鎭蜀時虞雍公方奏采石功遂以兵書開宣幙虞知仲孚不忘（毛本張本誤作忠）本朝欲顯招之乃以王爵告命使持與之仲孚乃徑自屯所歸於虞既而雍公捨險出兵平地一戰而敗喪將校七十二人凡吳璘所下州郡不能撫有及致金人責免敵錢故所在皆叛而仲孚屢（毛本張本皆缺一字）爲畫策亦不見用中原之民以爲誤已大怒因不復信之以至於敗云

隱語

古之所謂廋詞卽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篇謎字釋云隱也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自此雜說所載間有可喜今擇其佳者著數篇於此以資酒邊雅談云　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　木玷云我本無

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　日謎云晝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染物霞頭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毛本作塵 張本作纏）縛見姓自分明　持棋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　字點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不見在村裏市頭不見在市頭　印章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儒雅有時滿面紅妝常在風前月下　金剛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矣　蜘蛛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拄杖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焉用彼　木屐云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蹴踘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墨斗云我

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時馬上彈彈盡天下曲　打稻勑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夾註書云大底不曾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知得大底事須去仔細問小底　元宵燈毬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臨夜茶酒下　日曆云都來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　手指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　水中石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爲小兒顖門　手巾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　接果云斫頭便斫頭却不教汝死拋却親生男却愛過房子　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長統)君實新來轉一官(司馬遷)門狀送還王介甫(謝安石)潞公身上不曾寒(溫彥博)又有以古詩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靶)八千兵散楚歌聲(無絃)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稍)羞向東吴再起兵(無面)然此近俗矣若今書會所謂謎者尤無謂也

趙涯

理宗初郊行事之次適天雷電以風黃壇燈燭皆滅無餘百執事顛沛離次已而風雨少止惟子階一陪祠官雖朝衣被雨淋漓而儼然不動理宗甚異之亟遣近侍問姓名則趙涯也時爲京局官未幾除監察御史

書種文種

裴度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似祖裴語特易文種爲書種耳練兼善嘗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種堂蓋兼取二公之說云

溫公重望

坡公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京師之貪汙不才者

人皆指笑之曰你好箇司馬家文潞公留守北京日嘗遣人入遼偵事回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物扑之云汝司馬端明邪是雖夷狄亦知之豈止兒童走卒哉宣和間徽宗與蔡攸輩在禁中自爲優戲上作參軍趨出攸戲上曰陛下好箇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箇司馬丞相是知公論在人心有不容泯者如此

陳孝女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嘗受勇爵漫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家粗給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爲盜所掠僅留一女十歲攜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日攜女子就寺丐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留衆寮供榜疏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旁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

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月當丁丑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禁煙將爲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拜埽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借攜酒飲旁舍女悲泣不已久之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泪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躃踊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鄰斂而祔於母塚之旁云嗚呼古有曹饒二娥焜燿史册著爲美談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抱塚泣死視前修爲（原本毛本無修爲二字從張本補）無愧矣因詳著以俟傳忠孝者

齊東野語卷之二十

齊東野語後序

愛憎出乎一時之見是非定於千載之下紀事之難尚矣宋周公謹齊東野語一編多載南渡以後時事據其耳目聞見與實錄互有同異予得而細閱之中間可喜可愕可慨可懲處殊甚卽欲壽梓與遠識者評之客有見而言曰是編文辭辯博甚善顧所書符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父若唐陳之隙生母之服則晦庵致堂有嫌焉書似不必刻刻則請去數事何如予爲之憮然夫一時之見未定固也千載之下猶有所顧忌而弗之敢承是非於何而始定哉瞽瞍頑嚚鯀以殛死述典謨者略不爲堯舜諱假令今作周孔傳則於命管蔡評魯昭諸篇悉削除不錄矣自非聖人誰能無過昔人不以一眚掩大德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觀過知仁是已嘗怪實錄一朝臣相列傳多就其家取行狀碑銘贈記贊述稍加粉

飾卽爲直筆夫即文字之褒揚儘士夫之稱述則其人品制行皆
古聖賢之所不能爲者而獨爲之而聖賢光明俊偉事業獨不見
於後世豈非紀事之不足憑哉客不能難爰命工刊成掇其語廁
之末簡正德十年孟夏月吉旦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鳳陽
府知府耒陽胡文璧書

齊東野語後序

士君子之述作不關於世教無益也杲嘗觀宋周公謹齊東野語所錄首之以淳熙之政見阜陵足以有爲而忠臣孝子之心庶幾其歸也次歷富平淮西符離諸篇則當時事勢誠有可爲流涕長太息者矣大抵宋季士夫議論多而成效少小有得失彼此相軋若聚訟然是知國勢之不競不當專責之秦史賈韓輩也故是書正以補史傳之缺不溢美不隱惡國家之盛衰人才之進退斯文之興喪議論之是非種種可辨闡幽微於既往示懲勸於將來其有裨於世教也豈小小哉嗚呼公謹之用心可知矣下至詞章技藝之屬靡不具載譬若俞緩藥籠中物無一不切中膏肓殆非皮膚孟浪語也顧傳寫既久魚魯滋多我郡伯石亭胡公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命杲姑鋟諸梓將與有志於世教者共訂焉嗚呼

我公之用心又可知矣僭述諸後以志歲月正德乙亥歲孟夏之
吉直隸鳳陽府臨淮縣知縣臨安盛杲書

右齊東野語二十卷宋周密撰密字公謹先世濟南人其曾祖扈從南渡遂家吳興淳祐中嘗官義烏令宋亡不仕終於家密所著書有癸辛雜識武林舊事澄懷錄浩然齋雅談雲烟過眼錄志雅堂雜鈔蘋洲漁笛譜及是書皆有傳本雅為士夫所重愛近烏程蔣汝藻又得宋槧草窗韵語為人間孤本世所未見洵異書也是書自明正德十年耒陽胡文璧重刻後商維濬刻癸辛雜識於稗海誤以此書為前集而刪去其半毛子晉得舊本重刻其書始完故四庫以毛本著錄錢塘丁氏藏書志則謂毛氏所據即正德刊本頃從繆藝風借得元刻本雖經明代補版不無訛誤與毛本對勘其中如第八卷齋不茹葷必變食條引莊子成玄英注而毛本誤為鄭玄第九卷李全條苟夢玉毛本誤苟為荀十四卷巴陵本末條安吉州毛作吉安州二十卷耆英諸會條述之仲父毛作述仲之父略舉數則皆元刻不誤而毛本大謬者復檢正德本校之

悉如元刻則子晉所臆改明矣張氏學津討源重刻是書已加校正所據何刻未道其詳然上列數字悉如毛誤且所改之字是非雜見並有不若毛者茲編悉依元刻而以毛本張本異字剌註行間有實見爲補版之誤者則從改之其正德本有胡文璧盛杲二序並錄附於後又三本均誤查檢舊籍可得左證者亦爲僭改惜存疑之字尚多所學謭陋不足一一訂證則滋愧焉戊午七月新建夏敬觀校竟謹識

(80563)

齊東野語

四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四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國難後第一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國難後第二版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811.53
7730
嶺英中學暨附設小學圖書館書卡
書名 齊東野語
第 4 冊
登記號 8650

借者姓名	借書日期	還書日期

8650
#811.53
7730

#811.53
7730